

文 學 叢 刊

# 大馬戲團

陀 師

---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大馬戲團  
師 陀

# 電 影 劇 本

豔 陽 天

曹 禺 著

夜 店

柯 靈 編

大 馬 戲 團

柯 靈 編

吾 土 吾 民

袁 俊 譯

大馬戲團

四幕劇



## 人物

達子 五十多歲，馬戲團團員。

翠寶 十八歲，跑馬走索的。

小銃 二十四歲，跑馬的。

回回 三十歲，團員。

水蜜桃 二十七歲，女團員。回回的老婆。

銀妞兒 十歲，學藝的小女孩。

馬騰蛟 三十五歲，馬戲團主任。

慕容天錫 五十歲，翠寶之父。

蓋三省 通稱蓋三爺。三十歲，玩老虎的。馬騰蛟之妻。

黃大少爺 二十六七歲，世家子。

其 他

## 地 點

內地一個水陸碼頭，臨河，臨火車站；骨子是舊的，因為商業關係，表面力趨文明。

第一幕





馬戲團下處的一間屋子。原是什麼土貨莊的做棚，蓋的又大又馬糊，支柱樑架全無掩飾的露在外面。有門通旁邊空地——即現在的馬戲場；前面用箱子、木板、棚布遮起，以蔽風寒，留下走道通裏頭院子。戲箱用具放在這裏，賣藝的更衣繫綁在這裏，從場子上下來，休息喝茶也在這裏。因此滿屋子只見槍刀、戲裝、桌子、椅子、櫃子、千斤鎖、腳踏車（獨輪的）、五光十色，不讓舊戲班後台。有幾個下級團員，夜間更在這裏睡覺，便七拼八湊，拿箱子、桌子當床。箱子白天還可以坐——坐上去方便，人也盡可能爲方便擺。牆上掛着個老胡琴——俗稱噫噫。

幕開時是上午。馬戲場上在練戲，馬蹄聲、鞭子聲、響鈴聲，打外面送進來。遠子方在更衣，穿好上將制服，去找東腰帶。馬蹄聲停止，小銃和翠寶進來，滿臉是汗。

翠寶中等身材，瓜子臉，長眉，大眼，紫兩條辮子，相當豐滿。一身翠藍緞子短打，表明有人捧她，自備得起服裝。她的身世是個謎。能說明這謎的，只有她父親慕容天錫。有時她恍惚記得並非風塵中人；原來有家，家在什麼地方的山裏。可是這些印象早被重疊的碼頭生活沖淡了，父親把她當搖錢樹，一味的縱容她；可是出了某種範圍，又對她軟硬兼施。直把她磨的顛三倒四，伏伏貼貼。如此她活到十八歲，江湖流落，

數她認識人世的艱苦，彷彿多活十年，而高興起來，又往往單純如被糖甜壞的孩子。性子執拗，可算不上堅定。惟一清醒的是她的天良。有許多苦命女子，她們看不見希望，便本着佛家的仁慈，爲自己的未來或來生修福，但願別人有好結果。她就是這種人。

翠寶（現在她正在興頭上，不免笑逐言開）假使我死咗，小銃，我可不脫生馬，就是脫生馬，也不賣給咱們馬戲班。一個晌午，就沒見你停過點。（忽然看見有人）

老達！你今個練玩藝？

（達子在這羣被人賤視的可憐蟲中，他才真算得上可憐蟲。可是三十年前，他也是江湖好漢。不幸糾纏在一場愛情裏頭，他被拌傷腿，成了癩子。多虧馬老板——現在馬主任的父親，那時講義氣，把他收留下來。於是年復一年，馬老板死了，朝代換了；馬老板的兒子更改了稱呼，在名義上自稱「主任」。他無聲無臭的活着，見天打打彈，把臉剃光，閒或湊個節目，無非混口開飯。地位等於零，平常既無所謂高興，連話也難得講。其實壓根就沒人注意他，誰也不問他的意見，更無須講。但在無言中，他卻真愛這個班子，關心後輩同行。這時他穿着上將制服，正在那裏東翻西找。而那制服加在他身上，教你感到滑稽，人這個字

簡直給侮辱乾淨了。

達子（憂慮的望望兩個年青人，慢吞吞的）練。不練怎麼行！

〔他們另外有個自己的世界。〕

翠寶（接着向小銃）我眼睜睜瞧着你，你只管不停點的打牠。我瞧你能打死牠

不能？

〔小銃這人高個，寬肩，排扣黑布緊身，紅綾束腰，被晒黑的圓臉，濃眉，細眼，雀斑，鬍渣子，他說不上漂亮，如果認為有漂亮之處，那就是他的精壯。因為精於馬術，他免不了驕傲，同時可以看出他樸野，又隨時流露江湖人的豪邁。其實他決不豪邁，甚至還多少有點自私——年青教他自願生活，往往忽略別人。可是也就爲年青，他下意識傾向善。他沒有自動犯過罪，當然嫉惡如仇，以正直自居。假使因爲年輕無知，偶然作下不能告人的壞事，良心可要折磨他了。他既沒有勇氣擔當一切錯誤，也不肯馬虎遷延，餽下的不用問，是逃避或毀滅。要瞭解何以至此，應該追溯他的過去。遠在他懂事以前，雙親遭了饑年，帶着他逃荒在外。有一天他爹病了，他媽窮困潦倒，便把他賣給馬戲班。他不知道爹媽姓甚名誰，以後又如何下場。馬老

教他一身本事，自然也給他留下一身傷疤。現在他成了自由之身。人家說囚犯頂瞭解自由，那麼一個無依無親的人，自然同樣需要溫暖。現在就爲構成這溫暖的美滿將來，他摒除一切，滿腹心思，熱成着了。

毛的獅子。

小銃 我沒想到。（拿起熱水瓶倒上兩杯開水，一杯遞過去。）

翠寶 （嚐嚐，又遞給他）這水太熱。（於是打脅窩裏抽出黃綾汗巾，搖着）想不

到你心腸恁麼狠。馬雖然不會說話，牠也一般胎裏生胎裏養，靈醒着哪。

小銃 （別有所思）哦。

翠寶 （轉向另一個人，遠遠的）老達你找甚麼啦？

達子 找束腰帶。

翠寶 就是你這套邪氣衣裳上的？

達子 對啦。你瞧見過嗎，小銃？

小銃 我沒瞧見。

達子 你呢，翠寶？

翠寶 我也沒瞧見。（忽然想起來，一捧汗巾笑了）哈，我爸爸前天我們爺倆閒聊，他老人家才是個怪物。你們就別想猜得出，他怎麼講馬主任來着。

小銃 噢

翠寶 他說呀：你們這個主任，甚麼馬主任？豬主任！羊主任！我跟他父親是老相好，講這個話不算過分：憑他那塊料子，還一腦門子的想發財——他能發財，普天下像我這樣的人，筋還不給餓斷哪？

達子 （遠遠的表示了意見）你爸爸是個忙人，翠寶，無事忙，有事也忙。近來他老釘着姓黃的，好像又看上那位大少爺啦。

翠寶 （爲父親掩飾）人家向來愛拉攏人，天生的是這個脾氣麼。

達子 （不以爲然，而又涵蓄的）脾氣哼，他的脾氣可多啦！（言不盡意，接着大聲

——）回回回回……亂七八糟……（嘆口氣，向裏面院子走去。）

〔靜會。〕

小銃（醞釀着，終於鼓起勇氣）翠寶，你爸爸提起姓黃的，不論對誰，老是大少爺長，大少爺短。你就真信得過，他沒打算盤？

翠寶（只得就自己所知的承認）爸爸也是個可憐人，小銃。你總想不到，他東也給人家打躬，西也向人家作揖，這全爲的我們窮啊！

小銃（冷笑一聲）哼！不錯，我們是窮，我們是沒有錢！（熱情起來，聲音越提越高，終至忘記了自己——）我是個窮賣藝的，直到現在，不知道爹媽是誰。我只記得我在一座橋上，一個男人病啦，躺在地上，一個女人在旁邊哭。這就是我的爹媽。他們把我摺在那兒，我餓的直號，可是人家來來往往，誰也不理會我們。後來有個老頭，給我買個燒餅，我就算賣給了他。這老頭就是馬主任的爹。那你替我想，翠寶，我這一輩子，你還知道你是山東人，可是誰知道我是哪兒生的？我的爹媽現在何方？他們死了還是活着？

翠寶（截住他）小銃，你這是又幹麼啦？

小銃 幹麼啦！（清醒過來，可是爆發了）我膩透了那個姓黃的，你知道不他見天來，兩隻狗眼老釘着你，就像你是塊肥肉。我受不了，你知道不？

翠寶（現成的）我擋得住他，你受不了，去找他去！

小銃（充耳不聞，繼續講下去）他有幾個臟錢——他爺爺做過官，給刮來份家業，現在他要照數送出去，送給你爸爸慕容天錫！你當你爸爸是個好人，他可在背後紮下網，等那個愿小子投進來。把你買去，等發瘋啦！

翠寶（覺得受了侮辱）你罵夠沒有？我們是生成的賤人，等着教人家買的！這是你送的戒指，給你拿去！

〔他出了冷汗，趕緊捉住她的小手，不讓抹下來。〕

小銃（拙笨的）人家又送你好的啦？

翠寶（負氣）好的多着呢！要你管哪？

小銃（自知錯了，只有苦笑）翠寶！我……多少天來，你就不知道，我心裏這個苦呀！……

翠寶（淚積猶存）我才甜啦！

小銃 我知道，你許與更苦。

翠寶 所以我常常想：哪怕窮也罷，苦也罷，我多管才能站得住腳，不跑碼頭啊？

小銃（正合拍）我也常常想：願天爺幫個忙。教我走開，吃賣藝飯的氣，真受夠佬。  
（趁勢引進，親密的）翠寶，從前你講過你山東的老家，還有山，你記得嗎？

翠寶 我記得。（想起來，小臉發了光）那麼大的山，山上還有雲彩。可是（又只得付之一嘆）那遠的很哪！

小銃 還有小麥，還有桃花。你也記得嗎？

翠寶 也記得，也記得。桃樹長在水邊上。可是爸爸說，那是我做夢啊！

小銃（回到現實）翠寶，你剛才罵我打那匹馬，你知道我那會怎麼想嗎？



翠寶（疑問的望着他）怎麼想？

小銃 我那會想：我要帶你到山東去，把你送回老家，教你看看那邊的大山，山上的雲彩，還有水邊上的桃花。

翠寶 你上哪兒去找去？爸爸不肯告訴我實話，山東地面可大啦？

小銃 我那會又覺得，彷彿我正帶着你離開這個吃人地方，心想越快越好，越遠越好，倒忘了是教你馬術。

翠寶 你想的太遠啦，小銃。現在談這個幹甚麼？咱們就這麼着呆下去，天天見面，還不成嗎？

小銃 可是你剛才還講，不要跑碼頭了？

翠寶（搖搖頭）我那是說着玩的。有時候因為看人家大爺的臉子我氣不過，可也真想踢開這行飯來着。可是當真教我丟下這些個朋友，我倒是又捨不的。你想他們待人全那麼好，咱們上哪兒找啊。

〔這場面給打斷了。〕

〔又一位上將打馬戲場進來。然而制服整齊，帽子上高豎白尾冠綬，比蓮子年輕的多。他約摸三十歲，和蓮子相反，是個單純快活人，愛講話，愛開玩笑，略帶幾分油滑。〕

小銑（分明對來人不歡迎，有意讓他走開）回回，老達正找你啦。

回回（白白眼睛，心裏有數）他找我幹麼？

翠寶 敢情是尋束腰帶。

回回 尋束腰帶找我——我可不是束腰帶呀。

小銑 他的束腰帶丟啦，你去幫他找找也行。

回回（幸災樂禍）我呀！朋友，才不管咧！他那個歲數，還丟束腰帶，這一下子，樂子

可就大嘍！

翠寶 你瞧你，人家急的冒火，你倒來鬧着玩兒。待會馬主任不罵你，才怪。

回回 你少担心，翠姑娘束腰帶就是丟在人家床上，隨老達自己找去，馬主任罵不

到我頭上來。（終於得了機會）倒是說來着，翠姑娘，我瞧你還是留神自己罷。昨天我湊巧看見你爸爸，那才叫有趣。

翠寶 你在哪兒看見他？

回回 那有說的？當然是戲園裏啦！你別瞧他人老，心可不老。他教個小娘兒們給迷上，你沒瞧見，還直這樣（右手在眼睛上搭涼棚）朝人家看呢。

翠寶 （不信，又實在關心）瞎謔他一個人？

回回 可一點不謔你，翠姑娘。我還有現成的證人，不信你問問黃大少爺，他跟他那幫子張龍，李虎全在場。（說順了嘴）哈！提起你的老捧場黃大少爺，他才是個大傻蛋！別瞧那幫子痞子地頭蛇，老釘在他屁股後頭，給他好聽的，把他捧上天，背後頭可又坑他騙他。他們不但吃他的，喝他的，穿他的，連簪子裏頭的花眼，也得他大少爺掏腰包。可是我還得講你爸爸。就講昨天在戲園子裏吧。你瞧他那股神：文明棍，墨晶二餅——（歉然一笑）對不起，我說的是眼鏡——頭仰的怎麼高，簡直

像個百萬富翁。可是我敢保險，他還抵不過我回回，我腰裏頭總算有兩毛錢；他呀，可連個鏟子也沒！

翠寶（給損得汗淋淋的，不禁憤然）哼！聽你講話，真是倒楣。我瞧你這張嘴，多替能積點德！

回回 你別不把我當成真金，翠姑娘。呆會你去問你爸爸，就說我回回講的，瞧他認不認賬？咱們不談這個。（看見對方不理，只得另找對象——）小銃，你在那兒幹麼？

小銃（早膩個透，又是釘子）你管幹麼！

翠寶 別理他，小銃！他的嘴又癢，哪會教馬主任訓他一頓，我才痛快。

回回（了不在意）別抬你的馬主任嘍。馬主任，哼！他當他的『馬』主任，我打我的鼓，喝我的啤酒，當我的馬尼刺海軍總司令。

翠寶（心猶未甘）海軍總司令還打鼓？

回回 怎麼不打你聽，（模倣鼓聲，同時怪形怪狀，跳水手舞）得兒拉，得兒拉，得兒拉，得兒拉……

小銃 （厭極而又無可如何）得啦！活現眼啞，你的水蜜桃又來揍你來啦！

水蜜桃的聲音 （在裏面院子裏）不疼，不疼，銀妞兒好孩子。

〔說着，果然來個女人。

〔因為劇烈的運動，全馬戲團，別想找到胖子。惟獨她是例外，看上去活像糯米團。她二十七歲，心直口快，單純，愛笑，和回回恰是一對。然而多幾分傻氣，也自然顯得忠厚。所至之處，生意盎然，可愛極了。

水蜜桃 （手裏牽着個小姑娘，親切的）來，教我唸個咒。（彎腰在孩子頭上吹口氣）好啦，別哭啦。呆會咱們去坐火車，夸達！夸達！嗚嗚……

〔這孩子十歲了，天生一對大眼睛，頭上打了五六條小辮，穿一身小紅布衣裳。她被弄到馬戲團裏來不久，算是馬騮奴和蓋三省的養女。其實是個小倒霉蛋。一為老想念她那個苦命的親媽；二為學翻跟斗，盪羅漢，爬梯子，挨鞭子；再加上缺乏營養，直把孩子弄的又黑又瘦，看上去像只有七八歲。道天又受了

氣，被水蜜桃救下來，一行拿胳膊搗住臉啼哭，一行又直擔心後面，臨着有沒有人追。

回回 怎麼啦？又挨打了不是？

水蜜桃 （心直嘴快）可不是麼！孩子本來乖兒兒的，說搥就搥。橫豎是拿錢買的，

不是親骨親肉，誰心疼她！

回回 你少給我招點禍，好不好？待會教『她』聽見，又是閒氣。

翠寶 （發見了幫手）桃兒，他欺負我，打他的嘴，（誰知絕無影響。）

水蜜桃 （倔強）我管他閒氣苦氣！別瞧她蓋三省，就讓她蓋十省，你怕我可不怕，

你還有臉講呢，棍子沒打到你身上，你自己不疼。

回回 得啦，我的好奶奶！你精明着呢，叫二百五不答應，你偏作半吊子。

水蜜桃 就你回回精明。來，照樣揍你一頓，試試看？

回回 （故意掂對方的斤兩）你敢！

水蜜桃 我敢，瞧我敢不敢跑的是孫子。

〔兩口子如捉迷藏，一個逃，一個放下銀妞兒追。〕

〔銀妞兒有好看的，移轉注意力，忘記身受的痛楚。〕

翠寶 (儼然小和事老) 桃兒嫂子，你們兩口子別鬧啦。三爺幹麼又打銀妞兒？

水蜜桃 誰知道她腸子裏有幾個彎！左右還不是閒的手癢，拿着孩子解悶。(指着

銀妞兒) 你呀，你這輩子罪大去嘍！

翠寶 (悽然) 咳，三爺也真是的！……

水蜜桃 (溫和的) 孩子，咱們上場子玩去，好嗎？呆會看翠姑娘跑馬。

銀妞兒 (扭扭身子) 我不看跑馬，桃兒嬸，你帶我找我親媽。

水蜜桃 好好，找你親媽。

銀妞兒 她在哪兒啦？遠不遠哪？

水蜜桃 遠遠的很，(隨便一諷) 去找她，得坐火車。呆會咱們去坐火車。嘽！嘽！嘽！

鳴…… (走到門口) 回回，你今個得陪我去買珠花。

回回 別臭美啦罷，乖乖。你瞧你那塊料子，還珠花，金花，銀花，你配！

水蜜桃 （怎能不火）我配，配！（捋起袖子）你倒告訴我，我怎麼不配哪一點抵不上你？

回回 （已經受過教訓）你先別嚷嚷成嗎？萬一教人家聽見，咱們這算幹甚麼的？  
你就不嫌醜？

水蜜桃 我怕他媽的醜！我醜是醜定啦，醜穩啦，醜絕戶啦，專門醜給你回回瞧的。你瞧着不順眼，人家漂亮的有的是，有本事自己找去！（爽性豁出去）

回回 （只得無條件投降）我算服你，好奶奶，算你厲害。你走罷，陪你去買珠花。

水蜜桃 （再討個饒頭）你得買！

回回 買，買。（瞅着老婆走出門，無可如何的）咳！這叫沒有辦法。生來的偏貨，你給她講好聽的，她反而拿蹄子踢你。

翠寶 桃兒嫂子人倒是不錯。（一面去喝水）



回回（苦笑）着，翠姑娘。

小銃（輕蔑的）哼！你這也是活該！

回回 怎麼教你怎麼辦？

小銃 你少惹她，行不行？

回回 嘿！（音黑）你別瞧我這個水蜜桃，給誰誰不肯要，我可真捨不得。（自己說的滿身舒服）人家說『打是親，罵是愛，』我們不但越吵越甜，還得吵他個名堂，將來死了，吵到玉皇大帝跟前，去吶。

達子（匆匆進來）回回，我的束腰帶呢？

回回（存心調侃）你的束腰帶在你腰上。

達子 別跟我搗亂，回回。我昨天掛在那邊槍架子上，一定是你拿的。

回回（故作莊重）這我可得給你宣傳宣傳，老達：你這麼大年紀，還走邪門……東腰帶丟啦，不害臊，反而問我來要。你倒仔細想想。是不是你昨天去偷女人，忘到

人家床上的？

翠寶（笑開了）哈老達，今兒這個人哪！剛才他還做造我爸爸來着吶。

達子（有意支使開她）你去勸勸三爺去罷，她又生悶氣哩。

翠寶 我這就去。（放下茶盃，走兩步又想起來。回頭叮囑——）小銃，你別走開，回頭我還得練馬。

小銃 嗯，不走開。

〔翠寶像做了好事，（她的心明淨的，覺得什麼都可愛，都滿意。）輕輕快快，後影閃進夾道。於是小銃站起身，走過去拿牆上的嚶嚶。〕

達子 回回，你再胡說八道，我可要告訴桃兒嫂子，教她罵你。

回回 教我家裏罵我，那頂方便。我候你大駕。

達子 我快六十的人，還有工夫跟你逗着玩！別耍無賴啦，趕快來幫我找找。

回回 你老人家早說這個，還不結啦！（爽然站起來。）

〔兩人開始找。〕

〔小銃也不管他們鬥嘴，只管坐下去調絃。正像一切在戀愛的人，在甜外嗜酸，快樂之外，感到悲衰。於是就嗚嗚咽咽拉起來，調子是小寡婦上墳。〕

回回（溜到達子背後。不知道打哪兒摸出的束腰帶，用變戲法的手法，悄悄放進

他的口袋，自己拽住帶子頭）哪這不是我早說過在你腰裏麼？

達子（又好氣又好笑。搖指頭吓虎——）你……（不覺嘆口氣）我瞧你多智才長成人回回，都三十啦，還小孩似的，見天搗蛋！

回回 你老人家放心。再過三十年，不愁比你老實。

達子 你少貧嘴罷，就這會你家裏沒損你。（走近箱子，要坐下忽然注意到——）

小銃，翠寶找三爺去啦？

小銃（停下手）是罷。

達子（坐下去，摸出一包下等香煙）你呆會還去練馬？

小銃 翠寶有幾套欠熟。

達子 你停會再拉聽我告訴你。（把煙點上。）

回回 （伸手）給我一根。

小銃 （詫異的瞅着達子）……

達子 （也給小銃一根）你先放下叻。

〔回回和小銃先後點上煙。〕

達子 （婉若仁厚長者，鄭重的）這話你許興聽不進去，可是我得提醒你，（稍頓）  
你和翠寶兩人……你無須避諱，橫豎這會大家全知道啦。你心眼裏打甚麼主意，  
究竟怎麼辦，自己有譜沒有？

小銃 （激動的多疑）老達，我苦的吃了毒藥似的，你幹麼又搬這個？

達子 （略帶譏刺）你的苦處我明白。另外還有一位，簡直比毒藥還苦，對不對？

小銃 別提這個啦，老達我可真霉透啦！

回回（低聲）你們講蓋三省，是不是？難怪她見天打銀妞兒。

達子（對回回瞪眼，然後莊嚴的）可是小銃，你總得拿個主意。現在主任幸虧還不知道，爲顧全大家，你得走開。你千萬別怪，我講這個話有道理。你們看我這條腿，難道我本來癩，自來就這麼可憐？幹咱們這行，自古道：『養老，養小，不養殘廢。』我怎麼殘廢來着？現在人家把我當打雜的，湊數的，吃閒飯的看，誰還知道三十年前，老達也年輕過？有本錢，玩藝，三句話弄槍（音槍）就動傢伙？可是爲一個女人，我和我的好朋友鬧翻，他下毒手把我打刀山上扔下來，自己可自盡啦。

回回（彷彿目前展開個新的世界，興致勃勃）這倒是新聞，老達。那個女人呢？現在還活着嗎？

達子（不耐煩）你這個人哪，一個水蜜桃還不夠，瞧你『女人女人』的沒有完啦！（稍頓）再一層，小銃，爲你自己，你也該走。打你五歲進這個班子，我瞧着你長大，成人，學這套武藝，除了巴望你以後得發，我會存別的意思？本來麼，講起翠寶，這

孩子也的確不賴。可是你想慕容天錫，他是個幹甚麼的？拐騙、拆白、訛詐、兪械、黑貨，他哪樣不來？他辛辛苦苦把翠寶恩養大，實指望找個主，靠小妞兒吃喝一輩子的，難不成肯平白嫁給你？

回回（警告）喂，你講慕容天錫，老鬼那不是來啦？

〔恰巧打馬戲場來兩人：馬騰蛟和慕容天錫。〕

〔前者是馬戲班的老板，然而無論長相、打扮、性格，全不合想像中的老板條件，儘管他父親以武藝起家，按世間常理：做官的子孫未必做官，富翁的後代不見得有錢，他自己也「退化」了。他不但武藝沒有練成，身體沒有練好，簡直連吃開口飯的三句江湖話也沒有學來。因為子承父業，才落下這個班底。可是別瞧他「退化」，可又專門愛學「文明」。〕父親死後，他福至心靈，忽然覺得刀山班馬戲班不如「馬戲團」偉大，老板也不如「主任」中聽，說改全改。他三十五歲，矮個子，爲名實相符起見，經常總穿一套黑制服，頭戴棕色呢帽——帽盔聳起如圓屋頂，儼若公務員或省縣黨部委員。怎奈這一切都不能掩飾他的庸弱無能，一幅怕老婆相；而越無能又越怕人家看出自己無能，自然也越表示尊嚴。

「後者五十歲，長袍，馬褂——全褪色了，破了——八字鬚、墨晶眼鏡，十足像個倒運紳士。可是仔細看，更像北平、天津一帶說相聲的。他手裏永遠不離手杖，（裏面裝着刀的，）老自稱是上流社會人，言詞間又往往愛提『我們提督大人……』人家有時挖苦他，便叫他『提督。』其實他祖先中是否真有人作提督，那是另一回事；就是他自已，現在也全仗翠寶掙的份子養活，提起翠寶，他無論對誰都說她是他的『千金小姐，』當作活寶，直把孩子耍得迷迷的，一面又絕不放鬆的喝她的血。

「總而言之。生活把他訓練成老狐狸。拍馬吹馬，無所不來，也無所謂廉恥。他一貫的作風是能哭能笑，裝腔作勢，將真當假，將假作真，沒有把握，絕對不走極端。現在他追隨馬騰蛟有個目的，原來翠寶掙的，不夠他揮霍，腰裏又短了錢。

慕容天錫（在門口，丑表功）您要是教我來管這個班子，騰蛟——

馬騰蛟（大不以爲然）「騰蛟，騰蛟！」你改個稱呼，成不成？（猶之乎甩開蒼蠅自願衝桌子奔去。）

慕容天錫（老着面皮）怎麼？不愛聽？這方便，咱們改個官稱。（摘下眼鏡，也不管

對方有無反響？馬主任，要是我來管這個班子，我可不這麼辦。咱們作事，第一要個精神，第二要個秩序。

馬騰蛟（坐下翻開賬簿，——他口袋裏老帶着賬簿，根本不理。）

〔小銃把嚙嚙掛到牆上，出去時擦過慕容天錫。彼此白白眼，大家心裏有數。〕

慕容天錫（回頭看見——）哈！回回，你們這是在幹什麼？

回回（輕藐的）不瞞你提督大人，我們這叫馬尼刺海軍操。

慕容天錫 這又是你們馬主任的發明，對不對？（說着走上前來，不免嘲弄的朝馬

騰蛟望望。）

回回（本來有了反感）你且別管是誰的發明，總歸不是你的。

慕容天錫 哈，小子，我還當你們唱文明雙包案，什麼馬尼刺，牛尼刺，單是這個名

目，再加這套行頭，就夠你吃不飽，餓一輩子的。你們學它幹麼？（揮起手杖。）

回回 你多咎死啞，給你送殮！



達子 錫老，可真有你的！你一來就拿我們苦人開心。

慕容天錫（故意頂嘴）可是我呀，達子，我可又偏愛到這裏來。來到這裏，你先用管別的，一睜眼睛，你瞧：這些個刀呀，槍呀，紅行頭綠行頭呀……我這個脾氣，才叫生來的古怪。比方人家愛吃辣椒，吃了覺得開胃，我一進這個屋子，就覺得過癮。

馬騰蛟（聽的早膩個透。向回回和達子）你們練熟了嗎？

達子 快啦，主任。

馬騰蛟 你們耗在這裏幹麼，不到場子上去？

回回 我們喝口水，歇歇就去。

慕容天錫（又有了新題目）這小子生就的一肚子是謊，他剛才還在裏頭摟着水蜜桃睡覺，這會倒充好人，聲聲到場子上去。（忽然打閃似的，淫褻的）倒是說來着，回回，你的水蜜桃怎麼樣好嗎，啊？

回回（裝呆）她剛才還等你吶。

慕容天錫 等我？

回回 嗯。

慕容天錫 幹麼？

回回 給她請安。

慕容天錫 (上了當，跳起來)簡直胡說！你早就該管管教這小子，馬主任，你們

玩馬戲賣藝的，簡直越來越不成樣子，在上等人面前，全不懂什麼是個規矩禮貌！

馬騰蛟 (膩極)他們沒拿棍揍你！就算你積德，還跟你講禮貌！

慕容天錫 您這話怎麼講？咱們今個得解釋明白，馬主任，我慕容天錫，論身份，論地

位，論年紀，哪一點不配你們敬仰？(一味的裝瘋耍賴)可是理他的，只有馬騰蛟打

算盤的滴達聲)

回回 (準備好了，咳嗽一聲)錫老，咱們現在聊正經的：你昨天吊上的那個小娘

兒們，到底是誰？我瞧你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眉來眼去，怪有意思。

慕容天錫（故意裝歎）誰家的小娘兒們？

回回 昨天戲園子裏那位。她後來沒給你點甜頭？

慕容天錫（率性賴）你小子又是胡說，根本沒那回事。

回回 唷，錫老！（挖苦）許是我看錯人啦；要不然你這套衣裳和文明棍，清天白日，自己跑進戲園子，那才活見鬼哪！

慕容天錫（看看賴不掉）昨天因為黃家大少爺請客，我推不開，隨便到裏頭應酬應酬，可沒有別的。（面皮雖老，尙不免忸怩。）

回回（更進一步）你這一應酬不賴——

慕容天錫 怎麼樣？

回回 要是小娘們上了鉤，你帶她上外面碼頭，至少值（伸出三根指頭）這麼些個。

慕容天錫（變了色）你怎麼說？

回回 我說你鬧幾個錢，手上又鬆動幾天。

慕容天錫（勃然大怒）放屁！你小子他媽瞎了眼睛，竟把我慕容天錫看成騙子，

拐騙人家女人……你當我是誰？

回回 你是誰？

慕容天錫（真有他的）教我告訴你：雖說我先人倒了運，敗了家產，你可別不把紅臉的當作關公。第一，我祖上做過官；第二，我慕容天錫作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世面上混半輩子，大風大浪經過，可從來不要含糊。『我拐騙人家女人』單憑這個詞兒，我一張狀子，把你送進衙門，足夠辦你個破——壞——名——譽！有你有吃不了兜着走的。

回回（賠笑）我跟你鬧着玩，你就當真？

慕容天錫 鬧着玩成，破壞名譽不成。你想你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我拿一個上等人的資格教訓你：小子以後要留神。講話得分輕重。

馬騰蛟（認為自己人丟了臉，滿肚子烏氣，推開帳簿算盤——）你只會鬥嘴還

不趕快到場子上去？

回回 這就去。（向達子）走吧？

〔兩人拿起軍鼓；達子擲着，回回掛在頸子上。無精打彩，繞過慕容天錫而去。可是回回實在不服氣，走到門口，又一個人站住。

回回 （清清嗓子，終於鼓起勇氣）咱們回頭見，提督大人講起來衙門，我瞧你比我這個玩馬戲的進去的份多。你老請別見怪。（一鞠躬，待慕容天錫去遠，早已飄然而去。）

慕容天錫 （得意忘形）馬主任，這賤小子可真他媽吃星星啦，您瞧他無法無天，到了甚麼程度。我可預先關照您：您要不結實的教訓王八糕子，日後可有您後悔的。

馬騰蛟 （忍無可忍）錫老，我也關照你：你以後少來我們這邊兒胡鬧。剛才我講過，不是爲你的姑娘，你早挨過打啦。

慕容天錫（覺得被侮辱了，狂妄的）你們窮賣藝的倒敢打我？

馬騰蛟 打你又怎麼樣？

慕容天錫 瞧你們有那個天胆！又怎麼樣！要知道我是個上等人，我祖上的的確確掌過大令，做過提督——可不是拿錢捐的，是汗馬功勞，兩軍陣上，憑武藝掙來的。馬騰蛟（直氣的冷笑）哼，拿武藝掙來的你等着瞧吧，趕明總有一天，教你試試你的武藝；還有你的提督，瞧他保得了你不！

慕容天錫（免得碰壁，一笑了之）別把玩笑當真，馬主任。橫豎就這麼幾個人，誰還不認識誰？萬一見見真的，（把手杖裏頭的刀抽出來，似真似假）您瞧，這是個能講理的傢伙。（放回刀）可是話說回來，大家全是老朋友，犯不着傷和氣，對不對？現在先不談這個。（忽然嘻嘻開嘴，全副的淫棍相，湊近馬騰蛟，似有無限秘密）昨天我在戲園子裏，馬主任，你再也猜不到，真是一件妙事——怎麼着，你不愛聽？得！咱們來聊要緊的……（看見對方仍不理會——）馬主任！

馬騰蛟 幹麼我聽着的！

慕容天錫 （下作的）我有件小事，老兄，得跟您商量商量。今個我手頭不大湊濟，

不用多，請您先通融五十塊老袁頭鈔票也成。

馬騰蛟 我沒開銀行！

慕容天錫 您的意思是不借？

馬騰蛟 算你猜透啦！

慕容天錫 好有您這個話，也夠朋友。咱們走着瞧，明天我就把翠寶帶走。

馬騰蛟 得得，老調調又來啦！

慕容天錫 老調調呀？我的老天爺，要是您沒有錢，人家又在後頭逼您，您也是這個調調！您以為我慕容天錫是誰？我的先人做過提督；我的岳父做過知府。現在輪到

我，我把我的親生閨女——一位真正千金小姐，提督大人的骨血——送進馬戲

班子學藝，難道不夠給我祖上丟臉還教我窮要飯似的，見天得向人家伸手。

馬騰蛟 你少玩女人就好嘍。我警告你，將來有你吃的官司。

慕容天錫（笑了）馬主任，您聽說書掉淚，白白替古人担心。不是我對您瞎吹，您哪一天上衙門裏問問，自上而下，可有不認識我慕容天錫的？至於女人，講起來不怕缺德，這可是我們的家風。您當然不懂所謂名士風流，可是我們山東姓慕容的，生來就專愛這些個：第一，賭博；第二，女人；第三，大煙。這是我們祖傳的嗜好。可是一咬牙關，您瞧，說戒，我是樣樣全戒。這爲的麼？還不是一個錢字！現在斬頭去尾，我只留下當中一樣。聖人說的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假使連女人也給戒掉，我還算姓慕容的子孫？您不用笑，馬主任，按我的經驗，人生在世，非偏愛一樣不可。要不然哪！你罪孽可就大咯！

馬騰蛟（早被逗笑了）你不喝酒？

慕容天錫（假正經）那是沒法子，馬主任。比方人家請您，您總不好推辭是嗎？在咱們書歸正傳，請您看我們提督大人份上，給我通融通融。（無恥的伸出手。）



「沒想到蓋三省就在這時進來，這女人約三十歲，穿大袖旗袍——大花，青地，下面軟底花鞋；梳帶，前劉海；嘴角刁很香煙。她是屬於硬線條的妓女型的人物。漂亮中充分顯出風騷邪惡，本來難怪她，騰蛟和她比，真是卑瑣不堪，可是她得嫁他；她有慾望，要滿足慾望，而又不可能。因此她就愈尖刻，愈驕傲，愈愛找是非。發了脾氣，毫無忌憚，簡直是河東獅子。在馬戲團中，馬騰蛟固然怕她，全體團員也無不被她凌辱，敢怒而不敢言。

蓋三省（來勢汹汹，却又萬想不到——）噢！我當是誰，原來是錫老。

慕容天錫（一則掩飾自己，一則是所謂他們的『家風』於是——）蓋三爺！（躬身作揖）在下不知三爺駕到，有失遠迎，多多恕罪。（全是京戲腔調。）

蓋三省（報以白眼。向馬騰蛟）又來借錢？

馬騰蛟 嗯。

蓋三省 一個鏟子也不用給他！（走去坐在箱子上。）

慕容天錫（楞楞）好太太，這可不像您講的話——您平常心腸好，器量大，大家

全稱揚您。我沒有得罪您的地方，您跟我逗着玩，對不對？

蓋三省（訓斥）你沒錢就來找我們借，借了又拿去亂化——今個給翠寶做這種衣裳，明天給她做那種衣裳，（醋勁上來，率性罵出去——）把個賤丫頭打扮得活妖精似的，去迷誰家的男人哪？

慕容天錫（滿臉賠笑）三爺，您沒作過父親，不知道我作父親的苦心。我雖然窮，翠寶可到底是位千金小姐。我們不能一輩子流落馬戲班子裏頭。您怪我在這孩子身上化錢，我承認不錯。可是您替我想，她年紀又輕，長相也過得去，我做父親的不打扮她，還有誰打扮她？將來萬一有個小夥子，我們爺倆也算有個出頭之日。我這話有理沒理？可是剛才馬主任——他自己賺飽錢，一個一個串到肋巴骨上，還問我幹麼用呢！

馬騰蛟（冷笑）你的苦心人家全知道！所謂小夥子，就是黃家大少爺，不是呀？慕容天錫 話可不是這個講法，馬主任。您知道我跟他交往，爲的是我瞧得起他。

——他是個上等人，爺爺做過官，我們門當戶對，大家平等。

蓋三省（試探的）那你乾脆把翠寶賣給他，不就得啦？也省得浪丫頭在這裏攪和。

慕容天錫 哼，三爺您瞧您把我霉的：我賣我的親生閨女！本來麼，姓黃的有錢，人所共知；可是他喜歡翠寶，那是他自願的，我做父親可不管幫忙。（馬騰蛟嗤之以鼻）你別以為我不開通，馬主任，在男女私情上頭，我慕容天錫頂贊成自由。

蓋三省 你呀，錫老，你少白話罷！現在你又是自由啦，責任啦，我多管瞧着翠寶用開你那才好呵。

慕容天錫 翠寶甩開我？我的血親閨女？唉，嗚嗚！我寶貝蛋子似的，打小把她撫養大，一腦門子給她尋個好姑爺，她倒甩開我？上有皇天，下有后土，中間憑良心，天理不容！

〔慕容天錫正吹的呼靈活現，團員甲、乙、丙打馬戲場進來，又倦又熱。大概剛去什麼地方玩過，進來

後就去喝水。

團員甲 (覺得津津有味) 提督大人要給誰尋好姑爺?

馬騰蛟 你們大家來聽聽罷!他要教翠寶嫁給姓黃的,作太太去呢!

團員甲

哈哈!

團員丙

團員乙 (笑的噴出水來) 恭喜你,提督大人,你可高升了呀?

團員甲 窮賣藝的穿高跟鞋坐花轎,那才美哪!

團員丙 化子頭坐朝庭,才叫有玩藝瞧哇!

馬騰蛟 (翻的慌) 還不是丟咱們的臉,有甚麼好瞧! (壓倒了團員甲、乙、丙) 向慕

容天錫) 你,錫老,翠寶在我班子裏得發發,我瞧,你多咎把她給弄死,才算拉倒!

蓋三省 (別具心腸) 你這就是多管閒事,馬騰蛟!你怎麼看定錫老要把翠寶給

弄死呀?人家親爺倆不夠親,倒是你親哪?人家去當奶奶太太不好,倒是在我們這

兒受窮罪好啊？

馬騰蛟（想不到黃雀在後，只得抓抓耳根，悶頭算賬。）

慕容天錫（心裏得點寬慰）對對，三爺。倒是您有見識。請您想想，我們翠寶兒見天

來侍候大爺們，爲的麼呀？是白侍候的嗎？（積壓下來的烏氣，一併朝外發洩——）

可是馬主任，今個爲幾十塊錢，我站在這裏，腿都給站個臭痠，還得聽你的混蛋教

訓。你這種老板，我當着列位好朋友說：你自己賺飽錢，可給人家餓肚子的份子。

（向團員甲、乙、丙。）也請你們想想，列位朋友，咱們掏出良心，見天哄得起場子的，

是什麼馬尼刺海軍操嗎？是刀山跟千斤鎖嗎？是老虎嗎？是銀妞兒小丫頭嗎？（殊

不知犯了衆怒。）

團員甲 你少嚼蛆！

蓋三省 別扯我的老虎！

團員乙 你不許放屁！

團員丙 放屁，把你哄出去！

慕容天錫 得罪咯，三爺。別認真，列位。（連連四面鞠躬）可是憑良心，哄得起場子賣得來錢的是誰？直不是翠寶嗎？只要一把扇子，一條汗巾兒，您瞧，（模倣走索）這能招來多少『好』！（恰巧打馬戲場送來一陣鸞鈴聲，馬的奔馳聲）列位再聽，那馬是怎麼跑的？

團員乙

這是小銃！

團員丙

團員甲 翠寶的功夫，還是小銃教的吶！

慕容天錫 別提小銃啦，列位。要是沒有女人，功夫有甚麼用？單靠功夫，教馬主任去，人家肯捧場嗎？可是列位朋友，只爲我祖上倒了運，我把我血親閨女……翠寶她媽——我的亡妻，黃堂知府的小姐，只恨她去世早，撇下我們爺兒倆……想想，我

之紅，鼻子爲之塞。

蓋三省（動了惻隱之心）騰蛟，拿兩塊錢教他走！

慕容天錫（聽說錢，活潑起來）三爺，我剛才講過，您慷慨大方。可是我敢賭咒，兩塊錢我決不答應。看，在我們提督大人分上，乾脆爽快，給我十塊，頂少五塊，再少我就走不出這個門啦。

〔馬騰蛟默然掏兩塊銀圓，擲在桌子上，然後埋頭去記賬。〕

慕容天錫（拿了錢放進口袋，解嘲——）吐沫費去兩桶，總算沒有白跑。有個孩子到底不錯！

馬騰蛟（起身，裏面去，半道又回頭關照，向團員甲、乙、丙——）刀山架子鬆啦，你們呆會去收拾收拾。

團員乙  
團員丙  
是，就去。

團員甲 提督大人，這會手上有錢，要請客了不是？

慕容天錫（現成的謊話）你來晚啦，朋友，今個晌午黃家大少爺請客，我有飯局。

蓋三省（等來的機會）錫老，你有飯局，還是趁早多吃幾回去好。等多咎翠寶的

身子落在小銃手裏，我瞧你這個老丈人哪，飯吃不成，可要吃傢伙嘍！

慕容天錫 您別逗我啦，三爺。他們也講小銃和翠寶來着，可是打我耳朵裏一過，我壓根不信有哪麼回事。

蓋三省 老狐狸，你自己以為大風大浪經過；東西南北到過；七十二行飯吃過；真的假的見過；眼觀四路，耳聽八方；講得出，做得到；誰也別打算瞞你——你是個活諸葛亮，本事大去了不是？

慕容天錫（自信的）三爺，承您誇獎。活諸葛亮，我不敢當，可也決不是傻瓜！

蓋三省 照你的意思看，我才是大傻瓜哪！可是小銃送翠寶個錫子，你知道嗎？翠寶剛才告訴我：他們打算逃走，她也和你商量過嗎？



慕容天錫（驚駭）噢……（接着掩飾）我不信，三爺，錫子是——是那個馮科長送她的。

團員甲（心直口快，乾脆拆穿）你瞎扯淡！他親眼看見是小銃送她的。（指團員

乙）

團員乙 就在這個屋子裏。翠寶瞧見我，推開小銃，一溜烟跑啦。

團員丙 還是包金的，小銃在街上打的。

慕容天錫（着急）這個作死的妮子！翠寶呢？三爺她這會還在裏頭？（就要去找）

蓋三省 翠寶走啦。你不把小銃找來，教我做個媒人？

慕容天錫 三爺，咱們講正經的……（頻頻示意團員甲、乙、丙在場不便）呆會我還得去找翠寶，去應酬黃家大少爺的飯局。

蓋三省 哦。（平聲。會意——）你們去收拾刀山架子去罷，帶便關照小銃，我有話等他商量啊。

團員乙

好。

團員丙

團員甲（調侃）提督大人，你不教小銃來給你磕頭？

慕容天錫（只裝沒聽見，派頭十足，背書似的）沒法子想，三爺，今兒這個請你吃

飯，明兒那個又請你喝酒，我頭髮都給忙白啦；可是大家全是排場人……（瞧瞧

三個團員出了門，話未講完，就鬼祟的）三爺，您瞧翠寶跟那小子真會？

蓋三省（氣的冷笑）你不放心，教我給你捏合捏合好嗎？

慕容天錫 三爺，您又損我。

蓋三省（早醋的一包火，爽性來粗的）我還教他們揍你的，老混蛋！你把翠寶弄

的花不琉璃，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狐狸精似的，專門教她迷惑男人……

慕容天錫（賠笑）三爺……

蓋三省（不聽）你又是他媽的苦心啦，責任啦，自由啦！現在好啦？小銃把浪妮子

給迷上了啦，你稱心啦……

慕容天錫（有苦說不出，更走近點）三爺……

蓋三省（仍不聽）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給人家關啦，花給人家採啦，快教人家給

弄成破鞋啦。你就嫁給他唄？

慕容天錫 三爺，我們姓慕容的老墳都給您掘啦！可是那個混帳小子，也弄不清楚

他是真的伴蛋，還是假裝伴蛋，他見天圍着翠寶打溜，總不跟我提現成的。（拇指

與食指做個圈）

蓋三省 你還想要他的錢哪？

慕容天錫 我是講另外一個人。

蓋三省 黃大少爺？

慕容天錫 對。

蓋三省（爽然）你當面去對他講啊？

慕容天錫 可是哎唷，我的老爺子嚷！我就是再急，這點面子，我總得給祖先留哇？

蓋三省 假使我幫你個忙，你瞧怎麼樣？

慕容天錫 （正中下懷）您肯？

蓋三省 你先講明，趕明拿甚麼謝我。

慕容天錫 您情排場，三爺我姓慕容的不在乎這點小意思。衣料，首飾，大洋錢，隨便您挑。

蓋三省 你候信罷，錫老。見着大少爺，你教他今兒下半天來找我。

慕容天錫 回頭見三爺。（調侃）您還等『人家』有話，對不對？耽誤您的大事，我老頭子吃罪不起。

蓋三省 （在背後）老狐狸！

慕容天錫 （忽然想起——）三爺，您別忘了我的條件——黃姓的認可的話，除了現貨，還得給我一處房子，養我一輩子。

〔蓋三省不作聲，表示聽見了。〕

〔慕容天錫匆匆走後，她立刻站起來，過去照照鏡子，用手理理頭髮。又回到屋子中間，瞧瞧上馬戲場的門，瞧瞧通裏面院子的過道，瞧瞧頂上，瞧瞧棚布，箱包，槍刀架子。在焦躁與不安中，顯然她心裏正

波濤洶湧，已經下大決心，等候某種事情的解決。

〔突然她聽見小銃打馬戲場進來，二人目光，相交如電。隨着這一瞬間，波濤的暗流潛伏，一切俱歸於靜止，成了相峙的局面。〕

小銃（在門口，粗率的）你叫我？

蓋三省 你幹麼不進來，我會吃了你？

小銃（厭棄）我忙暈！

蓋三省（勉強湊起來的溫和，酸溜溜的）唔！你忙！我知道你大爺的忙，你爲送翠

寶回家忙；你爲陪翠寶上碼頭去玩玩；你爲給翠寶去打鑼子忙。是嗎？啊？

小銃（反感）你喊我就爲這個？

蓋三省（忿然）我既然打發人喊你，當然要有話講，你不愛聽，拉倒。你走你的！

〔小銃翻身欲去。〕

蓋三省（跺脚）站住！

小銃 幹麼？

蓋三省（命令）問你自己！

小銃 對不起，我自己沒有值得問的。

蓋三省 你過來我問。（不知不覺，自己慢慢走過去。）

〔小銃向她走近。〕

蓋三省 你昨天上半晌，是到哪兒去的？

小銃 你管不着！

蓋三省（冷笑）嚇，我管不着！可是我的好大爺，我昨天約下你，你倒把我給甩在  
家裏，去陪人家翠寶去玩。你瞧，我這回算湊巧管得着啦？

〔小老正要爭辨，恰巧達子伸個頭（打上馬錢場的門）朝裏面張張，預備進來。

蓋三省（烏了眼睛）賊眉賊臉的，在那兒瞅甚麼？

達子（走進門）三爺……

蓋三省（連連跺脚）趕快滾滾！

達子是，三爺。（似有無限言語，欲去不去。）

蓋三省（氣極了）滾，滾，老不死！

達子是。（惶惶引去。）

蓋三省（硬的不成，來軟的）小銃，事到如今，咱們不用耍含糊啦。你就乾脆告訴

我，教我死了這條心罷。（穩穩自己，同時掂掂對方的重量）人家說你一個心都

給翠寶佔去啦，這話是真的嗎？

小銃 真又怎麼樣？不真又怎麼樣？

蓋三省 唷，我的好大爺，你還跟我耍悶葫蘆哇（得意的）倒是教我替你揭開吧：

翠寶剛才一五一十，全告訴我啦；她還賭咒，打今兒起不理你了吶！

小銃（迷惑）啊？（平聲）

蓋三省（得意之餘，不免幸災樂禍）你直到這會，還一腦門的等人家出來練馬，誰想得到，你的好人可賣了國嘍！要不然我怎麼知道，你送她錫子的呀？你瞧？

小銃（只有驚異）……

蓋三省（以為已經打動對方，有隙可乘，越發表示親暱，施展其妖媚技倆）你不明白我們女人，小銃。（抓住他的胳膊）我們女人是，『好馬不備二鞍，好女不配二男』，把身子一交給誰，這個心也永遠交給他啦。我就是這麼個傻女人，點也點不透，叫也叫不醒。凡是你心愛的，我就心愛。聽見你喜歡翠寶，我就勸她——

小銃（拂下她的手）哼，謝謝你！（差一點沒講出口：這個忙你可幫大去啦！）

蓋三省 我不能挖出心來給你，小銃……剛才我勸翠寶，她一翻走啦，我出來又碰見錫老……（忽然打閃似的一轉，機密的）你猜怎麼着？我告訴你吧，原來老



油子和翠寶編成的圈套，拿你當誘子，現在正打那個姓黃的主意哪。

小銃（目瞪口呆）噴？

蓋三省 我勸錫老把翠寶嫁給你，你再猜他怎麼講？

小銃 對不起，我不知道！

蓋三省 你許興以為我不老實。本來麼，難道我就不吃醋嗎？可是人家翠寶比我年輕，比我漂亮，我吃醋還不是白吃醋嗎？爲人怕不知足。一念到此，我想倒是成全了你們的好，也不枉咱們相好一場。（抓住他的胳膊乞憐）你瞧，小銃，我就是這麼一個可憐女人，你心裏頭難道一點都沒有我？

小銃（第二次拂去她的手）我早講過。當初是你找我來的。

蓋三省 這麼說，你壓根沒有？

小銃（痛苦煩躁）請你別逼我，三爺我怕你。連，連老虎都怕你！

蓋三省 呵？（受了傷，彷彿面前站着個煞神，一瞬間，失望，驚駭，恐怕，全集中在臉上，

不由的慢慢後退）連，連，連老虎……

（鴉鵲無聲。

小銃 （動了同情心，走過去）三爺，你別忘，你有男人。

蓋三省 （迷惑的）我有男人？

小銃 對呀，馬主任。

蓋三省 我當初嫁給他，並不情願，他老子是老板，我才不大點兒，他逼我破了身子，我只得嫁給他啦。

小銃 你當初就是不情願，你們總算過了十幾年。咱們是跑江湖賣藝的，不像人家有莊有院，大街上開着舖子，第一要講的是義氣。

蓋三省 （絕望之後，豁出一切）你給我滾！我把身子交給你，心交給你，你倒來跟我講義氣。我講他媽的義氣！你給我滾！快給我滾！我不希罕你。你個沒爹沒娘的種，快去娶那個賤婊子去罷。我瞧你娶得成？（手指上馬戲場去的門，不住跺脚。）

小銃 吓！（輕蔑的唾口吐沫抱憤而去。）

〔打馬戲場送進來鼓聲；遠遠的送進來火車的開動聲，火車頭的叫聲。

〔恥辱和憤恨燒她的身子，好比受傷的野獸，在屋子裏衝來衝去。如果可能，她要毀滅一切。可是她

想起小銃走遠了，自今而後，也許真要失去這個人，一霎時又感到無從填補的空虛，不覺僵在那裏。

蓋三省（傷心的）連老虎都怕我，都怕我……（淚珠打眼裏滾下來，說着說着軟弱下去，委坐在箱包上。）

（幕急下。）



第二幕



下午四點多鐘，仍舊是那間屋子，許多必要的東西，如當床用的桌子等，已搬上馬戲場。馬戲場上熱鬧極了。馬戲進行方酣，洋鼓聲，喇叭聲，噓哨聲，歡叫聲，笑聲和好聲，如醉如癡，如夢如覺，交織成一片。而在對比之下，屋子裏反而淒涼無限，給人一種被遺忘的感覺。

誰會想到這裏來？誰又想得到這裏進行的是什麼事情？翠寶結束好，腳上換了花鞋，跨過場子，回來休息，等自己正式獻藝的時間。不料她進來恰巧碰上黃大少爺——這個她怕極了的人，現在饑渴欲滴，正笑面虎似的站在面前。她坐在箱包上，鬢髮稍鬆，人有點顯累。雙腳登着圈椅子的橫梁，搖來搖去，一來爲自己的胆怯解嘲；二來有意拿椅子作伴，危險時可以護身。然而不管如何掩飾，她終不能掩飾兩顆眼睛。它們老瞅通馬戲場的門，彷彿說：別人不會看見嗎？假使他當真撲上來怎麼辦？怎麼沒一個人來？足以比方她這時的可憐情狀的，也許只有被磨旋轉昏了頭的兔子。有時她感到孤單無助，簡直想哭；可是也不能否認，等她覺得身子脫離了危險，又以對方巴兒狗似的爲有趣。

現在再來看黃大少爺。凡到內地去過的，在任何小商埠或小城市，大致都見過他。他祖父或曾祖做過官，父親對着大煙燈騎半輩子；自己混過幾年學堂。母親只會吹牛，擺譜，當太太。因此父親一去，便給

他娶個老婆，教他在家支持門戶。他有的確克盡厥職，竭力打扮成遺老。除了夏天，經常穿的是袍子馬褂，自上而下一灘黑，只是冬天要在馬褂下面穿他祖父的紫面狐皮袍子。全是極考究的老料子，腰身寬大，大袖口老挽起來，雪白小衫揸在外面。頭戴小帽——頂門鑲一塊翡翠，或戴水獺皮帽；袍子下邊露出紫腿帶，雙梁青緞鞋，或帶鍍銀絆的絲絨棉鞋；胸前總垂着金表鍊；手上帶三四個金鐲子。雖然如此，他似乎猶以爲不足表示身價，又在齊全無缺的牙上包兩顆金牙。爲使別人看見，嘴笑時故意朝旁邊歪——這大概就是古時所謂的「齶齒笑」，看上去俏皮勁十足。走路用腳後跟，扭呀扭的，看上去像男相。

可是你別瞧，他大爺還是個「老派」人呢！也不是他故意特別，在內地一切城市裏，世家子弟幾乎全是「老派」，他們當然不提倡「復古」，也全無取法上輩，作遺少的念頭，而所以處處要模仿老先生，別的實在想不出理由，除了表示那早已不存在的門閥地位。不然的話，他們還不等於零嗎？可是不管他習慣的搭架子踱方步也好，講話慢條斯理用鼻音也好，一開口那個粗卑下流，才嚇人呢。

母親當然管不了他。他鬥鷄走狗，養蟲、蟋、促織。秋末到春末手裏總把着鵪鶉。其餘的半年托百靈籠。屁股後老跟一窩子無賴，他見天上密子，酒館，戲園，稍微怠慢，便給砸個稀糟。他專門捧坤角，可也專門會



搗蛋，誰也得對他陪小心，在這碼頭上，大家全得恭恭敬敬稱他『大少爺』。其實他商不像商，學不像學，官不像官，紳不像紳，流氓不像流氓，無以名之，稱之爲四不相。而事實上，他才是個願種！

他頂多二十六七歲，因爲大凡世上如他的人，三十以後誰也不認識了。那時候他們敗完家產，去當烏龜，或去要飯，見人即伸手喊人家大叔去了。

翠寶（膩怕，又只得乞求）我的黃先生，黃大少爺，您是個尊貴人，老一個勁的纏我幹麼呀？

黃大少爺（手上托着百靈籠子，嘻皮笑臉，因爲嘴角刁着香煙，說話略帶鼻音）我瞧您一個人怪可憐的，來陪陪您不好嗎？翠妹？您還不知道哪，我一說來看您，連這個百靈都樂壞啦。（向百靈）對不對呀，啊？

翠寶（堵起嘴）信您胡謔！……

〔哪知道百靈給一挑，竟真的大叫起來，蹦蹦跳跳，故意鬧別扭似的，唧咕個不完。〕

黃大少爺 去，去，去，混帳東西！有你搭的碴……（過去把烏籠放在桌子上，轉身，

——怎麼樣，翠妹？（摘下香煙）我告訴您連百靈都愛聞您身上那股香味，不騙您吧？

翠寶（答非所問，半是自語）蓋三爺叫我來，說是有話，可是她到哪兒去了呢？

黃大少爺（站在她旁邊，滿面情慾，吃吃笑道）您等她呀？她不來不更好嗎，翠妹？這兒就咱們倆，誰也瞧不見啊？（身子慢慢湊過去，膩氣媚聲，似乎要撲過來。）

翠寶（嚇的跳開）您要幹麼，黃先生？

〔圈椅被登翻了。〕

黃大少爺（仍舊嘻皮笑臉）您瞧您嚇的大家親近點，不成嗎？（溜溜走過去。）

翠寶 請黃先生以後放尊重點，（轉身溜開）我們的身子也是十月懷胎，老子娘養的！

黃大少爺（跑上去攔住她）唷，唷，翠妹！您瞧您……您就翻啦？

翠寶（改個方向溜）我們是生成的下作胚子，敢哪！

黃大少爺（再跑上去）翠妹，您罵也成，（伸給臉）打也成，就是別生氣。

翠寶（再改個方向）我們賣藝的配生氣呀！

黃大少爺（黔驢計窮，只得鼓鼓勇氣，第三次跑上去）翠妹，您聽我講正經的：我

送您的禮，您收起來啦？

翠寶（詫異）甚麼禮？

黃大少爺 衣料，首飾。

翠寶 多咎送的？

黃大少爺 半個月以前。

翠寶 您交給誰的？

黃大少爺 您爸爸。

翠寶 您去問爸爸去，我沒看見！

黃大少爺 噢！您爸爸……（得知被騙，又驚又恨。但瞧見對方早已走開，趕緊追上

去，要飯似的釘在後面——翠妹，我可真教您爸爸給玩毀啦，他就是日我親媽，我心裏頭也痛快點。

翠寶（嚴正的）黃先生，請您別再『翠妹翠妹』的，好不好？

黃大少爺 您這是何苦呀，翠妹叫您妹妹，不是更親近？

翠寶 我們沒這門子親戚！

黃大少爺 這個現成，沒有親戚咱們認個親戚。比方結個乾兄妹，您瞧，不行？

翠寶 我們高攀不上！

黃大少爺（大為掃興，只好強笑）小銃那傢伙才高攀得上，只有他有這個福氣，是不是？

翠寶（聽聽那個人的名字就胆壯）您別管人家高攀上高攀不上，以後您老來東摸西撞，他準揍您。

黃大少爺 他揍我（當作神話，指自己鼻子）

翠寶（肯定的）「噢，就是揍您。」

黃大少爺（哈，他有這個天刑）「憤然捋捋袖子。」您去告訴他：他不用來找大爺的。『噓，我還找他呢，教他候着。瞧他有腰子沒有？』

翠寶（嘲笑）「您在背脊晃晃吹吹大話成，憑您這個個，他一個打您五個。」

黃大少爺（神氣活現）「哼！您以為我（拍胸膛）動手哇？實不瞞您，翠妹：在這碼頭上，不拘館子，不拘窩子，不拘戲園子，誰不買我黃大少爺的，您打聽打聽，瞧他開得成不？先不講別的，單是我手下那一把子光棍，只用我動動嘴，就先給他娘砸個稀爛！」

翠寶（既然壓不倒對方，於是——）「黃先生，您有本事。我求求您，您老人家上場子上看玩藝去罷。你幹麼死氣白臉釘住我呀？」

黃大少爺（故作多情，耍媚眼）「我釘您呀？您還不明白嗎？我三天裏頭兩天來馬戲場，您以為我來看誰？看跑馬嗎？看老虎嗎？看上刀山嗎？看甚麼海軍操嗎？全都是」

爲您，翠妹，全爲您一個人（越來，越熱烈，越熱烈越湊攏去，也不管人家直撒身子）說真個的，要是有天仙，您就是天仙下凡——我的小魂兒都給您勾去啦。

翠寶（驚慌失措）您講的這算甚麼，黃先生您家裏有太太，您上邊有老太太，萬一教她們知道了，這可怎麼辦哪？

黃大少爺（一帖膏藥似的，算黏定了）您別提她們啦，翠妹，我心愛的是您。現在時興的是『戀愛自由』，我要愛誰就去愛誰，跟他們不生關係。（膝蓋一軟，忽然矮了半截）翠妹，您救救我！

翠寶（嚇的叫起來）黃先生，你瘋了嗎？（直朝後退）

黃大少爺（膝行而前）您猜的真對，翠妹，我可真教您給迷瘋啦！

翠寶（一面退下去，一面着急，忙作一團）您這教人家瞧見，多難爲情啊？

黃大少爺（色胆包天，毫不退縮）戀愛正大光明，我要告訴人家：咱們相好。

翠寶 您趕快起來罷！醜死啦！醜死啦！（急的跺脚）

黃大少爺（賴到底）您答應我，我就起來。只要您肯答應，什麼條件都成。咱們上海好嗎？（繼之以許愿——）到了上海，咱們買一部頂漂亮的小汽車，隨您便挑。然後咱們開着上大世界看文明戲，上電影院看美國電影，上夜總會玩輪盤賭，上跑馬廳買大香檳。您愛騎馬，上海有跑馬學堂；您愛首飾，上海有珠寶公司——真珠、翡翠、金鋼鑽；您愛漂亮，上海有百貨公司——香粉、手錶、皮大衣；您愛吃大菜，上海有的是大飯店，法國的，俄國的，還有印度的。還有屋頂花園，那才好玩啦，好幾十層的大樓，花園就在……

〔兩人是一個欲逃無路，一個以膝代步，相追不捨。正在難分難解之際，忽然一聲咳嗽，全楞住了。〕  
〔只見慕容天錫站在上馬戲場去的門內。〕

〔黃大少爺高舉雙手，在「花園就在」之後，待要說出「屋頂上」，只得嚥下肚子，一咕嚕爬起來，尷尬之至。〕

翠寶（紅到耳根）爸爸！

慕容天錫（一副嚴父面孔）你在這裏作甚麼？

翠寶（瞧瞧姓黃的，難以啓齒）我，我，我來玩……

慕容天錫（厲聲）你有理着呢！一個女孩子家，陪人家男人玩嗎？還不快走！

翠寶（巴不得的）我就走。

〔屋子裏，下黃大少爺和慕容天錫。後者直然朝前者走來，空氣似乎頓形嚴重。〕

慕容天錫（儼然長者，譏諷的）大少爺，您的袍子弄髒啦！

黃大少爺（本來慄慄自危，至此紛紜無所措手，只有勉強應付）沒關係，沒關係

……

慕容天錫（只裝沒看見）您想到上海去？

黃大少爺（不知所云）我是隨便講的。

慕容天錫（翻了臉）怎麼說，你是隨便講的。人家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你也好隨

便拿去玩啊？



黃大少爺 錫老，我講錯啦。

慕容天錫 嗯，你講錯啦！（訓斥）大少爺，您有身分，有地位，我當個君子待您。（忽然——）這椅子是您弄倒的不是啊？（過去拉起來。）

黃大少爺 （乾瞪眼。）

慕容天錫 我當上等人待您，（泰然坐下，一板正經）我自己也是上等人。我是因為先人走了背運，沒法子，才送翠寶來學藝的。我們不是沒名沒姓；我祖上做過提督，翠寶是個千金小姐——她外祖做過黃堂知府。這不能像小戶人家的女人，祖上沒根沒苗，可以馬虎馬虎。

〔百靈扇着翅膀叫起來，興高彩烈，像附和慕容天錫，又像歡迎另一個人。〕

〔因為按事前的安排，蓋三省出馬了。不用提那個僧勁了。她已經打扮好，身穿短裝。這一天又匠心獨運，格外修飾。柳眉星眼，真是所謂擦粉唯恐不自，施朱唯恐不紅。一進過道，帶進一陣香風。〕

〔黃大少爺如遇救星，自不必說。連慕容天錫也精神爲之一爽。〕

〔原來他和蓋三省，各守住一個門，以不同的心理、感想、共同偷聽了上面一幕。他們沒有約定，可是各有各的打算：蓋三省安排好第一步，（不管成功失敗，）然後進行她的第二步；他却自居監督地位。他無疑始終都在留心黃大少爺的行動，生辦法吊後者的胃口，教他把翠寶娶去。然而當後者跪下去時候——雖然他求之不得，假使翠寶答應人家的要求，他可真會打進。瞧着姓黃的栽到網裏，他滿肚子的是樂，越樂而又越裝的煞像有介事。譬如作買賣的，人家越急清買，他越表示貨真價實。

〔可是把戲有個適可而止，弄壞就玩完了。因此——

慕容天錫（摺開前面不提，立刻換個腔調）三爺！我道哪來的一股香味兒，（接着站起來）原來是您。怪不得馬戲場上，見天人山人海，光您這個扮相，就好有一比。

蓋三省 噢！我見天不是這個老樣子？既然承你誇獎，你就比比瞧嗎？

慕容天錫（當着姓黃的，必須正經）明天再比，三爺。今個晚啦。

蓋三省 呸！打個比方，還有早的晚的？（轉過去）嘿！大少爺，您老人家站着幹麼？

麼不坐啊？

黃大少爺（終於有了機會，爲自己解嘲）我等您半天啦，三爺，您在裏頭貴忙，老  
不出來。

蓋三省 唷，唷，這可怎麼好哇？您老人家大貴人，可真得多担代點……錫老，我忙  
不過來，（擠眼暗示）你替我招待招待呀。

慕容天錫（會意）你們聊罷，我得到裏頭歇歇去。

蓋三省（假意挽留）別走啊，錫老？

慕容天錫（慨然）人上了年紀不能跟你們比咯，動動就累（想到完成了自己  
的任務，不由的揮起手杖，踱着方步，架子十足。）

〔等他剛轉入過道——

蓋三省（端端黃大少爺的下巴，再順手按住他的肩膀，輕輕一推，笑迷迷的）您  
這個小相公，嚐着甜頭了不是啊？

黃大少爺（一肚皮的烏氣，忽然得到解放）別改人啦，三爺甜頭沒吃上，日他媽苦頭可吃了不少！

蓋三省 我躲開老半天，您就沒得手？

黃大少爺 您還是早出來點好，我也少受洋罪。

蓋三省 哎唷，我的大少爺！我只能把小妞給您喊來，可不能替您幹那個活啊？

黃大少爺 三爺，我不是對您吹牛：打十八歲起，少說我過手有三十個女人。甚麼樣的我沒見過？甚麼樣的我沒玩過？想不到大江大海都過啦，陽溝裏頭倒翻了船，在這個小妞手裏栽跟斗！

蓋三省 大貴人，這是您下的工夫還不夠——您有本事，應該多下點工夫嘍？

黃大少爺 還不夠呢！孫子王八蛋不把腿給跪的痠疼。五尺半變成二尺半，臨了還給老傢伙教訓一頓。（罵空）哼！你祖上做過官，你閨女是千金小姐，不能馬虎馬虎，就不該收我的禮呀！收我的禮幹麼？我買的是個甚麼？

蓋三省 您瞧？我是說您工夫還得多下點麼（興致來了）您剛才跟翠寶在這兒，給錫老碰見啦？來，來，小相公，您先別霍氣；咱們坐下，教我給您解解悶。（找住他併排坐在箱包上）您倒是告訴我，錫老還講些甚麼來着？

黃大少爺（垂頭喪氣）別提啦，三爺我算霍到底啦，我個灰孫子（恨的自打耳光）誰迷不了，要迷一個跑馬賣解的小姐，給弄的顛三倒四。

蓋三省（故意挑逗）教我，我也迷呀。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花骨朵似的，誰見了不想探啊？

黃大少爺 可是你這裏越迷，她那邊捏的越緊。再加上老頭，一會來熱的，一會又來冷的，教人死不能死，活不能活。你就摸不透他葫蘆裏頭，賣的是什麼藥。

蓋三省 瞧您怪可憐的，我告訴您吧？

黃大少爺（有了希望）他什麼意思？

蓋三省（存心玩弄）您謝我嗎？

黃大少爺 這個容易。

蓋三省 您開着當舖，有現成的首飾？

黃大少爺 我給您跪下。（說跪一條腿已經滑下去。）

蓋三省 我可擔當不起，（忙把他攙起來）您留着給新娘子罷。您送過翠寶東西，是嗎？

黃大少爺 我後悔不該交給老傢伙，他在翠寶跟前，壓根沒提。

蓋三省 這就對了麼！買個蟲蟻就怕不張嘴，只要他肯吃，文章就來了呀。

黃大少爺 可是我對翠寶下勁，他又裝不了的洋蒜。

蓋三省 所以文章就在這裏頭呀！您想錫老指望的是什麼，他一個窮老頭子，辛辛苦苦把閨女撫養大，肯平白送您去受用嗎？（附耳密語）……小相公，（推推他

的肩膀）您照我的主意試試瞧。

黃大少爺 （也不知道打哪兒來的迂迷）假使翠寶不答應，那怎麼辦？

蓋三省 您呀，您這才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呵！（戳對方的下巴）人家把大姑娘給您送到被窩裏，（豁然跳起，粗卑之至）愛怎麼幹就怎麼幹，您還管她答應不答應啊？

黃大少爺 （另有考慮）這不同光拿出三千兩千塊錢，三爺，我媽知道麼，我臊他那個娘，她準和我鬧。

蓋三省 噢！原來您作不了主（覺得掃興，翻過臉去）那咱們不用談啦（然而走開兩步，話又講回來——）可是我告訴您，大少爺：現在人家正在那邊進行，等兩天可輪不到您啦。啊（轉身朝鏡子走去）

黃大少爺 （在後面眼巴巴的）我過幾天給他買，行嗎？

蓋三省 算啦！

黃大少爺 咱們再商量商量，好不好？

蓋三省 商量也是白搭（只管照她的鏡子）

〔黃家的聽差打馬戲場進來。他三十多歲，青衣小帽，外表恭順老實，其實狡猾。就是說他講話如蜜，而對於主人能騙就騙。〕

聽差（笑嘻嘻的）大少爺，老太太請您回去。

黃大少爺（瘟還沒有發完）又是甚麼事？

聽差 您欠人家的賭博賬，老太太不認，跟人家吵起來啦。

黃大少爺 你真混蛋！怎麼教他們上家裏來要？

聽差 是我混蛋。湊巧那會我不在家。

黃大少爺 去關照一聲，教他們上當舖去拿！

聽差 是，大少爺。（躬身而退。）

黃大少爺（忽然福至心靈）有啦，三爺，我一定照您的意思辦。老頭要是不放心，

我馬上立給他字據，以後再慢慢買。（不由的步步湊過去。）

蓋三省（回頭笑了）這不結啦！橫豎您也不能把翠寶接到家裏去住，對不對？



黃大少爺（身子發了熱）只要老頭答應，我們明天就上上海。您別瞧這個小姐，她可真是要命的妖精，爲着她，我肯賣我親媽。

蓋三省（眉飛色舞）這會您不用要死要活的啦。您運氣來啦，心花開啦，多替請我吃喜酒吧？

黃大少爺（哪裏定得脚）您先別忙着吃酒，我還得趕緊去辦。（說着便急急慌慌去拿鳥籠。）

〔童子打馬戲場回來。誰也不理會他，好像他是個影子。根本不存在，屋子裏根本沒添他這個人。〕

蓋三省（緊接着）您且等我一會，咱們一齊到場子上去。底下是我的玩藝。

黃大少爺（拿起鳥籠就走）今個來不及啦，三爺。我還有點雜事，明天再給您捧場。

〔童子有話聾在肚子裏，本要和蓋三省談談。瞧着屋子裏有人，只得走開，打算上裏頭去；但又覺得錯過機會可惜，有點猶豫。因此他徘徊一下，便站在那裏。同時他瞧着黃大少爺這人，多少總有點不順眼。〕

蓋三省（見黃大少爺快到門口，遠遠的）小相公，您的好事辦成哩，可別忘了我  
這個拉馬的呀！（說多風情有多風情。）

黃大少爺（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您想我會嗎？啊？

蓋三省（嬌滴滴的）啐！

〔他笑嘻嘻應聲跑了。騰下她仍舊去對鏡子批評自己，改正自己，欣賞自己。〕

達子（胆法的向前湊湊）三爺，這個姓黃的，您還是少理他好。

蓋三省（看見就膩，對下人似的）爲什麼？

達子 我瞧他不是好人。

蓋三省（氣鼓鼓的）人家全壞，你就好！

達子 我是好意，您招惹他，怕壞咱們名譽。

蓋三省（勃然）壞咱們甚麼名譽啦？我是嫁給他啦？我是跟他相好啦？我是跟他

姻啦？就是壞名譽，還壞得着你的啦？用得着您管？

達子 是，三爺。

蓋三省 （輕藐的）哼！（調頭去整衣裳。）

達子 （被罵悶半天。終於不死心，鼓起最後的力量）您別生氣，三爺我錯啦，您多

包涵。

蓋三省 （睬也不睬）跟你生氣，還沒那麼多吶？

達子 （湊湊身子）三爺，您瞧翠寶和小銃好嗎？

蓋三省 （也要見怪）我說他們壞啦？

達子 （再湊湊）小銃教我央及央及您……

蓋三省 噢？

達子 （更湊湊）您高抬抬貴手……

蓋三省 哦！

達子 （湊的更近點）成全他跟翠寶。

蓋三省（冷笑一聲）讓翠寶嫁給他，不是？

達子（老實的）對啦。

蓋三省（發作）放他娘的臭屁！我擋住翠寶嫁給他啦？你老昏啦。我們平白養活你，你又是嫌人家壞佬，名譽不好佬。你好，許你走哇？你走得啦！

〔馬戲場送來大鼓聲，喇叭聲，鑼鈴聲，唢哨聲。人聲嚷嚷，有如鼎沸。〕

〔他眼巴巴瞅着老板娘怒氣衝衝走了，清淚盈眶。假使他年輕，他會罵回去；假使他軟弱，他會放聲大哭；假使他不殘廢或不愛同行，他會一怒而去。可是他老了，數十年中東漂西蕩，舉目無親，使他漸漸忘記自己；而身處吃閒飯的地位，又使他學會事事忍受。〕

達子（終於嘆口氣，自言自語）我老佬，可是我看的清清楚楚——這個世界，把黑的當成白，把白的當黑。人人都爲自己打算，誰管你也是人，也有個性命要活？誰管你的心是冷是熱？

〔他坐在那把圈椅子上，拿袖子擰擰，點上根煙，望着地下，悶悶的吸起來。〕

〔慕容天錫在過道裏探頭張張，然後悄悄走進屋子。〕

達子 誰呀？（驚訝的抬起頭。）

慕容天錫 呵……（假裝的伸腰呵欠。）就你自己，達子？

達子 嗯，你怎麼這會在裏頭？

慕容天錫 我在裏頭睡覺。（走過去，伸手——）煙還有嗎？

〔達子默默給他一根。〕

慕容天錫 （接着火）你場子上沒活啦？

達子 停會再去。

慕容天錫 咱們聊聊，達子。（在箱包上坐下，忽然發見）你的臉怎麼啦？

達子 （為掩飾自己的可憐——）我瞧你的臉也不對麼，回回講的那個娘兒們，

當真有那回事？

慕容天錫 唉，簡直他媽的……

達子 留神人家把腿給你打斷。

慕容天錫 活到我這個歲數，還教人家給打斷腿？！笑話！可是說真個的，達子：你只知道慕容天錫——就是這個對你說話的，是個壞蛋，你才想不到他這一輩子有多可憐。你教我怎麼講我這一輩子？我苦的頭髮直白，臉上打褶，這還不算；直到如今，還得老狗似的，見天在街上乾溜。我多咎才能過幾天舒坦日子？多咎才能不愁穿的，不愁吃的，不愁化銷，不瞧人家的難看臉子？咳！你別提我心裏頭啦，達子，這會我就像啗一把鹽。想起法律，我真他媽想幹革命！

達子（有自己的感觸）唉！這個年頭，在人家屋檐子底下混口飯吃，可真不易。你老佬，沒用佬，人家瞧着膩，你硬又硬不起來，這就該受罪佬。比方當初馬老板，爲朋友義氣，把我收留下來；可是你瞧現在？現在這算甚麼？誰還管有個老輩交情？誰還管你出過大力？誰還管你待他像自己人？

慕容天錫（以爲自己得到附和，起了勁）你算看對啦，老朋友。（站起來）這年

頭你去跟誰講理去？遠者咱們不比，先說那個姓黃的吧？他有甚麼本事？可是他當舖，有市房，地有好幾千畝，屁股底下坐的全是錢。咱們是哪一點比不上他？可是爲了錢那個王八蛋，咱們就得把頭髮急白！

達子 這也是他該有錢，咱們總不會去搶他的。

慕容天錫 搶他的犯法。可是你瞧，我要不敲他個三千五千，算他的運氣。

達子 你真把翠寶賣給他？

慕容天錫 我講的是聘禮，達子——幹麼賣呀賣的？

達子 可是錫老，他家裏有女人哪？

慕容天錫 跟你講話真教人腦門子痛，達子，怪不的蓋三省罵你。他家裏有女人，關我們爺倆甚麼事？我還教翠寶當媳婦，去侍候他老太太呀？

達子 可是翠寶名分上，到底不好聽啊？

慕容天錫（嘆氣）達子，別提這些個老古板啞！翠寶是我的親閨女，難道我不疼

她？可是我不怕你笑話，就在眼前，我身上沒有一個銼子。要喝那麼三兩四兩，嘴裏直餓的慌，摸摸看，腰裏頭總的空的。你想想，達子，教你你怎麼辦？

達子（相機行事）錫老，你把翠寶嫁給小銃，不好嗎？

慕容天錫（笑了）這話你跟蓋三省提過，達子。她怎麼告訴你來着？

達子（詫異）剛才你聽見啦？

慕容天錫 我告訴你罷，一個字沒漏。嫁給小銃，我苦守了半輩子，現在好容易瓜熟啦，又香又甜，去嫁給一個窮賣藝的。噫！我留着自己用吶！

達子（煩的慌）我瞧你還是嫁給我吧？

慕容天錫（毫不在意）你主意打晚了二十年，老朋友！你別瞧是個玩笑，我可不當玩笑。要是你二十年前發了洋財，這會有百把幾十萬，管你老也好，癩也好，我就嫁給你。

〔達子沒有話了。〕



〔馬戲場上鴉雀無聲。〕

〔屋子裏驟然顯得空虛，遠遠的可以聽見火車的叫聲。〕

慕容天錫（坐下去聽聽，未免惆悵）那些有錢的大爺，這會正坐着火車，上上海尋樂子去啦。（想起黃大少爺的話，又油然心動，不由的搖頭晃腦，好像自己就坐在火車上，神往的——）『你愛騎馬，上海有跑馬學堂；你愛首飾，上海有珠寶公司——真珠、翡翠、金鋼鑽；你愛漂亮，上海有百貨公司——香粉、手錶、皮大衣……』

銀姐兒（打馬戲場喊進來）銃叔，銃叔！

達子 你幹甚麼，銀姐兒？

銀姐兒 我找銃叔。他沒來？

慕容天錫（老祖父似的，）沒來，搗糞蛋！你找他幹甚麼？

銀姐兒 媽教我找他。

慕容天錫 你媽想他想瘋啦。

銀姐兒 不是的；我媽在弄老虎。

達子 (不愛聽慕容天錫的醜話) 你上裏頭瞧瞧去。

銀姐兒 我怕。

慕容天錫 (學她的尖聲) 怕吃了你？

銀姐兒 回回叔說裏頭有鬼。

慕容天錫 鬼甚麼樣子，你見過嗎？

銀姐兒 鬼要殺人。

慕容天錫 你見天挨揍，還怕死？

銀姐兒 我不要死；我要活着，去找媽去。

慕容天錫 你上哪兒找她？你媽不是蓋三省？

銀姐兒 她是假的。我要去找真媽。

慕容天錫 你真媽在哪兒啦？

銀妞兒 她很遠很遠，桃兒嬌告訴我得坐火車。

慕容天錫 (恢復平常腔調) 達子你瞧，回回跟水蜜桃——這兩口子儘教給她

些個甚麼！(對銀妞兒，威嚇的) 你留神罷，小倒靨蛋，馬主任哪一天總得給你頓

鞭子！

(銀妞兒嚇的緊着寒蟬，耿耿慕容天錫，又耿耿達子。

達子 快去找你銃叔去吧，在過道裏叫。

銀妞兒 你得看(平聲)着我！

達子 好，看着你。

銀妞兒 (走到過道口) 銃叔！銃叔！媽找你啦！(急急跑回來)

(回答她的，是馬戲場上老虎的咆哮聲。

慕容天錫 有鬼嗎，倒靨蛋？

銀妞兒 我沒敢瞧。

達子 你去教回<sub>1</sub>回去找他去。

銀妮兒 哦。(踢托踢托走了。)

達子 錫老，想不到你會逗小孩。(取出紙煙，瞧瞧只賸下最後一根，於是遞給慕容天錫，把空煙盒捏個團，隨手扔在地上。)

慕容天錫 人有時候得解解悶，達子就爲這點長處，我還能跟你聊聊。要不然活得

到五十歲呀？(接住煙。)

達子 (擦着火給他點上) 可不是麼，小旒當初來的時候，瘦得跟貓似的，才這麼大點兒。(用手一比) 現在一檔，可就成了小夥子，翠寶也成人咯。

慕容天錫 (明白對方又要舊話重提，立刻暗示) 安安生喝幾年粥罷，咱們自己都顧不了，管他們年輕人的閒事幹麼？

達子 (只作沒有聽懂，還是要講出來) 錫老，你的主意當真定啦？一點不能活動？你聽我講完。翠寶這小孩好，我怕你委曲她，這也是真的。可是我担心的是鬧亂子。

銑這小子又是個死心眼，你把翠寶嫁給姓黃的，他得不到手，要是一橫，就不會給你一刀子？

慕容天錫（鼻孔裏直出冷氣）小銑死心眼呀（爽快講對方忌諱的）他和你們的蓋三省，背後直沒一手？他雖然不講，人家有眼睛的，就看不出來？只有馬騰蛟是糊塗蛋。可是我不怪小銑——怎麼解？年輕人都有個荒唐時候。可是錢哪！老爺子，你沒有錢就打算娶老婆嗎？

〔接着是老虎憤怒的叫聲，彷彿和他呼應。

〔黃家的聽差拿着信進來。

達子（顯然討厭）你找誰？

聽差 我找錫老。錫老，這封信，我們大少爺教我送給您。

慕容天錫（起勁的站起來）你們大少爺他還沒走？

聽差（交上信）他在家裏。

慕容天錫（匆匆看過信封，興奮的）「喂，他媽的（把煙頭交給達子，瞧瞧聽差）」

你還有事嗎？

聽差 大少爺教我問您，有沒有回話？

慕容天錫（撕開信，手激動的發抖）「我沒，沒這會沒。（瞧着聽差轉身想走）喂，等等。（伸手摸口袋）外面怎麼這個靜法子？」

聽差 大家看玩老虎。

慕容天錫 玩老虎？（口袋裏空空如也，只得——）「老虎好，老虎頂有趣啦，你去瞧瞧去罷。」

〔聽差轉身要走。〕

慕容天錫（又想起來）「你回去回覆大少爺，就說信我收下啦。」

聽差 我照您的話講。（又預備走。）

慕容天錫 喂，喂……（有話却又講不出口）「你去罷。」

聽差 是。(走出)

達子 (引起了好奇心) 甚麼事呀？瞧你忙的那個樣子！

慕容天錫 甚麼事，(全靈魂都放在信封裏的東西上) 嗯……啊……噫……就  
是這個事，達子！(興奮到極點，高高舉起手杖，像是歡呼) 就是它！我不分晝夜等  
着，等了兩月，現在來啦。(忽然把手杖掛在肘彎上，急急伸出手) 給我五塊錢，老  
朋友。五塊，快點！兩塊也行。(錢到了手) 聽我說，窮賣藝的：明天我要請你們吃酒，  
請你們全班的客。十天裏頭我不到上海，我不是姓慕容的做的。

達子 (拍成事實，終成事實) 姓黃的當真肯娶翠寶？

慕容天錫 不單當真，窮賣藝的——你瞧瞧這封信，這信上還講，他送翠寶一宅房  
子，不知道我肯不肯收。這是房契，還是光緒三年，他爺爺經手買的。嘿！(面帶譏笑)  
我的黃大少爺，你端的比你爺爺大方——你爺爺當初買這個房子，是一點一點  
積攢的？不是咱們老奶奶觀燈，慢慢瞧吧！

回回 得兒拉，得兒拉，得兒拉，拉拉拉！（和達子同樣化裝成黑人，自得其樂，一路舞進來。）

慕容天錫 （不能不笑）哈！小子，你也來啦？

回回 來啦。（頑皮）你也來啦？

慕容天錫 來；來到這邊來。

回回 （明知對方不懷好意，仍舊過去，瞧他的）怎麼樣？

慕容天錫 你們馬主任可想的真絕，你拿鏡子瞧瞧，這是不是活雙包案。

回回 得，提督大人。你開的慌，還是去瞧三爺玩老虎去罷。

慕容天錫 她的老虎我見天瞧，講起來缺德；可真不希罕。

回回 你不希罕不是？可是今個的玩藝，你還真沒見過拿鼎，倒騎，摔跤，這都不算，她還教老虎跳舞哪。這一舞不要緊，可把個老虎給舞翻啦……你聽，你聽……

（馬戲場上忽然人聲哄哄，有如山崩地裂，中間夾雜着唿哨聲。）



達子（屏息聽聽，神情緊張）怎麼回事？外面在吵甚麼？

回回得完啦。（對慕容天錫）你看不成啦。

〔蓋三省氣勢汹汹進來，後頭是馬騰蛟，以及全體團員。〕

馬騰蛟（氣鼓鼓的）你他媽不要命啦！老虎是人哪，你亂七八糟逗牠？

蓋三省（對他毫不理會。在門口，雙手叉腰）小銃哪兒去啦？教他滾出來，我要教

他看，老虎且不怕我！

馬騰蛟（氣的走出來，站在她前面）你這是跟他嘔的什麼氣呀？嘔氣也不能拚

老虎哇！

慕容天錫（特別顯出自己，急急迎上去）三爺，拿您這個地位，跟小銃生氣？教人

家聽見，簡直笑話！走罷，（拽住她的胳膊）我陪您到裏頭歇歇去。（遠遠的招呼

——）翠寶，來攙住三爺。

蓋三省（只管嚷自己的）小銃你出來唄？是漢子別躲起來，我今個就是單教你

看的呀！

翠寶 三爺，您跟他生氣，犯不上啊？

蓋三省（視如眼中釘）你走開，就別來沾我！

慕容天錫 您不高興她，不教她來，咱們走罷，三爺。我清楚您的脾氣。到了裏頭，只用我三言兩語，您就笑啦。

馬騰蛟（氣未消盡，還在旁邊埋怨）你這是幹什麼的？大家安安靜靜，你給我出

漏子！

蓋三省（掙脫慕容天錫）你是來幫小銃不是，馬騰蛟？

慕容天錫 馬主任，您是怎麼啦？我這邊勸三爺進去，不結了嗎？（拉住蓋三省）三爺，咱們到裏頭去。這種糊塗人，根本不用理他。

蓋三省 我得告訴大家！你們全看見啦，老虎可不怕我。

慕容天錫 不怕，不怕。老虎怕三爺，那是神聊！

騰蛟（自己受了氣，又在團員身上出）你們站在那裏幹麼？傢伙全在場子上，還不趕快去收拾起來！（團員甲、乙、丙應聲而退。）

〔蓋三省早已怒氣衝衝走了，慕容天錫跟着。〕

〔馬騰蛟回頭見蓋三省進了夾道，趕快追過去。〕

〔屋子裏騰下達子、回回、翠寶、水蜜桃和銀妮兒。銀妮兒不用說，早嚇的小胆縮起來，直假藉水蜜桃寸步不離，好像那就是她天大的保護人。水蜜桃和回回因為事不干己，也是事情沒有鬧大，所以看完熱鬧，能超然無動於中。所苦的是翠寶，她有種種煩惱，却無處訴說。

〔原來這天上午，她去見蓋三省，蓋三省和對小銃表示的適得其反，告訴她的却是兩人間的醜事，另外自然還加材料。因此她一怒走了。她固然不明白父親是何許人，必須反抗父親才能嫁給小銃，更談不上反抗的決心。可是她不能否認愛他。她討厭姓黃的，可是推不開人家的糾纏；她有心把機會讓給蓋三省，後者也未必體諒她的苦處。這種種全使她失意，因為心地天真單純，看上去又像極其無聊。

達子（憤然）儘着你去鬧罷，瞧你鬧到多替才算結局！

回回 (心裏早就癢癢的) 你放心,老達,我瞧準啦,早晚大家是散。

〔童子有說不完的牢騷,摸摸口袋,想起煙已吸完,不作聲,上馬戲場走了。嘴裏雖然不說,神氣上更顯而易見,只怪回回不合時宜。〕

回回 (全然想不到,另外再找對手) 翠姑娘,你爸爸今兒真算一份。要沒有他,三爺準不肯平白拉倒。

翠寶 (低着頭) 他生成的愛管閒事。

回回 (起了勁) 這不關愛管閒事,翠姑娘。他今兒那個得意勁,一定是什麼運氣來啦,稱心的了不得——你瞧見沒有?

翠寶 (心不在焉) 哦。(躊躇片刻,移步朝裏走。)

回回 別走哇,翠姑娘?

翠寶 我到裏頭換衣裳去。

水蜜桃 剛才三爺直找小銃,他們又幹麼啦?(其愚可及,渾厚絕不可及。)

回回 (警告) 幹麼? 幹麼? 你少問, 咳!

水蜜桃 (愆然) 只許你問不是?

回回 (存心逗她) 嘿! 只許我。

水蜜桃 你是誰?

回回 天底下沒有第二個。

水蜜桃 呸, 小鬼子!

(小銃在無人注意中出現, 面色陰沉, 愁恨滿腹, 看見屋子裏吵架, 在通馬戲場的門內站住,

回回 (捋捋袖子) 他媽你敢罵我?

水蜜桃 罵你又怎麼樣? (叉起胳膊。)

回回 你敢再罵?

水蜜桃 罵啦! 小兔子, 小兔子!

回回 我要揍你!

水蜜桃 瞧你有那個種？

回回 我揍你還不是揍老百姓？！

水蜜桃 給，（率性送上去）你揍不揍你是（把脚一跺）姑子養的！

回回 （先逃）幹麼？幹麼？

水蜜桃 老百姓啊？

回回 （連連作揖）算，算，算你有根。

水蜜桃 （威風凜凜）哼！我見過你。

回回 你見過我好啦，你走罷，乖乖。咱們倆就不能見面。

水蜜桃 （一轉身子）希罕你呀！銀妞兒，（拉起孩子的小手）走，咱們上裏頭去。

銀妞兒 （退縮不前）我怕，桃兒婦。

水蜜桃 （慈母似的）怕甚麼？該吃飯啦。

銀妞兒 （撒嬌）我不敢去。

水蜜桃 你餓不餓呀？

銀妞兒 可是，我怕我媽打我。

水蜜桃 你今個睡我屋裏，不見她好嗎？

銀妞兒 （乖乖的）好。

回回 （半真半假）喂！我可不答應啊？

銀妞兒 （小臉冷了，直想嗑瓜子。）

水蜜桃 走，孩子。咱們不理他。

銀妞兒 明兒我去找我真媽，我跟我真媽睡。

水蜜桃 對啦，跟真媽睡。

銀妞兒 我坐火車去找她。她不打我。

水蜜桃 （河銀妞兒癢）她要格肢，格肢……

〔兩個孩子——一大一小，把一切忘在背後走了，只聽見她們打夾道裏送來歡笑聲。〕

回回（回頭瞧見小銃，勁又來了，嘲笑）喂，朋友，你今個算掙的乾淨。

小銃（煩的慌）你安靜點成不成，回回？

回回（皮孩子似的）我這難道還不夠安靜嗎？

小銃 剛才水蜜桃爲甚麼罵你？

回回 教你老哥見笑。我們這也是五百年前註定的見面就得吵；可是不見哪，又真

教人想的慌。

小銃 哼，頂好教你揍你！

回回（笑）嘿，嘿，你別瞧，小銃，挨老婆揍，還得個福氣啲。你多咎才有哇（接着）

哪，你瞧，那不是翠姑娘來啦。（於是）翠姑娘，小銃等你來聊天哪？

〔翠寶下了裝，穿士林布旗袍，軟底布鞋。

〕她並不理會回回的戲笑。瞧見屋子裏的兩個人，便面牆站在那裏。原來她正有一腔艾怨。

回回 小銃，你這回是哪一下子，把個蓋三省給逗翻啦？剛才她直四處打發人找你，



非教你看她和老虎跳舞不可呢。（忍不住笑）哈，和老虎跳舞……（瞧着對方討厭，忽然知趣的）咱們回頭見！（做個鬼臉，說走就進了過道。）

〔屋子裏突然靜下來。空氣壓人，而人心裏擾亂，不安，比空氣沉重十倍。〕

小銃 （略事遲疑，向翠寶湊過去，站在背後，懇求的）翠寶……：

〔她賭氣扭開身子。〕

小銃 （再湊湊）翠寶，你生我的氣？

翠寶 （冷冷的）我敢哪！

小銃 我今個上午等你練馬，你就沒出來？

翠寶 （氣話）不練啦！打今個起，永遠不練啦！

小銃 翠寶，這裏頭必定有個緣故？

翠寶 緣故多着呢！問你自己？

小銃 我要是得罪了你，請你担代。

翠寶 對不起，你這小心賠錯啦！

小銃 (詫異) 噢？

翠寶 你應該對人家講去！

小銃 人家？

翠寶 就是蓋三省哪？

小銃 她跟你……？

翠寶 滾，她跟我你也不用瞞我，(淚堵住了喉嚨)她全告訴我啦！(翻身要走。)

小銃 (攔上去)她告訴你些個甚麼？

翠寶 (推開他)你自己知道！

小銃 (轉到她前面)可是你至少也得教我講開？

翠寶 你騙我，騙我騙的夠啦！(淚珠紛紛滾到臉上。)

小銃 (慨然)翠寶，要是我有罪，教雷砸我；天爺是見證，我可沒騙過你。

翠寶 (傷心的歛泣)

小銃 (沈痛的) 實不瞞你：我跟你比，我這身子不單髒，還髒的丟臉，簡直洗不清！

翠寶 (忍不住哭起來)

小銃 (一陣心痠) 別哭啦，翠寶。哭有用嗎？你要是拿定了主意，就照住主意行罷！

翠寶 (忽然抬起頭) 難道三爺講的全是真的？

小銃 你還管它是真是假幹麼？(想想，又——) 至於她怎麼講，你就是不告訴我，我也猜得出來：她說我引誘她，現在又扔開她，來引誘你，對不對？

翠寶 嗯。

小銃 可是她就沒告訴你，有一天黑更半夜，她跑到我屋子裏來？

翠寶 (搖頭)

小銃 你還是個姑娘，翠寶，對你講這一樁子嫌醜。這就是我爲什麼老穿鑿你，跟我

遠走——

翠寶 (截住他) 你就沒跟她好過?

小銃 (睜圓了眼睛) 好過? 一回就夠我吐一輩子啦! 打那天起, 我老覺得背後釘着個鬼。我怎麼能踢開它打那天起, 我老覺得身子髒。可是我又怎麼能洗乾淨?

翠寶 (躊躇片刻, 彷彿自語) 三爺也真可憐!

小銃 你可憐她, 誰來可憐咱們? 你剛才瞧見嗎? 她硬逼着老虎跳舞, 這就是教我看, 連老虎都得服她。

翠寶 (仍舊低着頭) 那你就走罷。

小銃 你答應我啦?

翠寶 我是說你自己。

小銃 你怎麼辦?

翠寶 我, 我聽天由命罷!

小銃 去嫁給姓黃的?

翠寶 隨他嫁給誰，反正都是一樣啊！

〔過道裏忽然砰砰甸甸亂響，分明什麼人給絆倒，同時吵鬧起來。

〔他們悄悄分開。

回回的聲音（先聲奪人）喂，喂！哪個王八羔子？

慕容天錫的聲音（顯然吃了虧）他媽你反啦！你今個誠心跟我過不去怎麼着？

回回（逃進來）你怎麼打人哪！明明站着個人，你眼睛瞎嗎？

慕容天錫（氣憤了，舉着手杖）我瞎定啦！好小子你站住，我就教訓你這個眼睛

瞎！

翠寶（埋怨）爸爸您又幹甚麼？

慕容天錫 這個混帳東西跟我搗蛋。我走到門口，黑里骨洞，他把我絆個跟斗。（怒

冲冲向回回撲去）小子別跑，我要教你知道，世上還有王法，頭上還有天日。

回回（拚命邪許）唉呀，救命啊，他要殺人啦！（逃到小銃背後。）

慕容天錫（只得站住）小子你欠揍。我是誰，你是誰，來打我的哈哈？

回回 不管你是誰，你總得講理。

翠寶（解勸）爸爸！

慕容天錫 你別管。（對回回）怎麼反而我不講理？

回回 你應該當心。我的腿都快給你踩折（音蛇）啦。

翠寶 爸爸，（拽住他）算啦，咱們走罷！

慕容天錫（擺脫開）不行；我得跟他弄明白。（向回回）你賊頭賊腦，在那兒（指

過道）幹甚麼的？

回回 我朝裏頭瞧瞧你不許呀？

慕容天錫 你瞧甚麼有甚麼好瞧？

回回 哈！這一回你算問到家啦。

小銚（警告）回回！

回回 幹麼？

小銃 不許賭認！

回回 你聽着，提督大人：我眼界可開的大啦，拿錢也不能告訴你。

慕容天錫（恍然）哼！你留神點，壞小子（向翠寶）走！跟我回家。

（在門口遇見蓮子買煙回來。）

蓮子 錫老，翠姑娘，你們爺倆就回府啦！

慕容天錫（憤然）不走幹麼？還能在這兒呆一輩子呀（罵街）你們這個馬戲

班，就沒一個是好東西。拿我慕容天錫，見天來打個躑，本來是抬舉你們。可是你們瞧，我這一抬舉，你們就忘了天高地厚，反而耍我。我一個上等人，是給你們耍的？哼，

哪一天我作了主席……（恨恨的頓先手杖，翻身就走。）

蓮子（愕然半天）他吵甚麼？你們誰又撩他？

回回 不才在下，把他弄（朝外橫出腿）個狗吃屎。

「小銃悄然從牆上取下唸唸。」

達子 我早就想到是你。賊，你也真是的！

回回 你別管真是的假是的。你瞧着吧，我不劈頭砸他個悶磚才怪。

達子 （慨嘆）你得了罷，回回，犯不着拿命去跟他碰。橫豎他快走啦。

回回 除非他走到天邊，我便宜他。（瞧見小銃獨自坐在旁邊調弦）喂，你怎麼老

拉唸唸？

小銃 你不愛聽啊？

回回 剛才你應該揍混帳王八蛋一頓。

小銃 （一面去緊弦軸）你省點事成不成？人家夠煩啦！

回回 你這一省事省的不賴，我可連祖宗都給他罵進去啦。我平白幹麼碰他還不

是爲你和翠寶在屋子裏，有個防備……你瞧他那股神兒？

小銃 （只管拉自己的唸唸，嗚嗚咽咽，彷彿訴說無限的愴懷怨腸。）



達子（坐在旁邊，吸着煙，聽一會終於——）小銑，你想拉，改個調子拉拉罷。到我

這個歲數，小寡婦上墳什麼的，聽上去就不合板咯。（傷懷之中更有溫暖。）

回回（從旁譏諷）辣椒越老越紅，人上了年紀，專門愛聽十八摸，嘆五更，對不對？

小銑 回回，你只管缺德，總沒人誇獎你。（放下喫喫。）

回回 你猜怎麼着？我這輩子還得缺德定啦。比方——

達子（截住他）別比方啦，反正你沒有好話。

回回 你不愛聽，算啦。

達子 小銑，（稍頓）你死了翠寶那條心罷。

（靜了片刻，大家等他的下文。）

達子 今個後半晌，我問過三爺。

回回 她什麼意見？

達子 我後來又問錫老。

回回 老混蛋不肯答應？

達子 那個姓黃的先前來過，他們好像商量過。

小銃 (埋怨) 老達。我可沒託付你。(站起來) 咱們窮，可得窮的教人家瞧得起。你眼巴巴的去找他們，這何苦呀？(去掛惚惚。)

達子 可是小銃，我也是一片誠心。我五十多啦，屍氣白臉的教人家骯髒，還不是爲的你嗎？

〔水蜜桃進來，在過道口站住。

回回 (大爲不平) 慕容天錫敢骯髒你？他是個賣甚麼的？

水蜜桃 回回，趕快洗臉去罷。你瞧你那個德行！

回回 你先別急，我馬上就來。(活躍之至) 真虧得你，老達！小銃要娶翠寶，還得央及人嗎？教我去辦，答應就答應，不答應，可對不起，把人搶過來再講。先說打架，咱們人多，不含糊他。

水蜜桃  
別打架啦，捨人啦，活祖宗！趕快去洗洗你的鬼臉去罷！

（幕下。）



# 第三幕



一個禮拜過去了。然而時間好難捱，人在心目中打發過去的，似乎比事實上的一禮拜更長。事件在步步醞釀，人們昏迷的忙活的望着目標，却沒有想到它發展的結果。同時天氣也在醞釀，打清早起，太陽透過紅霧露露險，以後便隱在密雲背後。空氣沉悶燥熱，以無限的大力壓下來，窒塞了呼吸。一切都靜的出奇，靜的教人煩躁不安，預示即將有大風大雨。

還是在那個老屋子裏。景同第一幕。上午十一點左右，達子提潑水壺，正朝熱水瓶裏沖水。慕容天錫坐在箱包上，百無聊賴，低頭在那裏拿手杖往地上胡畫。

前院裏突然有什麼東西摔在地下。於是打人的聲音衝破靜寂，銀妞兒的號哭聲，蓋三省的咒罵聲，水蜜桃的解勸聲，亂嘈嘈送進來。達子和慕容天錫俱屏息傾聽。

**銀妞兒**（哭着跑進來）啊——媽！媽！媽呀！媽呀！……（穿過屋子，直向馬戲場逃去。）

**蓋三省**（指桑罵槐）你個沒爹沒娘的小雜種，你欺負我呀？（頭髮散披在肩上，領子開着，拿着棍子衝進屋子。後面是水蜜桃，竭力拉住她的胳膊）你老子娘有

那個德行也不會生下你這個禍害根子。三大子兒賣給馬戲班啦！

水蜜桃 三爺，您去歇着去罷，橫豎晚上總跑不了她。

蓋三省 （哪裏肯聽。指着裏頭——）你眼睛瞎啦。他媽的屁，我是好惹的呀？（又

指着外面——）你想欺負我，還得一輩子哪！

慕容天錫 三爺，銀姐兒敢欺負您笑話！

蓋三省 你瞧她人小哇，她心可厲害去啫！（又向外罵空）你呀，你投錯胎啦。人家有錢的多着呢，有本事你去唄！

水蜜桃 （推推攘攘）三爺，您快去打扮去罷，三爺，呆會黃大少爺還請您吃飯啦。

蓋三省 （無可理喻的）你就別理我！（仍舊罵空）你長的不漂亮；你要是漂亮，大爺們看上你，有人肯出大錢買，（朝裏一指）也有人心愛。別說教你服侍我，我巴結還來不及啦！（扔下棍子，昂昂然回頭走了背後撒下一陣風。）

慕容天錫 （嚇的驚了半天，終於做個怪臉，自幸不會罵到自己頭上似的）唉，這



個娘們（向水蜜桃）到底爲的甚麼呀？

水蜜桃（堵着嘴）爲的給她梳頭，銀妞兒說梳不好……老達，你瞧見銀妞兒跑

哪兒去啦？

達子（恍然想起手裏還提着水壺，趕緊把熱水瓶塞上）朝場子上去啦。

水蜜桃 銀妞兒！銀妞兒！（一面喊，一面急急朝外走。在門外——）回回，你瞧見銀

妞兒嗎？

回回的聲音 她哭着跑出去啦。

水蜜桃的聲音 孩子又挨打啦。你趕快找她去罷。（聲音越去越遠，漸漸模糊。）

慕容天錫（意興索然，一副對下人的面孔）達子，你搭這個班子有多少年啦？

達子（提着水壺慢吞吞走過來）快四十年了罷，前後算算。

慕容天錫（牢騷開了頭）快四十年，見天一睜開眼，就是刀呀，槍呀，馬呀，老虎呀；

吵呀，鬧呀，弄的鬼哭神號，你就不膩？

達子 膩也沒用，錫老，生來的命麼！

慕容天錫 這年頭你還信命？我可除了自己，誰也不信。只要有點辦法，我就立刻離開這倒楣地方。

達子 我想你走，總快了吧？

慕容天錫 快了吧！老呆下去呀？你想想我拿一個堂堂提督的後人，向馬主任伸出手，等老半天，他只給個塊二八毛。這麼着一年又一年，我苦耗到哪一天？我一輩子能有幾條命？我爲的甚麼？可是你既然要活，一塊也罷，八毛也罷，你又不肯不接下來。這就是他媽的公理（忽然——）你怎麼不坐，達子？

達子 我站着就行。

慕容天錫 坐，坐，坐，老朋友。咱們到哪一步講哪一步，我就愛大方不拘。（等達子放水壺坐定。）實不瞞你，多則五天，少則三天，我們就動身啦。這幾天爲着候黃大老爺，我的心都駑疼咯！

〔遠遠有一列火車叫着開過去。叫聲又響又長，帶刺激性，吊得起胃口。〕

慕容天錫（不覺爲之一震，神采煥發）你聽見火車叫嗎，達子？一聽見火車叫，我心裏頭就，就——你教我怎麼講！我聽見就想奔出去，甚麼（模仿喇叭聲）大大的，甚麼（模仿大鼓聲）嚙咚嚙咚；甚麼（拱拱手，模仿江湖口號）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甚麼馬主任；甚麼黃大少爺，全滾他媽的蛋！我只要抓住跳上去，開開，往前開！你沒有到過上海？

達子 三十多年前跟馬老板到過，沒有多呆。

慕容天錫（坐下去）上海是個好碼頭，真值得玩上幾天。（悠然自得）唉，上海！上海！單那個繁華，人家說馬路都是金子鋪的，有錢你能作三天假皇帝。這話雖俗，可是你上租界地開開眼界，尋尋樂子，還真得信他講的不錯。

達子 我也沒逛過，聽說那是個化錢地點。

慕容天錫（又豁的跳起來，嘲笑的）你真是鄉下老，達子到上海你還怕化錢？

(簡直生龍活虎)等我到了上海,多替你高興,來望望老朋友,你瞧姓慕容的那個氣派。咱們揀頂闊的飯店開個房間,洋裝穿的貝兒挺,白天打着洋牌,晚上用過飯,你瞧,咱們坐上汽車,一直開到跳舞場——

達子 錫老,想不到你會跳舞?

慕容天錫 會跳舞哇?我的老爺子,嚷你瞧瞧那些個小娘們,一個比一個漂亮,一個比一個迷人,不會跳你也得跳……(突然抽出刀——)你瞧牠吃過血沒有?

達子 (愕然)吃血?

慕容天錫 嚶,爲一個娘們。

達子 你殺過人?

慕容天錫 哈哈……(放肆的大笑。)

(馬騫駁大汗淋漓,匆匆打馬戲場進來。)

達子 (恭敬的站起來)主任!

馬騰蛟 哦。（隨便答應。）

慕容天錫 （收進刀）您幹麼啦？忙的滿頭大汗。

馬騰蛟 （掏出手巾擦臉）今個可熱極啦。她不在這裏？

慕容天錫 （肉麻的）就是您的那個『她』嗎？

馬騰蛟 對啦。

達子 （提起水壺）三爺在裏頭。

馬騰蛟 你去告訴她，我在這兒等她，呆會去赴黃大少爺的飯局。

達子 是。

馬騰蛟 錫老，剛才我去和黃大少爺定奪，在你們動身以前，怎麼辦個排場。

慕容天錫 哦！他就沒提給翠寶的聘禮？

馬騰蛟 現在他打發人上各處去湊去啦。

慕容天錫 我先關照您，他今個不把款子交齊，可不辦事。

馬騰蛟 這事全歸我辦，你放心罷。

慕容天錫 還有一件：他要是給我支票莊票什麼的，我可不收。

馬騰蛟 莊票支票不是錢哪？再說翠寶在你手裏，他能賴嗎？

慕容天錫 咱們先別管能不能賴。萬一他給我個假票子，我去跟他打官司去呀！

馬騰蛟 （啞然失笑）哈，錫老……（正經的）現大洋成不成？你在我手裏情錢，

不攪一張鈔票。

慕容天錫 只要有您包底，馬主任，什麼排場嘍，喜酒嘍，我全不爭。您這邊提到，咱算

齊啦。

馬騰蛟 可是話雖是這麼講，我總不能教你和翠寶背後罵我馬主任不夠交情。所

以在你們動身以前，我決定送翠寶一場子戲。也是大家共事多年，臨分手來個熱

鬧，給她意思意思。

慕容天錫 唷，馬主任！您這是抱住人家的粗膀子，來向我充好漢哪？黃大少爺剛才

請您，必是拿錢包您的場子，您又來送順便人情。我猜的對不對？大家全跑過碼頭，見過世面，咱們可犯不着玩這個。

馬騰蛟（會心的笑起來）你真有你的！黃大少爺碰見你，他要不教你把血吸光，算我認錯人啦。可是說老實話，我真捨不的教翠寶走。

慕容天錫 不是她要走，好朋友要走的是我。我早就教您加她的份子，您一味的裝裝啞，不當那麼回事；現在您才明白，當初算盤打錯位嘍。

（一陣風，蓋三省來了。她細心的拿脂粉、衣裳、花、遮起剛才的醜態粗卑，真的是千嬌百媚，容光煥發。身上無處不流露出滿意，並且怪撩人的，有一種女人（只有女人，此外就是小孩）去赴宴會的特別味。

蓋三省 噢！錫老。老半天你沒走哇？

慕容天錫 怎麼，您攆我，三爺？

蓋三省 你好說，錫老到哪兒，還有不歡迎的。對不對呀，騰蛟？

馬騰蛟 那還會錯？只怕他當上老丈人，要不認得我們佬。

慕容天錫 三爺，咱們全是君子人，玩笑歸玩笑。您今個可真漂亮。

蓋三省 哎唷我的老爺子，你瞧你這張嘴！（向馬騰蛟）呆會黃大少爺請吃飯，我也在內？

馬騰蛟 他再三關照，非請你不可。

蓋三省 （向慕容天錫）我這個樣子，拿得出去？

慕容天錫 不是我當面恭維您三爺——我得先向馬主任告罪，您可別怪我村野——教我年輕二十年，我早就和馬主任通刀子啦。

蓋三省 （向馬騰蛟）你瞧我還迷得住人？

馬騰蛟 （窘態畢露）你你怎麼啦？

蓋三省 （半真半假）你到現在還不知道哇？我搽胭脂抹粉，爲的就是多養幾個相好，給你弄頂綠帽子戴。

慕容天錫 （幸災樂禍）三爺可真痛快。



馬騰蛟（無可奈何）當着人家，錫老，你就不給我留點面子？

〔達子正碰上這個場面，不覺爲之一楞。〕

蓋三省（放肆的）你要面子呀？達子是你的見證——現在晚啦！

慕容天錫 達子，拿出口供來罷。

蓋三省 你們主任現在要面子啦。你歲數頂大，告訴他和錫老，他當初怎麼把我弄到手裏來的。（向馬騰蛟）你要面子，該早點要呵！（直罵的他啞口無言，抓耳撓腮。）

慕容天錫 對極啦，三爺！（照樣向馬騰蛟）您早點要呵！（回頭又——）這種男人非拿出家法不可，再罵他一頓！

達子（隱隱中帶着氣憤）三爺，別教人家看笑話啦。您教主任趕快派人，找銀姪兒去罷。

蓋三省（意外的）噢？你倒對上司報告來啦？

馬騰蛟（摸不着頭腦）銀妞兒呢？

蓋三省（撒潑）倒是教我來告訴你罷！是我打了兩下子，把小姐奶奶給氣跑啦。

慕容天錫（熱鬧沒看成，頗為掃興）算了罷，三爺還提它幹麼？

蓋三省 那怎麼成啊？萬一我們的馬主任給我要人，我吃罪得起麼！（向達子）我

看透你啦！你們這種人，鄉下人進廟，只知道在大神靈前面燒香。現在我替你把狀

子告上啦，願殺願剮，你要怎麼辦吧？

達子 怪我多嘴，三爺我怕她跑去。

蓋三省 一個賤丫頭，她是金子打的，銀子鑄的，出門就給人家拾去啦？就是跑丟，左

右不過是再買一個，我擔當得起。哼！（瞧着達子無言可對，橫橫的自去照鏡子。）

馬騰蛟 她多管跑出去的？

達子 快一個鐘頭了吧。

馬騰蛟 怎麼不去找去？

達子 回回跟他家裏去啦。

馬騰蛟 (釋然) 既然有人去找，還急甚麼？

〔別人如何計畫，如何進行，如何安排，翠賢——被轉嫁掠奪的本人，却蒙在鼓裏。偶然有人走漏消息，說道：「姓黃的要娶你，你一步登天啦。」她的心便縮起來。又有人說道：「恭喜，恭喜，你要作新娘子去啦。」她眼前一片黑。更有人說道：「趕明你大富大貴，可別忘了我們哪。」她簡直想哭。在她小小的心目中，去和姓黃的過日子是可怕的，無從想像的，一想作姨太太，就好像吞下大半碗蒼蠅。

〔跟小銖逃走嗎？不錯，她愛過他，將來在某種期限，也許仍舊愛他。可是沒想到人家的奸計，蓋三省一席話，把她給嚇壞了。男方既承認和蓋三省有苟且關係，那麼女方所講的，(包括如何被勾引，如何相好，又如何見異思遷，給影給聲，連不可告人的全描畫出來，當時使她寒毛倒豎，過後又使她嘔吐的)當然也是真的。單單他的醜態，已經够人忍受。難道以後就不會蓋三省似的被拋棄？且她的好爸爸，(她當然不知道自己在爸爸眼睛裏是搖錢樹)他自幼把她寶貝蛋似的撫養大，爺兒倆相依爲命，假使一旦離開他，老頭子又怎麼活！

「只怪她太簡單，在歧路上轉來轉去，白天食不下嚙，夜間不能入眠。短短一個禮拜，她悠悠忽忽，失魂喪魄，變了個人。人家只看見她遠遠的避開談笑，避開伙伴，直冷的不盡情理。可是有誰想得到，在她良善的心裏，麻雀在叫，雲彩在飛，日頭漠然洒下冷光，只有無人關心的自己，才頂可憐呵！」

「這一天爸爸老早出門，她賴在床上，想起死去的媽，盡情的哭一陣子。假使媽還活著，會教她孤零零的，吃這個苦嗎？誰知道哭完了，心冷下來，思思想想，主意倒拿定了。橫豎她要成全爸爸，至於自己，到哪個地步說哪個地步，頂多是死。」

「於是她打床上爬起來，隨便擦個臉，頭也懶得梳，便悄然上馬戲場。她走進屋子，四下裏瞧瞧，驟然瞧見爸爸，不免詫異。因為哭過，她的臉色灰白，頂惹人注目的是一對又乾又空的大眼。」

馬騰蛟（心裏分明殘留着剛才的不快活，無精打彩，勉強笑笑）翠姑娘，你也來啦？  
剛才我和你爸爸講過，聽說你要走，我得歡送歡送，把咱們的看家本事全拿出來，送你一場子戲。

翠寶（同聲似的）哦。

慕容天錫 別騙小孩啦，馬主任。你開一張空頭支票，還打算支兩頭的錢。（向翠寶）別信他，孩子，他專門買空賣空，拿大話欺人。

馬騰蛟 到時候我請你吃頓便飯，一則大家聚聚，也算給你們爺倆餞行。

翠寶 謝謝您，主任。（聲音又乾又啞。）

慕容天錫 （酸溜溜的）給我們餞行，請吃便飯便飯我們家裏也有。以你這個地位，至少也得來那麼一桌魚翅，才像個話。

翠寶 （既無須自己參加意見，便慢慢溜開。）

蓋三省 （翠寶沒有向她招呼，她早就在一邊煩的慌。驀地裏——）喂！你到底去不去？瞧你話匣子打開，就沒完啦！

馬騰蛟 去就去！（向慕容天錫一笑）你就那將就點罷！（同蓋三省下。）

（牆上掛着的唿唿吸引了翠寶。她悄悄摘下來，看看摸摸，樣子雖然閒散，追念前情——這唿唿和唿唿的主人，自今而後，情義算跟自己斷了，不由她不悽愴心酸。）

慕容天錫（坐下去嘆口氣）咳！蓋三省也虧她作得出馬騰蛟娶了她，可真是白虎星進門。

達子（頗不滿意）你別怪我不客氣，錫老。你這個人，就是當面恭維人家，背後又罵的皮錢不值！

慕容天錫（活落的）唷，唷，達子爲人在世，萬不可認真。同是張張嘴，我不教人家高興，倒去得罪人去（稍停，想起來——）翠寶，孩子你來幹麼？

翠寶（驀地一驚）我？我來瞧瞧。（放下唿嚨）

慕容天錫 有甚麼好瞧見？天耗在這裏，還沒瞧夠？你用過點心嗎？

翠寶 您沒給我留錢。

慕容天錫 唉，（站起來摸腰裏，不好意思的）你瞧我這個記性！我自己一早跑出來，倒教我的孩子挨餓，（翻了半天，打鈔票裏抽出一張遞上去）勞勞你的大駕，達子，給去買幾個包子。

達子（有點勉強）好罷。

慕容天錫 要熱的，剛打扇的。

達子 嗯，知道。（下）

慕容天錫 孩子，（坐在箱包上）你過來等着，一會就買來啦。

翠寶 我吃不下，爸爸，（靠着 he 坐下）

慕容天錫 吃不下怎麼教買包子？

翠寶 您要教去買麼。

慕容天錫（忽然發見）你剛才哭過？

翠寶 我想起媽，難受起來。

慕容天錫（詫異）難受她幹麼？你媽骨頭都爛啦。

翠寶 可是做人好麻煩哪！

慕容天錫（不信）胡扯！麻煩幹麼來馬戲班？

翠寶 我來找小銃。

慕容天錫 (驚駭) 來找小銃?

翠寶 噫。還他這個鎰子。

慕容天錫 (心放同肚子，還直發楞) 哦，哦，不錯，有個鎰子，人家跟我提過。可是要還給他，你得當心，——這些跑馬賣解的沒好傢伙!

翠寶 (動了氣) 爸爸! 我既然要把鎰子還給他啦，您怎麼還罵人家?

慕容天錫 不罵，不罵。怪我不對。(停停) 可是咱們快走啦，孩子，就賸這麼幾天，你千萬教爸爸放心。你想想咱們過去吃的苦；只因為你媽去世太早，孤零零撇下咱們爺兒倆，一個孩子，一個男人，那些日子，誰瞧咱們一脈? 要不是為你，我會活，活下來，看看見今，今天……(居然做的抽抽噎噎，打袖子裏掏出手絹去擦眼睛。)

翠寶 (感動的) 爸爸，您別難受，我以後聽您的話就是啦。

慕容天錫 我早就知道你是個孝順孩子，翠寶。難道我一點一點把你養大，直不為



你打算嗎？比方我承許下黃家的親事，名分上雖然是兩頭大，總有點委曲你。可是咱們祖上做過官，你一個千金小姐，我肯隨隨便便嫁給一個窮賣藝的，管他三九天也好，三伏天也好，去跟他上馬戲場受洋罪啊？

〔打裏頭送來了小銃唱的小寡婦上墳，悽苦中帶着分明壓制不住的憤怨。〕

二月清明三月天，

家家戶戶把墳添。

別人上墳且不表，呀伊啲，

小寡婦上墳真可憐——

頭帶白，身穿孝，

三寸金蓮白布纏……

〔彷彿有一種魔力，翠寶站起來，立刻神情緊張，面色變白。她爸爸心裏也犯嘀咕，跟着也站起來。〕

慕容天錫（驚慌失措，低聲——）你先走罷，翠寶，把鑰子給我，我交給他。

翠寶（掙開身子）教我自己交罷，呆會您又給人家賣啦。

慕容天錫（恨的沒辦法）你這個丫頭……（然而回頭——）

〔小銃蓬頭垢面，好像才打床上起來。事先不知道慕容天錫和翠寶在屋子裏，他因此突然膠住，不

由的不憤恨皺眉。

〔一個禮拜來他也大變了模樣，比翠寶更顯著。他並不表示自怨自艾，故意使人可憐。適得其反，惹

恨與橫橫在他臉上，火藥在他心裏。他日見高傲，全體硬化，變成石頭。誰也別去碰他。

慕容天錫（皮笑肉不笑）小銃，剛才在裏頭唱小寡婦上墳的是你？

小銃 咳！是我，怎麼樣？

慕容天錫（爛抹蜜）我說你唱的好哇。大江南北我全跑過，聽過的不少，全沒有

你唱的中聽。

小銃 唱的好不如長的好——長的好有人要，能賣大錢！（一步一步逼上前去。）

慕容天錫（給罵的變了臉，待要拔刀，又被翠寶拽住胳膊，只得將熱血化作強笑）

你的嗓門不錯……

小銃（挑戰）你要聽嗎？

慕容天錫（一繃臉）沒工夫！

小銃（冷笑一聲）哼！可不是，你這幾天貴忙，我倒有工夫。我正找你，聽說你不大瞧得起我們窮賣藝的？

慕容天錫 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小銃 有沒有你自己明白。不過我告訴你，窮賣藝的雖窮，他窮的硬扎，窮的骨氣，再窮也不會賣身！

慕容天錫（無可逃避，只得周旋）你這話是對誰講的？

小銃 用不着要含糊，就是對你慕容天錫講的！要是你聽不懂，教我再告訴你：我這

個賣藝的窮，祖上沒做過官，沒開當舖，沒有市房，沒有田地，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我可決不會下賤到賣我閨女！

慕容天錫（勃然大怒）放你媽的狗屁！你小子衝住我撒野呀？（自知不是對方的敵手，作勢要撲過去。）

翠寶（驚慌失色，站在兩人當中，推着搖着——）爸爸！爸爸！（担心的瞅瞅小銃）你們別吵，爸爸！

〔小銃這邊也早紮好架子，若不爲翠寶，哪裏肯讓老傢伙放肆！〕

〔不料適逢其會，恰好衝進來個冒失鬼。水蜜桃跑出去半天，連急帶熱，直弄的滿頭是汗。大驚小怪，一路的亂嚷：「哎呀！不好啦！要起風啦！」暈頭暈腦，腳踏進門，只怕來不及似的說道：「你們誰去找她去罷，銀紐兒跑不見啦。」待看清楚屋子裏的三個人，紋絲不動，僵得泥像似的，一個有一個的法相，覺得好不奇怪——「你們這是幹甚麼啦？」〕

〔真是單純的透頂！她的話其實是連起來的，心直口快，想到說到，根本沒經過腦子。本來也難怪她，

她一腦門子開心的是個銀妮兒，連『不好啦，要起風啦。』也無非爲銀妮兒着急，試想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跑到外面，萬一下雨怎麼辦呢？

〔可是誰也不會想到她的熱心熱腸，賊算白賊，壓根沒有反響。〕

翠寶（本着過去的情分，似怨似怒，向小銃）你不准衝着我胡說八道！（然後——）咱們走罷，爸爸。

水蜜桃（瞧着直在後面着急）錫老！錫老！翠姑娘，你們幹麼走啦？（叫也沒用，只得再求別人）你去找銀妮兒去罷，小銃，孩子挨一頓打，跑出去啦。

小銃（滿肚子氣，又是個釘子）她高興跑出去，我管不着！（睬也不睬，朝旁邊走開。）

水蜜桃 你管不着，誰管得着呀？（賭氣——）反正是沒娘的孩子，活受氣包，與其見天挨打，倒是教人家拾去乾淨！（坐下去拿袖子擦汗。）

〔小銃只作沒聽見，看見唵嚙有人勸過，隨便放在一邊，便過去拿起來。〕

〔這時先前的爺兒倆半路又回轉來，立在門口鬼鬼祟祟。慕容天錫指着他，低聲對翠寶慫恿——  
「把繩子扔給他，扔呀！」

〔翠寶鼓鼓勇氣。不料這勇氣不鼓猶可，一鼓反而愈加恐慌。

〔「我怕，爸爸。」她答道。

〔女兒不爭氣，惧的爸爸跺脚。

〔「惹東西！」

〔爸爸一氣走了，翠寶趕緊跟上去。

水蜜桃（雙手拉起布衫前襟擱着，看見以上的情形）「嗐！你瞧這爺兒倆……」

（向小銃）「剛才你怎麼跟錫老吵來着了？你本來和翠寶好的氣人麼？」

小銃（將唿嚕掛在原處，怪她不識趣）「你少管閒事，成不成？」

水蜜桃（木頭似的）「聽說翠寶要嫁姓黃的，是真的嗎？」

小銃（腦門疼）「你問錯人啦，我不知道！」

水蜜桃 我老以爲她要嫁給你啦？

小銃 (再也忍不住) 你到底有完沒有？

水蜜桃 (驚異的) 你瞧你！你不許我講話？

小銃 (火起來) 我告訴你！你是個傻瓜！你教人討厭！

水蜜桃 (站起來) 我傻是生來的！礙着你啦？

(達子癩進來，憂容滿面。)

水蜜桃 (立刻迎上去) 老達，他罵我討厭。我且問你：你討厭我嗎？

達子 (認爲她愚不可及) 就你是個好人，大家全喜歡你。

水蜜桃 (孩子似的，向小銃) 你才教人討厭呢！(乖乖的朝裏頭去了。)

達子 小銃……(欲言又止，忽然失了力量，坐下去深深嘆口氣) 咳！你昨天晚上

沒有回來？

小銃 在外面走了一夜。

達子 你過來。

小銃 (有點疑惑)

達子 你坐下。

小銃 (莫名其妙)

達子 (正文之前的引子,感慄的) 小銃,咱們賣藝的,打老祖師傳下來,從古到今,全靠苦力吃飯,可不許孱頭,教人家瞧不起。

小銃 (傲然) 難道我靠人家吃飯?

達子 你是個志氣人,誰都不會含糊。可是你得記住,咱們今個搬這個碼頭,明天跑那個碼頭,出門在外,混來混去,全靠義氣。遇着人家在難處,你得幫忙,人家對不起你,你又得寬宏大量。

小銃 (有點領悟) 老達,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乾脆告訴我罷。

達子 你聽我講。我知道你是愛翠寶。現在她爸爸把她承許給姓黃的啦,你要是確



有深情深義，可得咬緊牙關，爲她想想。她有她的苦處；再說你也年輕，拿一身本事，會愁找不來好姑娘？

小銃 你談她幹麼？她隨便嫁給誰，關我甚麼啦？（假裝的豁達，表現的卻是加倍的痛苦。）

達子 小銃，你咬咬牙關罷……（順手遞過去——）這個鑷子，是翠寶託我交給你的。

小銃 （如遭雷劈）翠寶……（做夢似的，把鑷子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試試指頭，最後戴在小指上。）

達子（威意殷殷）放大量點罷，小銃。她交給我鑷子，還教我勸你趕快走。

小銃 她教我走？（猛抬頭，只見一臉的邪笑）哦，不錯……（鬼已經附上身，站起來，別有含義的）應該走啦！不用她關照，也得走哇！

達子 你走了好。這個班子，其實早就沒可留連的啦。

小銃（衷心的）謝謝你，老達。我這輩子是報答不了你啦。（瞧着水蜜桃拿着編針、絨線球、沒打成的毛衣回來——）桃兒嫂子，剛才我太不成話，你可担代我呀？水蜜桃（堵堵嘴）我是個傻瓜，不配担代！（坐得遠遠的。）

小銃 我快走啦，桃兒嫂子，以後要見不着你啦。你瞧，我可真巴望你和回回，小兩口過的好哇！還有老達，你老了也有個安身之地呀！（一種說不盡的熱情，原先的邪笑漸漸消滅。）

達子 你不用掛念別人啦，這會你才二十多歲，以後的日子長着呢。

小銃（苦痛的）可是我自己，我心裏頭有多少恨哪！見天跑進場子，我只想駁轉馬頭，朝人多的地方衝，把他們給踩成爛泥。我只想殺人。只有喝血，我才痛快，我才解恨！

達子（驚駭的）小銃，你可別死心眼，殺人可要連累這個班子！你不爲馬主任想，還有回回，桃兒嫂子，各位同事，你該爲他們想想。

小銃 我不是怕連累人，老達——一個人作事，要自作自當。可是（悲慟的）到了這會，我就是殺人，又殺誰去？！

水蜜桃 （在那邊打着毛衣，早就不耐煩，抬起頭）又是殺人啦，又是喝血啦——

誰的血教你喝？你才討厭！

小銃 你別生氣。你討厭，我走成不成？（向她笑着，一面朝裏頭去。）

水蜜桃 可說來着，你要走，走哪兒去呀？

小銃 （平靜的）這個地方遠的很，你一輩子也沒去過。

〔達子點上煙。〕

〔停了片刻。〕

水蜜桃 小銃這人可真怪呀！

達子 （別有思慮）嗯。

水蜜桃 剛才他差一點跟慕容天錫打起來。

達子 哦。

水蜜桃 (彷彿心病) 回回去找銀妞兒，不知道找到了沒有。

達子 不知道。(站起來去整理亂糟糟的行頭。)

水蜜桃 我出去找她，人家說孩子奔火車站那面去啦。

達子 她上火車站幹甚麼？

水蜜桃 我就在這兒疑惑麼？孩子老嚷着去找她親媽，你瞧會嗎？

達子 找她親媽，幹麼上火車站？

水蜜桃 我本來哄哄她——她老問她的親媽在哪裏，我就說遠的很，要去找她，得

坐火車。(仔細聽聽，馬戲場上有脚步声) 你聽，是回回嗎？

團員甲 的聲音 一，二，一，二

(團員乙、丙在甲的教練下，排隊踏藉步走進來，原先的那種沉悶不安，被一掃而空。)

團員甲 一，二，一，二……

水蜜桃 你們是打哪兒來的？

團員乙 打澡塘子裏，桃兒嫂子。

團員甲 天這麼熱，可惜你不能去。

團員丙 裏頭才叫痛快，十幾天的臭泥臭汗，一進去全乾淨啦。

水蜜桃 你們沒碰見回回？

團員甲 沒碰見。你怪想他啦？

水蜜桃 他去找銀妞兒去啦。

團員乙 找她幹麼？受氣包！

水蜜桃 她是個人，萬一教人家拐去呢？

團員丙 教人家拐去不好啊？拐去沒人打，她可福氣大！

水蜜桃 福氣大，你教人家拐去唄？

團員甲 得啦，得啦！（存心不良）你這毛衣是給誰打的呀？

水蜜桃 給回回。(接着去打。

團員甲 怎麼老是回回?回回!你就不許改個稱呼?(指着自己。)

水蜜桃 (老實的)你瞧你本來是給他打的麼!

團員丙 就算他打的,天這麼熱,他能穿嗎?

水蜜桃 可是冷起來怎麼辦哪?天爺的事,有時候怪着吶!(再接再去打。)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彼此會意的笑笑。)

水蜜桃 (剛打兩針,又比量袖子的尺寸,輕輕嘆氣)唉,怎麼還不回來……

團員乙 你們瞧瞧,他們小兩口可真好哇?難怪大家要娶老婆。

團員丙 她簡直害相思病啦。剛離開一會,東一個回回,西一個回回,一腦門子全是

回回。

團員甲 別等回回啦，桃兒嫂子，趕快到裏頭吃飯去罷。

水蜜桃 你們這黨子人，全是缺德傢伙！我非等他不可！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笑）哈，哈！

團員甲 （大聲演講）伙計們！咱們今天洗過澡，肚子是十分的餓。我提議吃飯，贊

我的成的歸隊！

團員乙

團員丙

贊你的成！

團員甲 咱們隊伍訓練的成績不錯。立正開步——走！一二一二一二三——四！

團員乙

團員丙

（聲音）一二三——四！

〔三位好漢開完玩笑，同時也帶走了光亮，簷下個空空洞洞的屋子，蓮子整理完，憂慮的望望外面的天色。暴雨之前的大風來了，烏雲從頭頂壓下來，屋子裏不知從何時起，越來越暗。

〔其實頂多過半分鐘。和上面的景象適成對比，忽然一個閃電，回回一臉的血，氣急收喉，抱着銀妮兒的屍首闖進來。

水蜜桃 回回（立刻迎上去）

回回（大聲急躁的）別來，全是血！

水蜜桃 銀妮兒呢？（瞧見回回抱着的小屍首——）她怎麼啦？

回回（不知道哪來的氣）給火車軋死啦！你沒眼睛嗎？

水蜜桃（一時間說不出話——其實還沒有弄清楚軋死的含意，以為所謂軋死，

又是回回張大其辭，故意嚇她。因此只覺得驚異，不作聲跟過去。）

蓮子（關心的了不得，急急走過去）準又是你胡說八道！

回回（把孩子放在箱子上，）我胡說八道，許你來瞧哇！



水蜜桃 (趕緊去摸孩子的心窩。)

達子 她怎麼會教火車軋死?

回回 火車剛出車站,這個傻瓜要朝上爬麼!

水蜜桃 (忽然……恐怖的跳起來)啊!她的胳膊沒啦!

回回 給火車軋掉啦!

水蜜桃 (撲上去,搖着——)銀妞兒!銀妞兒!你怎麼不答應我呀(眼圈紅了)

你傻嗎,孩子?你幹麼爬火車呀?(淚滾下來)我哄你的呀,你找不到你親媽呀!

不知道在,在……(咧開大嘴,無聲的哭泣。)

達子 (俯身勸慰,鼻子酸酸的)桃兒!嫂子!桃兒!嫂子!……

回回 主任上哪兒去啦?

達子 黃家大少爺請客,去吃飯去啦。

水蜜桃 (悲悲切切的哭起來)你死的好苦哇!孩子,一出去就不回來啦。想起來教

人多難受啊，早上你還桃兒、嬌桃兒、嬌的叫哇。你怎麼不跑慢點啊？我追得上你，不教朝火車上爬呀！就是你回回叔，也不教呀！

〔這裏是悲慘，憤懣與哀慟，大家爲一個與誰都無關係的孩子，食不下嚥；而那邊，蓋三省與馬騰蛟酒足飯飽之後，從大風下奔進來。

〔回回瞧見馬騰蛟兩口子，心裏氣的慌，立刻背開臉。

達子（迎上兩步）主任……

馬騰蛟（詫異的）這是做什麼？幹麼哭呀？

達子 銀妞兒給火車軋死啦！

水蜜桃（大哭）你好短的命啊！出去的是活孩子，回來可是死的呀……就是挨打，你也不該爬火車呀。打你生下來，可憐見沒過一天好日子啊，誰不叫你受氣包呀……

〔馬騰蛟閉着臉發半天呆——也不知被嚇楞了，還是沒有了主意——瞧着水蜜桃哭的又哀傷

又刺耳，心頭難免愁悶，不由不睜眼睛，回回，回頭再睜眼睛蓋三省。

蓋三省（早已氣的嘴臉變色，身子發抖）馬騰蛟，（手朝大腿上一拍）我問你  
咱們今個還過不過！（恰巧背後有把椅子，趁勢坐下去）你要是不管，咱們打今  
個起，乾脆扯淡。我可不聽（入聲）教一個下賤女人嚼蛆！

〔在閃電之後，緊接着是一聲霹靂，她嚇個透，趕緊堵住耳朵，同時暴雨傾盆而至。

〔另一邊却潑惱了回回，正準備鬧開。

水蜜桃（醒把鼻涕，氣鼓鼓站起來，帶着滿臉的淚）我怎麼下賤哪？下賤給誰啦？

（向馬騰蛟）主任，打今個起，我不幹啦！

馬騰蛟（煩惱極了）你就忍耐點好不好？那邊剛死了人，你這邊又不幹啦，難道

我心裏頭怪高興嗎？

蓋三省（跳起來）不想幹許走哇？什麼好亮相——我們不是開孤老院，單一養  
活開人的呀！

〔小銃光頭穿着油布雨衣——短袖，沒有領子——分明準備上街，不前不後走進屋子，他瞧瞧正在發潑的蓋三省，又瞧瞧箱包上銀鈕兒的屍首，然後瞧瞧——〕

回回（忍無可忍）咱們可全是出門人，三爺，您講話請留點情面，我們兩口子拿

份子使錢，靠的是血汗力氣……

水蜜桃（瞪半天眼，忽然轉身又撲上去，跪在小屍首前面，更傷心的號哭起來）

哎喲，銀姐兒我的好孩子呀，你死的可冤枉啊！你見天挨打還不算哪，到了還得給火車去軋死呀！你沒爹沒娘，死了有誰疼啊……

蓋三省（氣到極點，拍着手——）她沒爹沒娘，有你也算數呀；死了有你疼啊！

（向馬騰蛟跺脚）你到底把不把她弄進去？（又向水蜜桃）一個死了頭，又不  
是七十歲的奶奶，八十歲的爺爺，就在這裏鬼哭神號！

馬騰蛟（瞧瞧回回，知道是個釘子。於是——）小銃，把她給抱到裏頭去。

小銃（憤然）您教我抱對不起，教她（指蓋三省）自己抱罷！

（屋子外面是不停的大雨，遠處送來沉悶的雷聲。馬騰蛟迫不得已，抓抓頭皮，只得自己動手。銀如兒一隻鞋落到地上。水蜜桃拾起來，和澹子在後面跟蹤，有似送喪的父女。

水蜜桃（搗住臉）我的那受氣包哇，你死的才不值啊——死了誰也不給你流一滴淚呀！

回回（遠遠的罵給蓋三省聽）你龜孫少給我惹點禍罷！她死了不挨打，不比活着挨打強啊？

水蜜桃……見天瞧着你上刀山哪，我就心裏疼的慌啊。你一死呀，以後我再也不見啦……你這個小可憐呀……（直哭進來道。）

蓋三省（對回回撇撇嘴）哼（接着要報復，奸媚的笑了——）小銃，恭喜你呀？  
小銃（憤怒燒着他的身子，早已準備好，慢慢走進去）現在銀妞兒死啦，你高興啦！

蓋三省 高興的可是你呀，你的好人翠寶哇，要嫁給黃家大少爺啦！

小銃（餓虎似的突然抓住她的肩膀，咬牙切齒）我恨你！（把她摔倒地上，怒冲  
冲跑出去。）

〔神人共怒，又是一個更響的霹靂，彷彿要把世界劈開。〕

（幕急下。）

第  
四  
幕





三天以後，還是那間老屋子。

景大致同第二幕，氣象可爲之一新。本來靠牆放的大桌子，現在拉開將近兩尺，周圍雜滂擺上凳子、椅子；相對的地方，靠近箱包，加一張小桌，上面擱個約摸盛十斤的酒罈。一瞧即知今天請客。空中五顏六色，燈籠和萬國旗交織成網。打門內望出去，馬戲場上是同樣一番景象，更輝煌偉大。

處處是燈籠——窮豎藝的太開心，打馬戲場拿來的，裝飾了需要和不需要裝飾的一切東西，膝下的便隨手扔在地上。與屋子裏的雜亂無章相比，處處教人不安；又處處顯出本來不文明，而又偏愛充文明人的愚昧滑稽。

午後五點鐘左右，水蜜桃坐在箱包上打毛衣。團員甲、乙、丙三人抽空回來，又熱又興奮，手裏正端着茶杯喝水。全是馬戲裝。唢呐聲，喝彩聲，大鼓聲，喇叭聲，虎嘍聲，簡直反了似的，比往常加倍熱鬧。人進進出出，也格外匆忙。

水蜜桃 可說來着，這個姓黃的，上輩子有多少錢哪？他這一化，總得三四百吧。

團員甲（向團員乙、丙）你們瞧她口氣大去啦：三四百（回頭）別說門口那三

座大牌機啦，人工氣力啦，單單場子上恁麼些個燈籠，你想得多少老袁頭？

團員乙（遠遠的插嘴）人家說他今個晚上請客，凡是像樣點的酒館，一股腦全給他包去咯。

團員丙 我給他算過啦，桃兒嫂子，連包咱們這個場子，帶零碎化銷，至少也得一千五、二千。

團員甲 真是的，三百四百，你瞧瞧成！

水蜜桃 我的老天爺！一化就是一千五兩千，姓黃的也真捨的麼！

團員甲 這還不算呢，桃兒嫂子，慕容天錫開價就是房子一宅，聘禮八千塊，統共加起來，你想得多少罷！

團員丙 你許興還不知道——化錢是小意思，今兒晚上吃完喜酒，老丈人就帶着小兩口上上海去咯。

團員乙 姓黃的愿小子碰上這個老丈人，他楣算倒定啦。你們想慕容天錫是個甚

麼傢伙，到了上海，肯便宜他呀！

蓋三省（剛打馬戲場下來，心花都樂開了）哎呀，今個真教人喜歡的慌啊！場子  
上人山人海，遮天蓋地，一睜眼睛全是燈籠，燈籠，燈籠！光是燈籠就把人給鬧昏啦。

團員甲 來歇歇罷，三爺。

蓋三省 我哪兒歇得成啊？馬上黃大少爺和翠寶就要來啦。（打屋子裏一過，即匆  
匆進去。）

水蜜桃（不由的聯想到——）銀妞兒要是活着，瞧見這整千整萬的燈籠，不知  
道多高興呵！

團員甲 別提銀妞兒啦，桃兒嫂子，她是命該如此。

團員丙 再說她高興，也是竹籃子打水，人家姓黃的化錢，是爲的翠寶。

水蜜桃 本來麼，咱們不也是白高興嗎？可是我就不懂，小銃哪一點配不上翠寶，她  
要嫁給姓黃的——鼠頭蛇臉，有甚麼好看？

團員甲 不是她要嫁給姓黃的，是她爸爸。

水蜜桃 她爸爸要嫁給姓黃的，教他自個嫁去！

團員甲

團員乙

（笑）哈哈！

團員丙

水蜜桃 你們笑可不是麼，當真把老鬼嫁給姓黃的，教他自個瞧瞧！

團員甲

把提督嫁出去，那可樂子大啦！

團員丙

一揭紅披頭，我的媽！下面是個大鬍子，臉賽似鍋底……（忍不住笑）哈，

哈……

團員甲

（笑）哈哈！

團員乙

水蜜桃 笑歸笑。可是翠寶一走，怪教人想的慌的！

團員乙 你想她，她可不想你。

團員甲 你想的慌，人家小銃怎麼過呀？

團員丙 不管你們誰想的慌，呆會人家那邊吃罷喜酒，一上火車——上海見罷，朋友！

〔小銃結束整齊，（細心人會看見，腰裏還別着把刀子，）臉給酒燒的通紅，遠遠就送來一股子酒味，然而只見他脚步輕捷，儀態軒昂，匆匆準備上馬戲場，毫無辭意。〕

〔大家全覺得詫異。〕

團員甲 小銃，今個還有你的活嗎？

小銃 （邪氣的笑了，摸不準是得意，是瘋狂）還有錯麼，（經過團員甲身邊，並不停留）今個是翠寶的大喜，面子事，漂亮事，我總得作到底呀！（走到門口，忽然站

住）各位老哥，還有你，桃兒嫂子，呆會來給我叫幾個好，格外捧捧老朋友的場！

水蜜桃 （來個翻臉不理。）

團員甲 你請放心，小銃！

團員乙 一定，一定捧場！

團員丙 不叫好，是孫子！

〔小銃做了個鬼臉，一陣風走了。〕

水蜜桃 （不知道哪來的氣，衝着人家早已走不見了的影子——）哼！給你叫好，瞧得起你的！

團員甲 唷！桃兒嫂子，小銃怎麼又得罪你啦？

水蜜桃 （堵堵嘴）小銃這人沒志氣！今個整整吃一天酒，這會又蹦蹦跳跳，去跑馬去啦。

團員丙 噢！怪不的今個沒看見他。他跟誰吃呀？

水蜜桃 他跟誰吃，他跟他一個人吃！一個人躲到屋子裏，關上門——你不用關門，人家一輩子不喝酒，也不會餓死！

團員乙 那是因爲他悶的慌，桃兒嫂子。

水蜜桃 悶的慌你就該有點囊氣呀？誰不知道你和翠寶好了一場，現在她用開你，嫁給人家姓黃的啦，你還去趕着湊熱鬧啊！

團員甲 （一味的玩世態度）原是翠寶給人家搶走啦，咱們這位好朋友落個空，才拿着馬去出氣呀！

水蜜桃 哼！我不幹，任死也不幹！

〔疾風驟雨似的響鈴聲，馬蹄聲，喇叭大鼓聲，把她的聲音給蓋住了。團員丙首先向門口跑去，團員

乙跟着。

團員丙 （邪許）你們來瞧瞧哇——桃兒嫂子，趕快來瞧瞧啊，小銃這小子要摔死啦！

〔團員甲也跑過去。

水蜜桃 （一個人嘟囔——）他摔死，摔死得啦；摔死他的！

〔響鈴聲，馬蹄聲。

團員乙 喝！你瞧這個霸王戲馬！

〔鑼鈴聲，馬蹄聲，唿哨聲。〕

團員甲 喝！這個探海取珠！

〔鑼鈴聲，馬蹄聲，唿哨聲，山崩地裂的喝彩聲。〕

團員丙 喝！這個倒捲珠簾！

團員甲 （向團員乙、丙）走走，給小銃叫好去。今個非給他捧捧場不可。

〔回回迎面走來，身上仍舊是那套海軍上將服，臉塗成個黑人。〕

團員丙 回回，趕快回去，給小銃捧場去！

回回 你們好罷，我今兒可累壞啦。

團員乙 桃兒嫂子，你不去瞧瞧哇？

水蜜桃 我不去瞧！有甚麼瞧的？還沒見過？

〔團員乙一回頭，早已不見團員甲、丙，拔腿就去追。〕



〔回回一腦門子要找的是水。他不單累壞，同時也給渴壞。可是他來的晚了，茶壺裏的涼茶已被喝完，只得忍住悶氣，打熱水瓶裏倒杯開水。

水蜜桃 （可逮住了）回回！

回回 （一臉的不高興）幹麼？

水蜜桃 你給我買的珠花呢？

回回 珠花，珠花，你就記着你的珠花（憤然將茶杯放下）。

水蜜桃 （釘嘴）我就記着我的珠花。珠花，珠花，珠花！

回回 你沒瞧見我今個忙嗎？

水蜜桃 你今個忙，昨兒也忙啊？（稍頓，看見他去喝水——）人家黃大少爺，在翠

寶身上一化就是幾千幾萬；我要一枝珠花，半個月也沒帶到身上。你算個甚麼男

人哪？

回回 （動了氣）你嫁錯人啦！人家姓黃的是大財主，我是個賣藝的，你教我去跟

他比呀？

水蜜桃 就不跟他比，買一枝珠花化得窮你呀？你瞧瞧人家蓋三省，今個打扮的花紅柳綠；再瞧瞧我穿戴的是甚麼？

回回 別臭美啦，我的乖乖你也想學蓋三省——自己去撒泡尿照照？哼！還珠花呢，銀花呢，金花呢！就是帶上金鋼鑽，也沒人要你！

水蜜桃 （給戳到痛處）瞧瞧你那個龜形，有人要你——你美着哪你去呀？頭上扎根草標，上碼頭上去吆喝去呀？去賣去呀？

回回 哼！不用吆喝，我告訴你，有的是娘兒們。

水蜜桃 （號啕大哭）哎喲，我可不活着啦！我只當他是個老實人，誰知道他早就安下壞心啦呀！……

（她在裏面昏天暗地亂曬，慕容天錫和馬騰蛟，一前一後走進來。慕容天錫仍是他那副黑晶眼鏡，仍是那根手杖，衣裳可全換過了。他打扮的奇形怪狀——這難怪他！——動作匆忙，忽前忽後，看上去倒

有點像什麼事業家。其實他才是被忽然飛來的好運沖昏了頭，無意間現出原形，處處教人覺得可笑。然而怪也罷，可笑也罷，反正他除了誇耀自己身分，別的一概不管。馬騰蛟跟在後面，倒像陪他參觀的什麼縣政府的科長、局長。他一半高興，一半又不高興。高興的是小銃給他掙面子，察賢走了，生意上不會受影響。不高興的是慕容天錫的氣焰。因此他直想把自己的身子拉長，臉上自然表示出：隨你怎樣，橫豎你得離開此地——你要走了，我可不用走——我是主人。

慕容天錫（笑着）嘿，桃兒，嫂子你這是幹麼？怎麼哭哇？回回這小子又欺負啦？

水蜜桃（正哭的，抬頭向他巴達巴達眼睛）誰高興理你，老油子！

慕容天錫 怎麼你嫌我老？（索性摘下眼鏡）明天我到了上海，把這幾根鬍子剃掉，你瞧，可真有不嫌我老的。

回回（可在旁邊不答應了）錫老，你講話可要留神，我們不能給你打哈哈。

慕容天錫（半真半假）嚇！你們兩口子一齊來啦？我姓慕容的和你們打哈哈，你想至於嗎？

馬騰蛟（出來緩衝）回回，你把酒拿進去篩篩，跟桃兒嫂子把菜端出來。

回回（對慕容天錫白一眼悻悻的過去捧起酒壘，向水蜜桃）走罷？

水蜜桃（討個饒頭）呸！老油子，老油子！

慕容天錫（仍舊笑着）馬主任，您瞧您這個班子！您多智能弄好哇？這些個沒知

識人，連我都給霍進去啦。我要不抱個『富不跟窮鬥，男不跟女鬥』的主義，平白

肯拉倒？

馬騰蛟 你就那忍耐點罷，錫老，橫豎你跟他們也處不長嘍。

慕容天錫（鼻子裏出口冷氣）哼！真有您的，馬主任。咱們不談。您剛才請我到這

裏來，說是有事，現在就請發表發表吧？

馬騰蛟 你馬上就要走啦，錫老。咱們還有點賬目，請你來清理清理。（一面打口袋

裏摸出賬簿。）

慕容天錫（故意的大驚小怪）噢！原來爲這個呀，您自己算得啦，我情一筆賬。

馬騰蛟 可是在錢財上頭，按理應該當面算清。

慕容天錫 您別按理啦，我頭都給忙大啦。

馬騰蛟 你不怕我造假賬？

慕容天錫 只要您造得出，我是一概的承認。您瞧漂亮不漂亮？

馬騰蛟 （釋然一笑，去牆上摘算盤，一面——）漂亮是漂亮，我可不知道你的漂

亮是打多替起的……

〔蓋三省換了便裝進來。重施脂粉，更見其妖冶，頭上甚至還簪上一朵火紅的假花。〕

慕容天錫 咳，三爺。您今個這一打扮，可真叫迷人哪？

蓋三省 咱我當是誰，原來是錫老。你今個當真作起老丈人來啦？

慕容天錫 這全是俗理。您瞧（低頭瞅瞅自己的衣裳）我這身葉子，還像樣嗎？

● 黑語，即衣裳。

蓋三省 真是合體極啦！可是我還沒恭你的喜啦？

慕容天錫 不敢當，三爺。（越發起勁）瞧您這個樂法，您必是有甚麼如意事，對不對呀？

蓋三省 （裝佯）我會有甚麼如意事啊？要是還有還不全，是爲翠寶嗎？

慕容天錫 （老奸巨滑）這可拉不到翠寶身上，三爺。您別瞧我這雙眼睛，我這可是出名的好眼睛。就是上海的張鐵嘴，天津衛的劉瞎子，有福氣碰見我呀，也得遞個門生帖子。

蓋三省 （被道破了心思）你先收我個徒弟不成啊？你請坐罷。

慕容天錫 嚇！我的老爺子，您瞧我忙的，哪兒坐得下？翠寶這場喜事，上上下下，就要我一個人。這邊玩着馬戲，那邊酒館裏擺着幾十桌子喜酒，晚上還得搭夜車上上海……這個小地方，又沒汽車，就只有拿着兩條腿跑。（接着——）馬主任，您算清楚沒有？

馬騰蛟（低着頭扣他的賬）快啦，快啦。馬上就得……

蓋三省（假情假義）你們準在今個晚上動身？

慕容天錫 準極啦，三爺，不能再準啦。我那邊已經打發人買車票啦。

蓋三省（假惺惺）那可怎麼好哇？我原想留你們熱鬧幾天啦？

慕容天錫（也有一套）您當我想走嗎？別說這些個槍啊，刀哇，馬呀，您的老虎呀，

單爲咱們多年來相處的情分，也教我捨不得的。可是——

蓋三省 你就多呆那麼三天五天得啦，急甚麼呀？

慕容天錫 沒法子呀！我的老爺子。這邊教人想的慌，話是不錯，可是上海——咱們

不用講別的，單說吃喝玩樂——那個舒坦自在，可真是活神仙什麼的也受用不起。

蓋三省 瞧你吹的雲天霧地，你們到了上海，準把我這個媒人忘啦。

慕容天錫 得，得，三爺，咱們別見外——（聽見有人走進來，回頭去瞧，原來是黃家

的聽差。

聽差 錫老。大少爺還沒來？

慕容天錫 一會就來。車票買來啦？

聽差 買來啦。

慕容天錫 頭等？

聽差 頭等。

慕容天錫 臥車？

聽差 臥車。

慕容天錫 幾點？

聽差 夜裏十二點。

慕容天錫 給我瞧瞧。

聽差 (老實的把車票交給他。)



慕容天錫（逐一看着）嚶，不錯。臥車十二點。（順手裝進口袋。）

聽差（爲難的笑着）大少爺吩咐過，教我把車票親自交給他。

慕容天錫 怎麼交給我不行？

聽差（有點勉強）是，錫老。（楞會）外面有個人找您。

慕容天錫 是個幹甚麼的？

聽差（瞅馬騰蛟和蓋三省，不便直講，含糊的）我也弄不清楚。

慕容天錫 他甚麼打扮穿甚麼葉子？

聽差 頂好您自己去瞧瞧。

慕容天錫 哦？你先走罷，我馬上就來。啊！

馬騰蛟 錫老，你的賬算出來啦。去年你前後借支七十二塊五毛，今年是三十六塊，

總共合起來，是一百零八塊五毛。你瞧瞧對不對？

慕容天錫 鷄零狗碎的賬目，我從來不記，馬主任。可是你這個兩塊五毛，是怎麼來

的？

蓋三省 我倒還記得，錫老。去年冬天，你跟個什麼女人，不是直鬧到這裏來着？

慕容天錫 得三爺，別提啦。算您給我留點面子，我承情不盡。

馬騰蛟 怎麼樣？我沒馬虎你吧？

慕容天錫 咱們是誰呀，馬主任？大家全是君子人，提到馬虎兩個字，夠玄的嗎……

依我的意思，你別又是什麼八毛啦，一塊二啦，教人家聽見，還當是花生賬什麼的，倒是痛痛快快，一百就是一百，二百就是二百，別掛零，聽起來乾脆大方。

馬騰蛟 我這邊沒有問題，錫老，只要現在了清，你愛還我多少就還多少。

慕容天錫 （沒想到對方來這一手）現在了清楚（但是立刻——）嘿！馬主任，您真沒見過世面：咱們辦事，身上還帶着錢哪？晚上給您打那麼張支票，您瞧好不

好？

馬騰蛟 （冷着臉）你給我支票不如給我現款，咱們還是就清了好。

慕容天錫（給窘急了）您這就叫講不通，給支票不行，非要現款不可。（向蓋三省）您想爲這三個皮錢，我會跑嗎？

蓋三省 您現在發了財啦，當然不會嘍！騰蛟，支票就支票得啦。

慕容天錫（又是一個險）還是您瞧得起我，三爺。跟您共事，可真痛快。

蓋三省 您可記着帶來呀？

慕容天錫（爽快的很）您放心，決不會忘。

〔圍圈和水蜜桃端上菜，一盤一盤放在桌上，無非是些肝子，腸子，豬頭肉。〕

慕容天錫（本待要走，菜却吸引了好奇心，過去瞧瞧，可就笑起來。一副對窮人的

態度，用手杖指着）您就教我們吃這個嗎，馬主任？您就是看重錢，今兒還有我們

姑爺，也該辦的體面一點……多替您來到上海，不是我姓慕容的吹牛，朋友，您瞧

我怎麼招待您？

馬騰蛟（心有未甘）對不起，錫老。我們全是下等人，要吃好的，等到了你的上海

再講罷！

慕容天錫 好在我們只是來隨便坐會，不是認真來趕酒席，還可以馬馬虎虎……

（曳起手杖就走。）

蓋三省 錫老，菜都端上來啦，你還幹麼走哇？

慕容天錫 外面有人等我，三爺，我得出去瞧瞧。

蓋三省 我們可候着你啦。

慕容天錫 您不用等我，呆會翠寶和她姑爺來嘍，你們先坐起來好啦。

蓋三省 那可不行！沒有你怎麼成啊？

慕容天錫 沒法子，三爺，我們打這邊出去，還得趕緊上酒館。

蓋三省 可是來得及，你非趕回來不可；要不然哪，我可饒不了你！

慕容天錫 您只管放心，單衝住您，我也得趕回來。

馬騰蛟（早就氣青了臉，忍無可忍，瞧着慕容天錫剛跨出門）滾你老王八羔子

的蛋罷！甚麼上海呀，甚麼汽車呀，甚麼上等人呀，甚麼奶奶小姐呀，一股腦，全是他的男盜女娼！『咱們大家全是君子人！』你是你的君子，我是我的君子，我才不跟你老子君子！

蓋三省（警告）騰蛟！你放輕點。

馬騰蛟 他媽的才放輕點！『支票就支票得啦，』他欠這筆錢，你以為真會還嗎？

蓋三省（不明白）他賣翠寶，光現款到手好幾千，為甚麼不還？

馬騰蛟 到手好幾千，他留着自己化呢——嫖呢，賭呢！你問他要去，保險他一個錢子不給。今兒晚上一上火車，王八羔子溜啦，你問誰去要去呀？

蓋三省 我可有言在先，騰蛟，他還不還，我可不管（推的乾乾淨淨，把剛才的話全不認了。）

馬騰蛟 誰教你管啦？我氣就氣在他衝我充闊：『你就教我們吃這個嗎？還有我們姑爺。』你聽聽，他們姑爺！三天前他還搯一屁股爛賬，一個活到五十的人，伸手向

人家要三毛錢；今個他也不吃這個啦，也有了姑爺啦！哼（說着對那邊的兩口子笑笑。）

（原來回回和水蜜桃放下菜，做丈夫的一位便偷偷點上香煙，坐在箱包上吸，老婆夫唱婦隨，也跟過去，兩人並肩坐着，乖乖的聽人家講話，倒是滿好玩。）

回回（有了機會）老王八羔子碰見姓黃的，也是運氣。要不然，他哪來的今天？

馬騰蛟 哼！甚麼運氣還不是把翠寶害啦？

水蜜桃 可也真是，主任……老油子幹麼恁應狠什麼賣不了，賣自己親生閨女。

蓋三省（像碰見生死冤家，撮嘴瞪眼，鼻子裏出口冷氣）人家不是傻瓜……

回回（生怕又起衝突，向水蜜桃）你就別插嘴，行不行？

水蜜桃（誤會的天曉得）幹麼不許我插嘴？我說錯啦？

回回 不許就是不許！

水蜜桃 偏插要插！一定插！

回回 你……

水蜜桃 我，我，我！怎麼着？

馬騰蛟 你們兩口子別吵啦。回回，菜端齊了嗎？

回回 齊啦。

馬騰蛟 桃兒，你跟回回去搬幾條板凳。

水蜜桃 嗯。

〔兩口子照例背着人去和解。騰下——〕

蓋三省 (頗不諱然) 你才是管的寬！錫老給翠寶找怎麼好個人家，你怎麼準知道把她害啦？

馬騰蛟 你看是個好人家呀？老子要是辦得到，一到上海就把姓黃的給甩咯。

蓋三省 甩了就更好啦，你不用擔心人家害翠寶啦？

馬騰蛟 可是姓黃的也不是傻小子——你瞧見他買的火車票沒有他不教交給

慕容天錫，就是怕老小子跑。

蓋三省 他跑不跑橫豎是一個樣，反正他不會把翠寶鎖到箱子裏，放一輩子。

馬騰蛟 所以這就糟啦。他甩得開姓黃的，固然是另外給小妞兒找個主，使她一筆錢；他甩不開姓黃的，姓黃的，哪會玩膩啦，還不是甩開小妞兒，一拍屁股算啦？

蓋三省 （不懷好心，譏諷的） 噫，以後呢？……

馬騰蛟 她還有甚麼以後不以後哇？不管誰甩誰，反正小妞兒是給玩來玩去，到後來教人家給弄上楊梅大瘡，再吸上大煙老海完蛋！

蓋三省 （冷笑） 哼，哼，我瞧你怪心疼她啦。你自己身邊的貨，幹麼去送給人家用啊？你自己去作媒人的呀！

馬騰蛟 現在又是我的媒人啦，要不是你，我肯去嗎？

蓋三省 （將假當真） 你別後悔，我的老祖宗，想娶翠寶，現在還來得及。你不用怕我吃你的醋，權當沒我這一份得啦。



馬騰蛟 少缺德罷，你還把我當個人！

蓋三省 （掩嘴葫蘆，奸媚的）你多替作過人哪……

〔大鼓聲，喇叭聲，鑼鈴聲。從鈴聲的間隔，可以聽出馬在狂奔。團員甲、乙、丙，一路的「窩……窩……」，

邪許着闖進來，興奮的了不得。

馬騰蛟 怎麼樣。小銃下來了嗎？

團員丙 得會才下來呢，主任。您趕快去瞧去罷。

團員甲 小銃今個可真賣力，看的人眼睛都看花啦。

團員乙 有個老太太，瞧着瞧着，直叫『我的爺！我的娘！』吶！

蓋三省 我早就說過：沒有翠寶呀，咱們照樣有咱們的生意。

團員甲 不單有生意——您聽？您聽……

〔外面爆裂了喝彩聲，唿哨聲，各種奇奇怪怪的喊聲。

馬騰蛟 （早已渾身發熱，屏息聽聽，得意的）我倒不在乎生意。頂要緊的，還是咱

們的名譽。

團員甲 只要有小銃，主任，您就不用擔心名譽。

團員丙 有小銃今兒這一天，咱們面子全給掙進來啦。

蓋三省 （聽了半天，直樂得迷迷的。大驚小怪）騰蛟，你剛才聽見嗎？外面直『跑馬的，再來一套。加勁呀！』怪聲怪氣叫哪？

馬騰蛟 叫，教他們去叫罷。（向團員甲、乙、丙）光小銃還不行，咱們還得大家齊心。

現在你們先上那邊歇歇，呆會我請大家喝酒。

團員甲 （興致高起來）請我們喝高粱？

馬騰蛟 頂好的高粱。（儼然領袖）

團員丙 （搶先討好）別管啦，主任。只要有酒喝，明天一定賣力。

團員乙 （不甘落後）大家全得掏本事，不掏就是——（用手一比）

團員甲 （熱烈附和）對啦，是個王八。不掏就是王八！

蓋三省（別有用心）你們別上他（指馬騰蛟）的當啦。他呀，你們就不知道他那個德行：現在跟你們花裏噱哨，左一個名譽，右一個齊心；剛才他還爲沒有收翠寶做『小』一個人直後悔哪！

馬騰蛟（一繃臉）你又胡謔！

蓋三省（以退爲進）幹麼，幹麼（當面撒謊）可不是真的嗎？

〔當團員甲、乙、丙，尷尬的面面相覷之際，黃大少爺和翠寶打馬戲場進來。在他們單純樸實的心目中，認爲姓黃的奪去了他們的人，難免抱敵視態度。因爲不想上前招呼，三個人於是悄悄溜開，態度自然，找個人不注意的犄角，並排坐在那裏。〕

〔黃大少爺剛帶着翠寶在馬戲場上出完風頭，那股渾得意勁，當然不用提了。這個『老派』人今天沒提鳥籠，一來無此必要，二來手也難以兼顧；並且居然改穿西裝，腳登皮鞋，頭戴水獺皮『土耳其帽』，頸子上拴着條朱紅領帶。可別把他想像作風度翩翩，什麼都市的小開游手。那麼，他會認爲侮辱，不肯答應。原來他現在抱的是『中爲體西爲用』主義，本底還是那個人，只換了一套衣裳。其實就是這套衣

裳，也還是他成親時節做的，皮鞋是他一個什麼表叔送的，帽子是他一個什麼姑母送的。回門拜客以後，除了過年過節，便老鎖在箱子裏。

〔你別瞧，他大爺這一工可不容易。先不用說在他的「老派」之外偶然來那麼流快無賴的一瞥，斯文中滿嘴粗話，驕傲中眉飛色舞，而又談笑微妙，與舉止聯合統一。單是穿上西服，必要時候扭那麼兩下子——不誇張，不過火，不故意教人家笑，你試試像不像活人他本人可一切自然，直給弄得心癢呢！

〔翠寶也是一身新，簪花，擦粉，絲圍巾，穿桃色緞子繡花鞋。可是她心裏所抱的已不是「到哪個地步說哪個地步」也不再是「聽天由命」，因為那個「天」已經定了。她後悔，恐懼，可又無力反抗。於是成了待屠的羊。那在等她的是甚麼，她先前還偶然想過，現在却是既不敢想，又覺得沒有知道的必要。當然更顧不到別人了。過去她順從父親，犧牲了自己。誰知道她這犧牲，竟造成現在對父親的惡恨。還有別人的忙碌，鋪張，歡樂，談笑，在在都引人討厭。

蓋三省（又是一副臉）「嗆你瞧那不是新姑爺和人家新娘子嗎？（打官腔）你們小兩口躲在哪兒的呀？我們正念叨你們來着哪？」

黃大少爺 您想的太遠啦，三爺，我們一直在場子上。

蓋三省 您幹麼不關照一聲？我打發人給你們送茶來呀。

黃大少爺 你們忙的很，我怕麻煩，沒敢驚動您。

蓋三省 您倒客氣起來啦。（一轉）哎，新娘子，我還沒賀你的喜啦？你這一打扮，可真像啊？

翠寶 （給說倒了頭）三爺，您別笑話……

蓋三省 我的新姑爺，您這是哪來的本事呀？您瞧瞧翠姑娘，一經您這個高手，多漂亮啊？

黃大少爺 （被灌得迷迷的）哈哈……

蓋三省

馬騰蛟

團員甲 （不約而同）哈哈……

團員乙

團員丙

翠寶（無地自容，在人不注意間，悄悄脫身走向一邊。）

黃大少爺（招呼）馬主任！（然後——）就憑您這張嘴，三爺，我作大總統，準委您做外交部長。

蓋三省 外交部長啊，我生成了女人，這一輩子是不想啦。今個你們小兩口只要肯多喝兩杯酒，就算賞給我臉啦。

黃大少爺 您不用管啦，三爺，有您在場，日他媽喝醉也肯。

蓋三省 那我可先謝謝了呀？

黃大少爺 您先別急，等我先謝了您和馬主任再說。（轉過去——）馬主任，你們今個真（伸出大拇指）帥！

馬騰蛟 您多誇獎，大少爺。咱們這全是粗玩藝，您不見笑，就是我姓馬的面子。

黃大少爺 我可不敢拍您的馬屁——拍馬屁臊我親媽——你們今個真帥，真他媽賣力氣！

蓋三省 您新姑爺包的場子，還能不賣力嗎？

黃大少爺 （拱拱手）承情承情，三爺。

馬騰蛟 這是咱們的規矩，不管給誰看，都不許馬虎。

蓋三省 嗐您瞧老半天還教您站着——請咱們的貴客到那邊坐罷，騰蛟。

馬騰蛟 我們太沒規矩，您要多多包含。

黃大少爺 咱們不用客氣。

蓋三省 （向團員甲、乙、丙）給大少爺端茶！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嗯，好，好，好！（就是不動。）

（那個被忘在一邊的女孩子，身子被賣給了別人，在絕望到喪失一切感情之後，心裏還留着一點微弱的光亮，一點希望，寄注在小統身上。她又瞧見那個掛着的唿嚕。然而她只敢瞻瞻，却没有勇氣去摸。

水蜜桃 （撒着兩隻小板凳，一瞧見她，便立刻放下衝過去，抓住她的手，一隻手扳

住她的肩膀，孩子似的，低聲）翠寶！

翠寶 ……（等着對方的下文。）

水蜜桃 你真的要走？

翠寶 是的。

水蜜桃 就跟他？（指黃大少爺）

翠寶 （點頭）嗯。

水蜜桃 以後還能看見你嗎？

翠寶 （眼圈紅了，搖搖頭）不知道。

水蜜桃 我們大家全想你呀。



翠寶（仔細瞅瞅，說不盡的千言萬語，心頭一凌，再也支持不住）桃兒嫂子……

（撲到她肩膀上。）

（那邊的三個人遠遠坐下，他們屬於另外一組。）

蓋三省 你瞧新娘子，一聽見走，就難割難捨的哭啦。（向黃大少爺，假意慇懃）你們就不走不得了嗎？何必定規去上海呀？

黃大少爺 我本來他媽無所謂，這全是她（指翠寶）爸爸的主意。

馬騰蛟（生意經）您到了上海，勞駕替我打聽打聽，要是有機會，咱們也想去露一露。

黃大少爺（吹牛）您別管啦，馬主任。您真有意思跑上海，託我算您託到家啦。

蓋三省（順水推舟）人家大少爺交際多廣啊？

黃大少爺 您別瞧上海有外國人，在上海咱可不含糊。先不說流氓，光我那個姨父，就包您風雨不漏。

馬騰蛟 噢？

黃大少爺 上海又叫作十里洋場。可是我這個姨父，連我們貴本家黃金老，都得賣他的賬。

馬騰蛟 您這位貴親戚們有勢力，一定做很大的官？

蓋三省 （附和）那用問嗎？至少也得是個師長軍長呀！

黃大少爺 （得意到極點）做包探頭！您想在租界上做個包探，就了不得啦，我日他媽，他硬做包探頭！

蓋三省 （幾乎笑出來）你瞧騰蛟，我本來就說至少是個師長軍長麼……

黃大少爺 （不等人家講完）這還不算啦。他連外國人都打過，你們想勢力大不大罷。

馬騰蛟 託福，託福！

黃大少爺 哪兒話！這點小事情……

蓋三省（玩笑）只怕我們真來上海，您要不認識我這個媒人啦？

黃大少爺 三爺，我不是吹牛：您到了上海，我不用汽車接您，不是我爹的種做的！

〔驚心動魄的鼓聲；激昂的喇叭聲；馬蹄鑿鈴聲；叫喊嗷哨聲……比先更熱烈。可以想見，馬戲場聲

個在那裏發狂。

〔有人急急慌慌癩進來，和回回穿同樣的行頭，同樣把臉塗的像個黑人。這當然是——

達子（氣急敗壞）主任！

〔屋子裏被驚醒了。

馬騰蛟 幹甚麼？

達子 小銃，主任……您去瞧瞧去罷。

馬騰蛟 小銃怎麼啦？

達子 一個鬧不好，就許給摔死啦。

蓋三省（驚駭）給摔死啦？

達子 我怕他要給摔死。

〔翠寶，水蜜桃，蓋三省全鬆口氣。〕

達子 （向馬騰蛟）我瞧您還是教他下來好。

馬騰蛟 （滿意的笑了）你真是鄉下人，老達（自負的）咱們今個才算掙了面子，你倒又來發神經病，怕他摔死。

達子 您不知道，主任，他有點不對。

馬騰蛟 （驕傲的）他見天都穩穩當當，今個怎麼不對？

蓋三省 既然他（指達子）那麼講，你就去教他下來。

馬騰蛟 （自信的）胡說八道！你們哪兒想得到：咱們今兒這一天，名譽算打定啦。

明天報紙就許給登出來。一登出來，你瞧瞧咱們以後有多少生意（瞧見回回又搬來大小好幾條板凳）都準備齊了嗎？

回回 齊啦。（自去放板凳。）

達子（仍舊遲疑）可是，他今個……（瞧瞧翠寶）

馬騰蛟 得啦，別可是啦。你去幫着回回篩篩酒去，小銃你全包給我。

達子 是。

黃大少爺 教你們化錢買麻煩，我可真那個。

馬騰蛟 提起化錢就難堪啦。平常多虧您大少爺捧場，今個算盡點小意思。

蓋三省 再一層呀，實不瞞您：您作了新姑爺，也爲的給您賀喜。

黃大少爺（老腔老氣）賀甚麼喜呀，（瞧瞧翠寶）反正還不是那麼回事麼！

蓋三省 憑我和翠姑娘那個好法，就是不賀喜，她做上了新娘子，也得餞個行啊？

黃大少爺 我這是『却之不恭，受之……受之……』日他媽『受之』什麼的！

們『開門見山』馬主任，不來斯文：您趕快教他們把酒拿來。

馬騰蛟 您先別急，大少爺，總得等錫老來了啊？

黃大少爺 您不用等他啦——他這個人……（站起來）您還是趕快把酒拿來

好。我們喝兩杯，還得日他媽上酒館。

蓋三省（欲逞其嬌媚，先拿出豪爽）我再提醒您：喝兩杯就走，我可不答應。您就

別打算溜！

黃大少爺（又是油頭滑腦）您別溜呀溜的，三爺。只要馬上把酒拿來，我進喝醉！

馬騰蛟（勉強敷衍）倒是您大少爺乾脆。（伸出大拇指）咱們佩服！

蓋三省 人家大少爺多有見識呀！（向黃大少爺）瞧您講話，我就準知道。對不對呀？

黃大少爺（給捧得暈頭暈腦）您怎麼就想就弄錯啦，這叫沒見識。可是您瞧，還有

更乾脆的呢。（轉身就走——）我可先坐起來啦！

馬騰蛟（在後面着了急，向蓋三省）可是錫老沒來，這，這怎麼辦？

蓋三省 我想不要緊。他要來，總快了罷。

馬騰蛟（沒有主意的）不用等他？

蓋三省 他不是交代過

黃大少爺（一下子坐在上首，像在自己家裏似的，遠遠的向團員甲、乙、丙）喂，去拿酒去！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彷彿什麼舊戲上的三位武將，瞪着眼睛，硬繃繃的給他個不理。）

（湊巧回回和蓮子，一個端來菜，一個提來酒。

馬騰蛟（想起慕容天錫欠的錢，越想越瘡，楞楞的自言自語）……他交代過……

蓋三省（全部主婦派頭）大家請坐呀？坐下來吧。

馬騰蛟（被驚醒，隱隱中仍露出不痛快）坐，坐，坐呀？別等啦！（自己先向大桌子走去。）

（團員甲、乙、丙斯然站起來，（小桌是爲他們設的，）雖然早已餓的肚子咕嚕，在他們討厭的黃大少爺面前，入席時却又架子十足。原來這三個壞鬼，不但覺得姓黃的討厭，還早存了個看笑話的心思。

假使反把笑話給人家看，不丟臉嗎？

蓋三省（忽然想起來）哎唷，我的新娘子！老半天我都把你給忘啦，你躲的遠遠的，難怪我找不到你。新娘子，現在請吧？

翠寶（本來早就想走了——屋子裏的空氣壓迫她，她受不住，覺得捱一刻像三百年。可是一切坐房的新娘子，大致都經過的感覺：她躲在那裏，不敢輕嘆一聲。因為怕人家的眼睛，終於糊糊塗塗呆下來。失措而又焦灼的）我爸爸上哪兒去啦？怎麼還不來呀？

蓋三省 他爲你這個小新娘子快忙壞嘍，咱們只該先吃起來啦。

翠寶 那我坐在桃兒嫂子這邊，三爺。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故意起哄）對啦，翠姑娘，坐在我們這邊！我們這邊熱鬧。大家熱鬧熱鬧。



來，桃兒嫂子，坐在這裏！

蓋三省 那怎麼行啊？你作新娘子的坐那邊，呆會人家新姑爺埋怨我把你們小兩

口拆開，我吃罪不起，挨了板子還受罰啦。

翠寶 三爺，您開開恩，就教我坐在這邊好啦。

蓋三省 你瞧。倒底作了少奶奶，架子大啦。你不肯過來，我可要動手請啦。（說到就

做。）

水蜜桃 （眼巴巴的）去罷，翠寶。你就坐到那邊去罷。

翠寶 （爲難的）三爺，這到底爲着甚麼呀？

蓋三省 （不容分說，拉起就走）就爲着巧，爲着妙哇。爲着你們小兩口有前世緣

哪。

〔同回放下菜，附便就坐在水蜜桃旁邊。達子在上面桌子每人面前倒上酒，又默然走進去。誰也想

不到他心頭的重量。

蓋三省（硬把翠寶按在黃大少爺身邊）這麼着你瞧好不好？教你過這邊來，怎

麼說你也不肯；現在你瞧，兩位小新人挨肩坐，真是天生的一對麼。

黃大少爺（三爺，您可真有意思。要是教您去當喜娘，新女婿新媳婦，準教您給弄的

迷迷的。（本來要打發對方舒服，不知怎的竟滑了嘴。）

蓋三省（頗覺掃興，却仍舊——）我的大貴人！您還不知道，等多替我修的夠侍

候您和新少奶奶，給你們當個老媽子，那才在行哪！

黃大少爺（您可別見怪，三爺——日他媽我這張嘴！（虛打一個嘴巴。）

馬騰蛟（老早已端起酒杯，至此總算得到機會）大少爺，翠姑娘，請端起來。

黃大少爺（暈頭暈腦）端，端。（和馬騰蛟對飲一杯。）

翠寶（端着酒杯，惶惑不安）爸爸呢？爸爸怎麼還不來呀？

蓋三省（我可等着你啦，新娘子？

翠寶（我不會喝，三爺，謝謝您。）

黃大少爺（瞧的耐煩；粗卑的）得啦！自他嗎這一點酒，甚麼會喝不會喝……

別丟咱們的臉啦！

蓋三省（一飲而盡）你瞧？

翠寶（怪可憐的只得沾沾嘴脣）謝謝您，三爺。

馬騰蛟（給黃大少爺倒上酒，轉過去對下面桌子）大家今個盡量喝，別怕缺酒。

回回

水蜜桃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這邊當然不用謙讓，早已大飲特飲，只聽見乾杯時的唧唧聲。於是大家

齊站起來，舉着酒杯）謝謝主任！主任，謝謝咱們自己人，不會客氣。（於是互相

——）乾，乾，來，乾，乾，乾起來（先後歸坐。）

馬騰蛟（倒上自己的門杯，將酒壺遞給蓋三省）大少爺，這一杯我敬您，請您以後多多幫我們的忙。

黃大少爺（毫不客氣）那還用提？在我自己門口，我理應幫忙；要不然，那些個吃碼頭飯的傢伙，早給您砸啦！

蓋三省 全虧您的大面子；沒有您哪，我們可真應付不了。

黃大少爺（自負的）面子不面子，在這個碼頭上，日他媽提起咱，他總心裏有數。  
馬騰蛟 來，大少爺，咱們先乾起來。

〔在那邊——〕

團員甲

（兩個人畫拳）

哥倆好；滿堂壽；獨占熬頭……

團員丙

六六寶一對；五經魁首……

團員乙

（來所謂小鷄爬槓）

小鷄；關老爺。

水蜜桃

小鷄；槓子。

一回回 (端着酒打衆人中站起來) 翠姑娘，咱們同事多年，你要走啦，我也來敬你一杯。

翠寶 (正在那裏盼慕容天錫，驟然不免吃驚) 誰？你敬我？……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翠寶！

(同時站起來) 我也敬，翠姑娘……合敬，合敬，大家合敬！我們合敬一杯，

翠寶 (站起來) 合敬我不敢當。現在我喝起，就算敬大家罷。

一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喝，喝！大家喝起！乾乾了再來乾乾！

團員丙

水蜜桃

翠寶 (喝完) 乾啦。

回回 還有小銃。再替小銃乾一杯！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翠寶

(酒提高了興致,自己倒上酒) 乾,乾！

團員甲

(提起酒壺,輪流給衆人行酒) 小銃可真有他的沒有本事,真是玩命。

回回

團員乙

來,乾,乾,翠姑娘,乾,乾,翠寶,乾！

團員丙

水蜜桃

團員甲

翠寶

乾！  
乾……乾啦。

（團員甲行酒。）

回回 主任，您今個請我們吃酒，再敬您一杯。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大家敬主任一杯。請啊！主任，大家敬您一杯。

馬騰蛟

謝大家。

（端着酒站起來）咱們自己人。不用客氣。大家平常肯賣力，我乾一杯，謝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乾，乾！  
（喝完後）謝謝主任！

〔團員甲再行酒。〕

回回

三爺，也敬您一杯。

蓋三省

唷！（立刻跳起來）我哪兒配呀？你們敬呀敬的，要短我的壽啦！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請罷，三爺。不管，不管！三爺，端起來罷！



〔達子篩熱酒，提釐送來：一壺放在下面桌子上，一壺送給上面桌子。〕

〔團員甲行第三輪酒。〕

回回 還有——

黃大少爺 〔以爲總算輪到自己，趕快站起來〕算算……〔沒有『算』完。〕

回回 老達，今個教你一個人忙，我們大家得敬你一杯。

黃大少爺 〔給冷在那裏半天，只得坐下去——〕日他媽……〔這聲音立刻被

壓倒，誰也不去理他。〕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更吵鬧熱烈〕老達！老達！來呀，老達敬你一杯，老達這邊有個現成的酒

杯。老達！這邊來，這邊來！

達子 別吵，別吵，你們先喝起來罷，我（亮出調下來的空酒壺）——你們瞧，還得去添酒呢。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不行，老達，你不喝，我們不放你走，喝，喝，非喝不可。別放他走！一杯，一杯！先喝

一杯再講。（大家上前包圍。）

達子 （沒有辦法）好！就喝，就喝。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高舉酒杯）乾！來，乾起來！大家乾！

團員丙

水桃蜜

達子 乾，乾……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再來，再來，老達！再來一杯，老達！

達子（乾過酒）謝謝，謝謝！……你們先喝，（把酒杯隨便塞給一個人，從團員甲

手裏奪了空酒壺就走）我去添酒。

〔馬戲場上是越來越興奮，大鼓聲，喇叭聲，奔馳聲，鑼鈴聲，逐漸提高，直到分不出誰是誰的聲音。可

是熱鬧到極點，奔馳和鑼鈴聲嘎然停止。接着而起的——彷彿河決了口似的，是幾千人同時發出的笑

聲，叫號聲，喝彩聲，唿哨聲。馬戲完了，看的人散了，大鼓和喇叭也奏着滿意媚人的調子送客。

蓋三省 我還沒敬您啦，新姑爺？這一杯我敬您。

黃大少爺 （受了那些賣藝的冷淡，猶不甘心）您別瞧你們這個酒不容易吃，日

他媽，我今兒還要當個事吃吃呢！馬主任，您也端起來吧？呆會咱們換大杯。

馬騰蛟 換大杯。端，端。

黃大少爺 謝謝三爺。

蓋三省 （輪流行酒）新娘子，現在輪到你啦。請端起來罷。

翠寶 （欠欠身子）三爺，我喝多啦。

蓋三省 （端起酒）請罷。今個是你的大喜，你理當多喝點呀。

翠寶 我實在喝不下，三爺您就饒了我罷。

蓋三省 我偏不饒哇？眼下坐着新姑爺，你的媒是我作的，親事是我一手給你成的。

別的你不爲，就爲我這個媒人，你也得喝起來呀。

〔正當翠寶爲難之際，小銃打馬戲場下來了。他頭髮已被汗溼，成綫的掛在額上。走動却仍舊敏捷沉着，絕無倦態。然而誰也想不到，他已經進入絕地。他的神經是麻木的，心地上遮滿了暗雲，被某種熱力督促，覺得非向前去不可。那個前面是他不知道的，他又沒有懷疑的能力。這種內心的狂躁正表現在他的行動上。〕

〔同時在屋子裏，他的出現恰好像一把利刃，無形中將空氣劈成兩瓣：下面的桌子上，是出乎意料的狂喜；上面的桌子相反，却是忐忑危懼。一瓣冷，一瓣熱。〕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小銃，小銃，來呀，吃酒來呀！來呀，小銃，吃酒哇？小銃，到我們這邊來呀！

小銃 謝謝！（向蓋三省）哼！一門好親事，這可得謝謝媒人。

蓋三省 作媒人是人家特爲請的（一背身子）

小銃 你不用繃臉，我總不跟你喝酒。

馬騰蛟（有點忌諱，拍桌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小銃 您別見怪，主任是我放肆。（然後——）翠寶，（指着黃大少爺，譏諷的）這就是你嫁的那個人嗎？

黃大少爺 我可不認識你是幹什麼的，講話要客氣點！

小銃（準備好的）哈！你不認識我，我倒認識你。我就不客氣，你要怎麼樣？

黃大少爺（碰不過他，另外找人）馬主任，我們今個是您請來的——日他媽，他這是居心搗蛋不是？

馬騰蛟（覺得有傷體面，站起來）小銃！你想吃酒，就去上那邊（指下面桌子）

吃酒。咱們玩馬戲的，也有個規矩。

小銃 主任，您請放心，我決不給您丟臉。

翠寶（鼓着勇氣，挺身而出，嚴正的）那你來幹甚麼啦？

小銃（頑皮的）還用得着問麼！今個是你的大喜，當然來吃酒呵？

翠寶（你既然知道，就不許胡來……你應該想想，我也有我的苦哇！

小銃（悍然）訴苦幹甚麼？你瞧，我才叫甜哪！我來給你賀喜，能跟這個窮賣藝的

喝一杯嗎？

翠寶（一杯！只一杯！）離開桌子走過去。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早就等着喝彩）不行，不行！得喝三杯。用茶杯，用大杯！這邊有茶杯，拿茶杯！

黃大少爺（氣的直囔）日他媽不許去，一杯也不許——不許喝！

翠寶（乾乾脆脆）你別管！

蓋三省（驚慌的跑到馬騰蛟身邊，指着小銃，低聲）教他走，教他走。趕快教他走罷。

馬騰蛟 小銃，你吃罷酒，到裏頭去歇着去。

小銃（怪模怪樣）您不用攆，我去歇的時候長啦。

回回 酒到。（端上兩大茶杯。）

小銃 哦……謝謝。

翠寶 用茶杯？

回回 茶杯才夠勁哪。

小銃 翠寶！你要走啦，你現在還記得嗎？

翠寶 記得甚麼？

小銃 山？



翠寶（有點動搖）噢？

小銑 小麥？

翠寶（如被打擊）哦！

小銑 桃花雲彩？

翠寶（咬咬牙）我全，全忘啦！

黃大少爺（衝上去）日你那個親媽，你他媽在這裏搗甚麼鬼？

小銑（粗暴的）給我滾開！一把將對方推個踉蹌！我告訴你：你別以為你有

錢有勢力，能隨便買人，隨便欺負人，這個賣藝的窮大爺，可不好惹的！

馬騰蛟 小銑，你瘋啦！

翠寶 你不許，小銑……

小銑（嘲笑）你別見怪，主任，這個世界，你不瘋也得瘋啊！（向翠寶）對不起。來

乾吧？

翠寶 可是有一件。

小銑 你講罷？

翠寶 你要答應我。

小銑 我答應，全答應。

翠寶 你明天就走。

小銑 （只有朝肚子裏流淚的，才叫悽苦）不用等到明天，其實我早就該走啦。

翠寶 永遠離開這裏。

小銑 比永遠還久，一輩子不回來啦。

翠寶 把以前全忘乾淨。

小銑 提忘幹麼？也得忘啊！

翠寶 好！（對飲。）

小銑 （苦澀的）也不枉咱們好了一場，翠寶，這就算咱們的交杯酒罷。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酒!

(能不湊趣)你嘅交杯酒。再來!小銃,小銃——  
翠寶——再來再來,交杯

黃大少爺 (哪裏肯吃這個!正是火上加油,還不撲上去)放你媽的個屁!今日

你媽,我要揍你!(抬手就打。)

小銃 王八羔子,(順手牽羊,朝屁股上一脚)你揍!

翠寶 (跑上去搖着)小銃,小銃……

黃大少爺 (被蹀個狗吃屎,翻起身子,對竊賣藝的)你們給我揍他,給我揍他呀!

在那裏呆甚麼?去揍哇!去揍他呀!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正中下懷，幸災樂禍) 你去呀！你自己去呀！自己去揍哇？幹麼不自己去呀？

黃大少爺 (既然得不到援助，爬起來另討救兵) 馬主任，去給我揍他去。去教他

們 (指窮賣藝的) 揍他！你今個不揍他，咱們就得日他媽見血！

小銃 (忍不住冷笑) 你想見血，我有現成傢伙給拿去！(颯的把刀子扔過去)

好雜種來，來鑲！(拍拍肚子)

[全嚇的目瞪口呆。馬騰蛟和蓋三省是朝後退。黃大少爺的命更寶貴，直竄到他們背後。]

翠寶 (着急，更用力搖) 小銃！小銃！……

小銃 (瞧瞧周圍) 慕容天錫沒來！(向黃大少爺) 他賣了他閨女，你買了她。這

把刀子本來該刺到你們肚子裏，現在應該刺我。你敢鑿不敢？你敢鑿我服你有根！

〔翠寶沒有辦法，向馬騰蛟跑過去，而在那邊——〕

黃大少爺 他可要殺人啦，馬主任，您當真還管不管？！

翠寶 （急的直流淚）主任！三爺……

馬騰蛟 （也着急，可是只敢遠遠的）小銃！你到底想怎麼辦？這教人家瞧着，咱們

算幹甚麼的？！

小銃 他要見血麼？（對黃大少爺）哼！血在這裏，你還是不敢瞧哇？

馬騰蛟 見甚麼血呀，你走你的結啦！

小銃 （一臉的邪笑，聲調悽然）您且別急，我總得走（雙關語）呀！（不免戀戀，

向窮賣藝的）還有哪位跟我乾一杯嗎？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乾，乾！跟你乾！大家來乾！

團員丙

水蜜桃

回到 (給小銃行酒，嘻皮笑臉) 這一杯管教你一路平安！

小銃 (乾過酒) 謝謝。

回到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再來，小銃！再來，再來！再乾一杯！

回到 (接着行酒) 這一杯管教你百年富貴！

小銃 …… 謝謝。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再來一杯？再來，再來！小銃，湊個桃園三結義！再來！

回回

（再行酒）喝了這一杯，包你長生不老！

小銃

（喝下半杯）我總忘不了大家……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別走，小銃！再來個四季發財！小銃，小銃……

小銃（擎着酒，一面慢慢朝後退）對不起，財留着你們發罷，我得走啦！（喝乾酒，拿着杯子走進過道。）

（那邊的四個人驕的發呆。

黃大少爺（忽然有了勇氣，恫嚇的）馬主任，蓋三爺，你們請我吃酒，簡直是日他媽開我的玩笑，居心給我窩囊氣受。你們着好啦，咱們不能算結（翻身就朝外走。）

蓋三省 大少爺，您幹甚麼（跑上去一把拉住）您老人家這會上哪裏去呀？

馬騰蛟（打躬作揖）真對不起您，大少爺，您千萬多包含點。我要是知道教您受這個齷齪，孫子王八蛋敢請您。

蓋三省 您老人家看我的份上，千萬可別認真。您是個大貴人，我們在這個碼頭上靠的誰呀？還不是您嗎？您一認真，我們玩藝還玩得成嗎？

黃大少爺 看你的份上，我不白教他打一頓，就算完哪？（有氣無地方出，忽然聽見翠寶）日他媽，全是你招來的！



翠寶（又怕又慌，急的哭出來）我……我爸爸呢？他怎麼還不來呀？  
黃大少爺（恨的咬牙）你爸爸，你爸爸死啦？他會來呀！

（屋子裏正恨天怨地，外面却起了爭吵聲。

慕容天錫的聲音 我告訴你：慕容大爺（先進來一個屁股）今個沒有，明天短不了你一個鏟子。

一個無賴的聲音 嚇！你也沒問問我是賣甚麼的，就衝住我耍含糊哇？你賣你閨女的錢，弄哪兒去啦？今個你不擺出來，我算服你。

慕容天錫 他媽你別認錯人，我姓慕容的不是教你罵的，你要把嘴洗洗乾淨。

無賴的聲音 我乾淨他媽的屁！你包我女人睡覺，把錢擺給我，我才乾淨！

慕容天錫（一橫）好！你別瞧不起慕容大爺，在門口等着，大爺馬上擺給你（只

見他又惱又羞，神慌色張，直奔黃大少爺而來。）

翠寶（立刻迎上去，小鳥似的）爸爸！

慕容天錫 幹麼，幹麼？（推開她）哭的甚麼？（低聲下氣，勉強做出媚笑）大少爺，街上的混混，來給您賀喜。（恰好碰到碴子上）

黃大少爺 還來賀喜，日他媽，我人都給人家打啦！

蓋三省 （埋怨）錫老，大家就候你一個人——你怎麼到這會才來呀？

馬騰蛟 （也圍上來）我瞧你們還是走罷，別等小銃再來了啦！

慕容天錫 誰小銃？（瞧瞧人家不在場，勇氣百倍）馬騰蛟，你這是作的甚麼主任？

我來晚一會，你就鬧出亂子。

翠寶 （哀求）爸爸，咱們趕快走罷！

慕容天錫 （有人來勸，勁越發大）走哪兒去呀？小銃敢打咱們姑爺，簡直他媽反啦。我非找他不可！大少爺，您把酒錢開銷開銷，我馬上就去找他！

黃大少爺 （憤然）得啦，您別找這個找那個了——日他媽光酒錢，就別打算開銷完啦！

慕容天錫 這又是一黨子。

黃大少爺 他們共合有幾黨子？上午我就開銷過，現在他們又來要。

慕容天錫 這是老規矩，大少爺跟混混們，您得馬馬虎虎。

黃大少爺 馬馬虎虎給他們多少？（摸出鈔票來點。）

慕容天錫 七十八十，您隨意打發。

黃大少爺 （點點數目不夠）哼……馬主任，您拿管筆來。

慕容天錫 （搶着）我這裏有。（只怕被拆穿西洋鏡，手急的發抖，打懷裏摸出自

來水筆——居然自來水筆——和一本記事簿）您瞧，還是現成的，根本不用硯

台。這裏還有紙，（打記事簿上撕一頁，向桌子跑過去）您請到這邊來寫。（趕緊

把桌子上的盤子杯子挪開，慇懃的很）

〔這一來屋子裏靜極了。〕

黃大少爺 （寫好付款條，和自來水筆一併交給慕容天錫）教他上當舖去拿。

慕容天錫 嗯，嗯……（把筆塞進懷裏，一面匆匆看條子上的措辭。）

（那邊早就等機會拆他的台，好像約定似的——）

回回 喂，提督大人！你今個又撒謊啦？

團員甲 那個混混——喂！他到底是作甚麼的呀？

團員丙 喂，喂！提督，人家要的可不是酒錢，是花賬啊？

團員乙 喂，喂！你欠人家的是花賬，可不是酒錢哪？

水蜜桃 （聽不懂，直急的慌）回回！回回！花賬是甚麼呀？

回回 慢走，提督大人。她不懂花賬的意思，你來解解好吧？

慕容天錫 （老着面皮，只是不理，恨恨向回回瞪一眼，直朝門口走去。於是把付款

條朝外一塞——）給，拿去！

無賴的聲音 這是甚麼？

慕容天錫 錢錢上當舖去取！

無賴的聲音 謝謝，謝謝！

慕容天錫 他媽，（朝外一腳）去謝你小娘去罷！（匆匆回來，居然大大方方，毫不臉紅，向馬騰蛟和蓋三省，解嘲）有這麼些個麻煩，走動一趟，可真不容易。

翠寶 （眼巴巴的）爸爸，咱們走罷。

慕容天錫 （撫慰）一會，一會，孩子。別急！

（翠寶給安置下去。）

慕容天錫 （登台發表演說的要人似的，先清嗓子——）咳，咳！

（屋子裏靜如止水。）

慕容天錫 （整整衣襟，肅然）諸位！今天有勞大家久等，因為我來晚啦……

回回

團員甲

團員乙 （誠心起哄，拍手外加喝彩）好好，好好！

團員丙

水蜜桃

慕容天錫（作手勢教安靜）因為我來晚啦，很覺得對大家不起。我今天特別趕來，實在是有一點極重要的意見，要對諸位發表發表。（下面又拍手叫好）就是今天夜裏，我們爺倆和我們姑爺要走啦。好幾年間，我們蒙馬主任和蓋三爺的厚意，我在這裏謝謝。好幾年間，我們和諸位相處的很好，我也在這裏謝謝——

（演說突然給打斷。）

黃家聽差（驚慌失措跑進來）大少爺，您快去罷，要打進來啦！

黃大少爺（丈二金剛）誰打進來啦？

聽差 老太太和少奶奶。

老太太的聲音 我要瞧瞧是個甚麼老王八羔子，拿個狐狸迷惑我孩子，騙我們的錢，還想把孩子給我拐走。

少奶奶的聲音 不要臉的婊子滾出來罷！教我們瞧瞧，是個甚麼妖精，怎麼會迷惑男人哪！狐狸精滾出來，教我們瞧瞧！

過去。

〔黃大少爺拔起腳就朝外走，穩穩跟着他，在門口碰見一個巡官帶兩個警察。巡官個身子放他們

團員甲、乙、丙，一個一個站起來，悄悄向旁邊溜。〕  
〔正歡天喜地吃喜酒，警察闖進來，才叫倒胃口。屋子裏不用說早就楞了。知道要出事，回回，水蜜桃，

巡官（命令的）全不許動，誰動我逮誰！（接着）誰是慕容天錫，就是你嗎？

慕容天錫 我（混身發毛）呃，呃……請坐。請坐，老鄉（練來的神通）

警察一 別請坐啦，朋友。人家報告你啦。

慕容天錫（先裝蒜）報告我誰的原告？

警察二 黃家老太太和少奶奶。

慕容天錫 請問我犯甚麼罪？

巡官：你串通你閨女欺詐黃大少爺，自己會不知道啊！（瞧見翠寶，輕狂之態可掬）她就是你閨女？小妍兒怎麼漂亮，難怪黃大少爺都給迷上啦。

翠寶：我，我……（越想越冤屈的慌，一搗臉——）爸爸，全是你，全是……

慕容天錫（聲色俱厲）：翠寶，你哭的甚麼？（老狐狸露了牙，向巡官）老鄉，您別弄錯，我的姑娘嫁給黃大少爺，可是正大光明，兩家情願，有現成的媒人。（眼睛睜

着蓋三省和馬騰蛟——兩個人正預備溜。）

蓋三省（只怕洗不乾淨）：錫老，你自己作事，要敢作敢當，可不許攀賴別人哪！

慕容天錫：三爺，咱們事有事在，我慕容天錫不含糊，您——

巡官（冷笑一聲，打斷他）：你也打算蒙我們哪，老油子，你裝佯裝的夠瞧的啦。不管你有沒有媒人，我們今個都得把你帶局子。

〔童子來上酒，看見情形不對，把馬騰蛟和蓋三省擠到背後，放他們進去。〕

慕容天錫：我是個上等人，他們報告我欺詐，破壞我的名譽，我非跟他們公堂上見



不可。

巡官 噢？依你說，你還告人家欺詐你啦？（瞧見小銃先扔在地上的刀子，過去拾

起來）這是誰的刀子？也是你的嗎？你是不是想謀害黃大少爺？

慕容天錫 （氣起來）您是吃國家飯的人，應該知道法律。

巡官 （瞧）你倒是知道法律！（向警察一、二）來，把他和這個小姐兒帶走！

〔警察一、二跑上去抓住他。〕

慕容天錫 你們講理不講？

巡官 講理，（一巴掌過去，歪打正着）這就是理！

慕容天錫 青天白日，你可打人哪？

巡官 光打你啦？我還把你帶進局子，關起來吶！

慕容天錫 你，你……

巡官 你再嚷嚷？（預備再打。向警察一、二）帶他們走！

翠寶（想起不用嫁給姓黃的，心裏反而安靜下來，於是擦乾眼淚）爸爸，走罷。

慕容天錫（還想賴下去）我，我……

警察一

走！（拽起他就外拉）到局子裏『我』去。

警察二

慕容天錫（驚慌恐懼到極點）大少爺！

警察一 你的大少爺回家去嘍！

慕容天錫（向窮賣藝的求援）喂，喂，喂……

翠寶（煩的慌）別喂啦，爸爸……

〔窮賣藝的望着警察和慕容天錫拉拉扯扯走了。他們固然討厭慕容天錫，可是隨着他的可憐情形，並未幸災樂禍，因為更厭惡黃大少爺。也說不出對誰，他們心裏覺得痛苦，憤懣，憎惡。一種無形的團結心，他們自然而集中起來，踉蹌站在一塊。誰也沒有留心屋子裏幾時慢慢暗下來的。那暗淡的最後的紅光，透過上馬戲場去的門，就照在他們臉上。〕

巡官（威武的）你們誰是這裏的老板？（只見那邊相顧失色。）

達子（挺身而出）先生，我就是。

巡官 你是老板？（仔細一打量，笑了）哈！就你這個神，當老板嗎？（假仁假義）我們今個本來要把你帶走，爲你是個殘廢人，我才饒你。

達子 我忘不了您的大恩。

巡官 這一回我饒了你，以後你們這裏再出亂子，我一定把你逮起來！

達子 您放心，先生，我們全是規矩人。

巡官（有他說的，沒有人家辯的）規矩人！你們玩馬戲的，就沒一個好東西！不是騙人家，就是搶人家，再不然就是拐人家的女人！你們哪來的錢？（指着桌子）在這裏吃酒？

達子 這是黃大少爺，今個在這裏請客。

巡官（朝上面一瞧）哦，這裏還有燈籠，（又笑了）倒可以拿幾個，回家給小孩

玩玩。（說着就搬椅子爬上去，摘下幾隻，大搖大擺走了。）

回回（氣青了臉）我們玩馬戲的沒有好東西，他媽你是好東西，拿了人家的燈籠滾蛋啦！

團員甲

團員乙

團員丙

水蜜桃

我們多管騙過人家？多管拐過人家？多管搶過人家？玩馬戲哪點賤？吃酒犯

着你甚麼法啦？臊他媽，（戴帽子的摔帽子，沒戴的脫衣裳）明天收傢伙不幹啦！馬騰蛟（神色倉慌，打裹頭出來，探頭向屋子裏瞧瞧）走了嗎？（於是現出全個

身子）小銃服毒啦！

〔誰也沒想到這意外的災禍，撞子腿一軟，坐在地上，接着整個屋子落在漆黑中。

〔然而時間仍舊在這黑暗中過去，隨便你去苦惱，去氣憤，去死，去悲慟，它毫不停留，人也正如往常，

各自回家。賸下馬戲班，好比一條小船，它粉忙痛苦，可是還是向前掙扎。

〔三四個鐘頭後，燈光又遠遠的照進這間屋子。燈光閃閃不定，打裏頭院子裏出來，越來越近。可以看見回回正坐在箱包上吃羌餅，再往裏去，是打馬戲場搬回來的兩張方桌，桌子拚擺擺，上面鋪了被窩，

達子在被窩裏坐著。（這就是他平常睡的床。）

〔遠遠的有打更的梆子和銅鑼聲，襯得屋子裏越發淒涼。

水蜜桃

（在過道裏）回回，趕快來接住。（只見她一隻手端着火油燈，另一隻手

拿着盤子、筷子、酒杯，指頭上掛着酒壺。）

回回

噯，噯。（盡量咬一口，把羌餅扔在小桌上）你拿恁麼多幹甚麼？

水蜜桃

給你吃呀。（把燈和盤子交給他）你小心點，還有酒哪。

回回 怎麼你又打酒？

水蜜桃

這是後半天吃賸下的，還有兩三斤呢，呆會你吃完，我再給你添去。

回回 （把燈、盤子等東西放在桌子上）說老實話，我一直跑到現在，肚子裏可真

餓的慌。

水蜜桃 (拿起杯子倒酒) 你這個人也真是的！幹麼不在外面吃點呀？

回回 (咬一口羌餅，拿筷子預備夾菜) 你想哪有工夫？又是買棺材，又是買衣裳。

達子 都辦齊了嗎？

回回 全齊啦。這總算對得起他，一樣都不少。(呷一口酒，去夾菜。)

水蜜桃 (把酒杯添滿) 小銃這人也太那個，怎麼想着去死！

達子 (深深嘆口氣) 咳！現在甚麼時候啦？

(外面打更的漸來漸近)

水蜜桃 (聽聽) 快打三更啦。

達子 他們在裏頭幹甚麼？

水蜜桃 給小銃穿衣裳呢。

達子 三爺呢？還鬧嗎？

水蜜桃 這會安靜啦。

達子 這麼一來，連主任也知道啦？

水蜜桃 不止知道，主任還賭咒，要殺她吶！

回回 哼！三爺這也木匠帶枷，活該自作自受！

達子 主任講的也是一時的氣話，不會當真。

水蜜桃 （一片慈心，天真活現）不會當真頂好！萬一真殺起來，那才嚇人啦！（瞧

着對方不接碴）我倒是忘啦，老達，你現在覺得好點嗎？

達子 這會好啦，好多啦。

水蜜桃 你餓嗎？先吃點羌餅行嗎？

達子 我吃不下，桃兒嫂子人上了年紀，心裏頭一難受，只覺得身上發冷，就甚麼不

想吃嘍。

回回 我瞧你還是吃點酒罷。

水蜜桃 對啦。喝點酒提神，暖暖身子。

達子 好，好。先給我一杯嚐嚐。

〔水蜜桃慌的什麼似的，忙去倒酒。〕

〔打更的慢慢又走遠了。不知道什麼地方，隨着輕風送來唿唿聲。在深夜裏，睹物思人，聽去加倍悽切。〕

達子 （凝神聽聽，抬頭只見小銃的唿唿還掛在那邊牆上）回回，你去把唿唿放

在棺材裏，教小銃帶走罷。

回回 嗯，好罷。（拿着羌餅，一面吃，一面去取唿唿。）

達子 （瞧着一對夫婦，忽然另有感觸，接住酒喝了半杯）桃兒，我有句話，你可聽着。

水蜜桃 （依到椅子上，乖乖的）我聽着呢，你講罷。

達子 回回是個好人。



水蜜桃 嗯，好人。

達子 你們以後要好好過。

水蜜桃 (笑) 難道我們現在不好好過嗎？

達子 你們以後別吵架啦。

水蜜桃 我們哪——(忽然燒起盤來，頭一低) 你不知道！

達子 我不知道。可是也不用害臊哇？

水蜜桃 (孩子似的) 嗯！我跟回回是天生的……

達子 天生的，怎麼樣？

水蜜桃 (終於弩出來) 天生的一對冤家！

達子 嗯，我明白。(把贖下的酒一杯喝乾。)

水蜜桃 可是我真想不到，老達，三爺會跟小銃？

達子 你還是想不到好。這個班子反正就快完啦！

水蜜桃 咱們各奔前程，你東我西。

水蜜桃 你呢？你怎麼辦哪？

達子 （笑着——彷彿在笑話自己）我？我去要飯，當化子！

水蜜桃 ……（想哭。）

達子 桃兒，再給我來一杯。

水蜜桃 好。

〔回回嚼着羌餅回來。〕

〔只聽見裏頭沉重的，彷彿敲在人心上似的，砰砰甸甸，連響幾聲。〕

達子 〔向回回〕裏頭幹甚麼啦？

回回 封棺材。

〔又是更沉重的雨聲。〕

（幕下。）

---

# 馬 蘭

師陀著 長篇小說

師陀先生曾用「蘆焚」的筆名出版了幾本短篇集，得着普遍的讚美，並曾獲得一九三六年度大公報文藝獎金。這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一個年青女子的經歷，她的愛情，她的生長、發展和成熟。在景色描繪，心理刻劃，人性掘發各方面都達到了完美的地步。作者有詩做他的衣飾，諷刺做他的皮肉，人類同情做他的心，所以他完成這樣的洋溢着時代感的詩篇。

---

有版權

定價八元三角

# 大馬戲團

師陀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五號

印刷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八集

共六十冊

古屋	伍子胥	清明時節	春草	嬰	山谷	小人小事	金蟻子
王西彥	馮至	張天翼	靳以	梅林	劉北汜	巴金	李廣田
長篇	中篇	中篇	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星雨集	切夢刀	落帆集	心字	南德的暮秋	大馬戲團	艷陽天	詩四十首
-----	-----	-----	----	-------	------	-----	------

陳敬容	李健吾	唐弢	盧劍波	蕭乾	師陀	曹禺	杜運燮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報告	戲劇	戲劇	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82

217273

PO 03  
1/12

217273

